



小母親

趙鞏編

上海蓬萊鴻跡社印行

1932



小 母 親

趙 羣 編

上 湯

蓬萊鴻鈞社印行

1 9 3 2

小 母 親

目 次

小母親.....	白 峯
笑的海.....	馮 濤
林娟娟.....	金滿城
大阿與小阿.....	顧仲起
游浪的孤靈.....	顧仲起
叛亂.....	殷 泉
血葬.....	殷 泉
口號.....	殷 泉
阿羅的故事.....	錢杏邨
未完成的偉人.....	華 漢

807370

小 母 親

白 莽

她醒轉來的當兒，附近工廠的汽笛正吹着合唱，這個聲音，宏偉而又悲愴，像洪濤似的波蕩着，深深地感動了她。

天色並未大亮，她拿手表一看，針兒正指出是五點四十分的時候，這在這個冬天的早晨，不消說是一個陰鬱淒涼的時分。她抬起頭來望望亭子間的窗兒，透進的還是一股愁慘慘的天空，並且，當她一動的瞬間，冷氣便乘着機會鑽進她的被口

，這使她不禁打個寒戰。

“冷呵！”她下意識地喊了一聲，但她並沒有就更鑽下去些，因為她心裏立刻就想起了一樁事情：

“怎末，是上工的時候了，我不是約了小洪談話的嗎？……”

這樣一想，她立刻便跳了起來，把她厚呢的旗袍往頭上一套，很快的就把腳垂下床沿來找襪鞋子了。

穿了鞋之後，她站了起來，這裏便顯出她是一個強健的忍苦耐勞的女性，蓬蓬的短髮，散披上她表示出堅強意志的肩頭，也掩籠了一個惺忪而很少表情的臉上，構成一個相當美麗的形相。

她的動作，是輕快而又熟練的；她不費多少時間，就把紐衣整禱的工作告了結束，一轉身，她就把被也整理好了，只化了兩回動作，把綳綳的被單，也弄了舒直。

她這末一做完，馬上就捧了臉盆往樓下去，掬水來洗臉。她有個習慣，不肯用熱水洗臉，一方面固然是因為她這樣匆忙的生活方式，使她沒有暇

閑去泡開水，一方面也是她忍苦的慣性，覺得要做得像小姐似的，有些不貼服。有一次，她竟出了這樣的一樁笑話：她的妹妹，有一天來給她同住，泡了些開水給她洗了，她洗了之後，兩隻手竟睡起來了。

洗臉這樁十分女性的事情，給她做，却是異常的男性。她沒有搽粉的習慣；雪花膏在桌上有一瓶，這是因為，她要終日地在寒風中奔跑，說是爲了“美學”的目的，毋寧還是說是爲“衛生學”的，來得確當。她的頭髮，用不着梳，所以，擦了擦面什麼都完了。

她的時間，短短的一刻鐘，堆滿了動作，好像一個在極高度分工的情態下的工人一樣，差不多沒有一秒鐘給她白化了，沒有一步路，是多走的。

洗完了臉，心裏自然是：“小洪……小洪……”的念着，她在床底箱子裏取出一包紙包，挾在手臂下，摸一摸袋，再在抽屜內拿出幾個銅元，她就走出房去，下了鎖，出門去了。

這時，弄堂裏只有倒馬桶的人大聲地叫着，其

餘的一切，都彷彿還沉在一種連續的沉悶的夢中。

這個上海的冬朝。

她是誰呢？這最好讓自己來說明。

她是一個，當然是許多個中的一個女性，這種女性是：她所從出的環境，對她們呼喊：“你們是幸福的，你們不用愁穿，不用愁吃，你們可以享受的好，你們可以生活的好……”但她們自己却挺然地回答“不必，不必，我們不想好的享受，好的生活，我們已經給自己找了路道，正義和真理給我們造下了壁道，我們不能不往前走，我們是不怕什麼的，在過去，在現前，在未來，我們都準備迎受一切的苦難和不幸，我們能夠自己支配自己，我們能夠而當一切地獄來的黑暗。……”

她，剛才說起的她，就是這樣一個。

本來，無論就什麼來論，她可和許多別的一樣，在華美的環境中，做她女性的春夢，可以用她青春的面容來替自己找個讚美者，擁抱者。可以用她嬌小的喉音，來唱些“毛毛雨”之類的歌曲，或，進一

二步，唱些西洋曲，如“*How can I leave t ee*”等等。

然而，她對這些叛逆了。

她不但是真理的探求者，她是爲真理而戰的鬪士，她仗着她的能力，是那羣想引下天火給人間的勇士中之一個。

真是她的幸運，同時也該感謝她敏捷的動作，小洪並沒有上工去。她在一間靠近一條臭水浜的平房裏，遇見了這個女工。

這條路，她是再熟沒有的了，一些泥濘和破壁，她都看得異常熟習，彷彿是故鄉的山水一般。

“呵，大阿姐，這樣早！”小洪蓬着頭。

“噢，笑話，還早嗎？六點一刻啦，你曉得嗎？”

她本來不是上海人然而上海話却講得好。（但爲敘述的一致起見，他說上海語時特有的孩稚音味，也只有犧牲，話也被譯成普通話了。）

“豬儼又要罵啦！，小洪不在意地接上一句。

“自然，女管車恐怕還要扣工鉅。”

“你東西拿來了沒有？”

“拿來了，哪，這一包。

小洪接了就要拆。

“不要動，我來告訴你，那能去分發？呢，聽，你把這個放在飯籃裏，拿進廠去，起初勿要動，直等到吃中飯，等到豬糞都吃飯去了時，你把這個很快的散在各車間裏，最好是貼在牆上。……”

“……”

“這樣做了之後呢，你不要以為事情就完了，却正不然，這還不是主要的事情，等到工人們看到了這些傳單，她們一定要講：對呀，對呀，要年賞，反對關廠，但是怎樣辦呢？’在這時候，你就要對他們解說。曉得了嗎？……”

小洪這女孩，癡痴的望着她，聽她講，到這時，忽而大笑起來，臉泛着紅色。

“怎末，小孩子，什麼好笑啲？”

“我覺得你像我的小母親。”

“笑話，你這孩子，……你說，你是沒有父母的，是不是？”

“是的，所以你做我的小母親呢！”

“不要瞎說，我是你的同志。”

“小母親同志。”小洪笑得更甚了。

“別講笑話吧，趕快拿一件棉襖給我，我還要到××工會去，你呢，趕快進廠去，今天夜裏在學校裏再碰頭。”

不久，她挾了一滿包，又沿着這熟悉的路出來了。

她推門進去的時候，裏面透出一陣笑聲。

“我們的林英來了！”這是一個臉色蒼白的青年說的。

“來了，怎麼的呢？”她一眨眼說。

“沒有怎麼，”那青年說，“我們剛在講一個問題，爲什麼像L，D，P，等些人，平時話講得那樣好，又那樣用功，那樣努力，竟也會錯誤到這麼的地步？”

“這有什麼奇怪呵，”她一面說，一面把包子放在一隻帆布床上。

這房子裏面有兩個人，一個是剛才說了的蒼

白青年，還有一個較長大的，還躺在床上，顯然是他還沒有起床。

“樸平，還不起來，七點半了！”她說。

“林英，”青年說“×廠現在怎樣了？”

“其餘都沒有問題，最中心的是：工人都怕動，她們說‘要來就大來一下’，這很明白，她們都需要一個擴大的鬭爭。至於我們方面呢，委員會的健全，已相當地加強，小洪已正式地轉入了××廠，今天已開始去這最後一廠活動了，成績怎樣，現在當然還是問題，不過只要堅決地工作，同盟罷工一定有實現的可能。”

“那你現在還沒有脫離婦女部吧？”

“沒有，委員會又責成我和成兩人負責，真忙啦！”她笑了起來。

“此地的事情，你今天提出，或可擺脫，你最好是專注力于委員會去。”

“我也這樣想。”

“但是我們少了她，怎樣的冷落呵！”床上的男子大聲地說。

“笑話，我是給你們開玩笑的嗎？”

談話茫茫地展開來，人呢，也不久都到了，林英只是有些生氣的樣子，她恨聲的說：

“我最恨不按時間！”

林英吃的是什麼中飯，別人是不曉得的。

那時，她從會場中出來，同着她的是那個蒼白的青年，她因為剛才的激烈爭辯，臉上還留着激動的表情，頰兒上微微有些紅色的痕跡。

“林英，”那青年叫她，“你夾的一包是什麼？”

“是小洪的衣服，”她頹然的說。

于是他倆又默然地走上去。

“噲，今天我請客，我們去吃飯去。”

她看一看表，正是十二點半的光景，心裏想：“倒真的有些餓，可是時間不早了，還得到××工會去……”

“不去，我還有事情，你知道嗎？”

“吃得很快，不會遲的。”

“不要，我不願遲一分鐘！”

這樣，莫名其妙的，他們分開走了；林英在走向一個工人家去的途中，想了一陣不聯貫的事情，覺得疲倦；結果還是從袋裏摸了銅元買了兩個燒餅。

在李阿五家裏，他換好了衣服，就拿冷了的燒餅往嘴裏送。剛剛唇片觸時着餅的時候，她忽然呆了一呆。因為，她第一次回想起從前的事情：

那是六七年前的事了，她不消說還很小，正在家鄉的女師中讀書。

因為家境是很可以的，所以她也自然而然地養成些小姐的脾氣。

在一個冬天的時辰，那時正預備過年，她家裏的一切，都弄得豐豐滿滿的。她祖母，父親母親，兩個弟弟，這樣組成的家庭，在這種節期中，常常是和樂融融的。

就在那天，她因為睡得遲。來不及吃着中飯，她就有些不舒服，陰沉沉的臉相，立刻使母親忙碌了一陣，替她特別的做一頓好飯菜。可是她，不行！她執拗着，她說她不要吃什麼。她祖母把她抱住，把

她的頭撲在懷裏，說：

“乖孩子，誰叫你貪做夢呢？現在你看，媽替你當娘姨，快叫吧，吃下去，明年大一歲了……”

但是她還執拗着，不吃也不響。

這樣的堅持，過了很久很沉悶的一些時間，最後却激怒了父親：

“隨她的便，硬性的孩子，看她以後有沒有這樣的福分？……”

她於是哭了，這哭不但是表示她的屈辱，而且在心中，有一種悔恨擾亂着平靜。

這是她第一次“悔恨”，也是她最後一次如小姐似的做人。到了後來，她從家鄉出來，經過廣州，上海，以及其他的地方，她變成了一個新的女性。

但這樣回憶，一些沒有化了她的時間，只一轉瞬，她就恢復了她自己，她想：

“這還不是我第一次開始看見我自己生活的弱點嗎？……”

這樣想着，她很快的把燒餅吃完，從阿五家出來，到××工會裏去了。

她回家的時候，已經是四點半的時光了，她又穿着她的呢袍子，彷彿一個快樂的女子似的，含着些微笑，推進她的後門去。在灶披間裏，她遇了她的房東太太，這好心的廣東女人便和悅的問：

“林小姐，你放學回來了？”

“噯，是的”

“教書很辛苦吧？”

“還好呢！”她笑了。“小孩子很有味的”。

在樓梯上，她不禁在心裏放聲大笑，這房東太太只知道她是一個教員，却也並沒有再想想爲什麼她每天要起得那樣早，而且穿又穿得那樣的不好。“這真是個忠厚太太……”她想，她再不會想到她亭子間的房客，是現社會所慣稱的一個暴徒呵！

她推門進去，房裏坐着她的表妹妹；…表妹是在一個學校讀書的，時常會來看她，她呢，也給她表妹一個鑰匙，省得有時碰壁。

“你們學校幾時放假？”林英問。

“下星期。”她表妹是個極靜默的女孩，不大說

話，她那時在看一本討論“一九二七革命”的書籍，只在林英進來時稍稍抬起頭來笑一笑，一直就沒有別的動作。

林英從袋子裏掏出一個紙捲，鄭重地放進靠窗檯子的抽屜裏，又鄭重的把它推好。於是才靠了檯子，微微的仰起頭來，用右手掠她的頭髮，輕輕的嘆了一口氣。

“我有信沒有？”她輕輕地問她表妹。

“有的，”她表妹把拿書的手垂下一邊，“在這抽屜裏。”等林英拿出來的時候，她又添上一句：“我拆了看過咧，是岑寫的，寫得很傷感。”她把尾音拖得長長的，帶着一種同情的微顫。

林英拿出了信，讀着，她沒有講話，她表妹也只緘默着看書，房間裏充滿着一種苦悶的，執拗的緊張。

這封信載着什麼重要的東西呢？牠把強硬的林英，壓得坐了下去；她的臉，通過了種種不同的情感，終於是，變成了度然的嚴肅。她把信摺好，重復放進封裏去，重復放進抽屜裏；默然地看向前方

、前方是什麼呢，是森林，是朝日，是繁星？她是都沒有看見，她在生命中第二次又看見了煙霞的團片……

但這爲什麼要支配她好久呢？這不可能，她英雄般的自制力她地球般的責任心，恢復了自己。她開始微笑地，眨眨眼，低聲說：

“這小孩子……”

“他爲什麼這樣消極呢？”

“還不是，現代的青年囉？……”林英回答她表妹。

“人生真沒趣，像他那樣的人，也要說這些消沉話；真怪不得別人，我家裏又來了一封信，我真不曉得怎樣辦好呢！……”

“怎末的，家裏信怎末的？”

“下半年不得讀書了。……”

“你母親寫來的嗎？”

“唔。”

林英見她漸漸現出悲沉的樣子，趕快說：

“不管這套，我們來燒飯，我吃了上學堂，你今

天在此吃好吧？”

“好的。”

在學校中，我們應該引爲安心，她差不多把剛剛的情感，完全被一種廣大的喜悅和奮興衝散了去；她是這樣的一個人，從這樣環境中長成的，情感和理性的矛盾，還不能說完全沒有。我們一定知道她在以前，就是一個喜歡傷感甚至喜歡哭泣的人，她的神經，是向來多感的。在她起初突向自我犧牲的道路時，說是理性的把握，還毋甯說是情感的突擊；只是在接近了許多人，和許多事物之後，她理性的力，一天天的堅強起來，但雖如此，她情感的成分却並沒有減弱。她現在是，在緊張的工作過程中，可以不笑，不哭，不嘆息；然若偶然有一種火藥似的東西，引發了她內祕的情感，她還要——

還要怎樣呢？這就是她在李阿五家中吃餅時的一剎那，也就是接讀了岑的信時的一剎那。在這裏，她會對自己說：

“這不是偶然的，這有必然的原因。還多想什

麼呢？這種問題的解決是一條綫，是一條用血寫成的綫，這就是我們所踏着的道路。”

但她有時，也可以發呆，可以直視前方，可以輕輕地嘆息。在現在呢，在他面前站着的是一個孤苦而傲慢天真的工人，雖然她的臉是為過度勞動，營養不良而帶着蒼白，但她的眼就像某種精靈的燈火，一種不可屈的，蔑視一切的光在眩然地閃耀着。小洪用手搖着林英的肩：

“你看，這樣不是一個不平常的事情嗎？我們再不能放過這個機會！——我到那邊去了三四天，我知道，這工廠裏，從來就沒有那樣的情景過：工人們活像壓在腳底的一隻螞蟻，他們奴隸的慣性使他們緘默着。他們是常在追求中沉思着，她們是缺少一根把她們串起來的綫。……我告訴你，今天下午，那真是一個活生生的場面，平常只聞到纜車嘆息的車間，今天是充滿了討論的語聲：

‘這是誰發的呀？’

‘管他，這話是對的。’

當我說：‘我們怎末辦嚟？’她們差不多都同聲

的說：‘試一試啦！’

你看，只要我們堅決，明天就可以……”

“我還須要問你多一些的問題；事情一定不像你說的那末簡單，難道說他們的政黨一些也沒有防範嗎？這是無疑的，若果因她們說試，我們立刻就試，那是小孩子玩的把戲，這是會失敗的，所以我們明天一定要你去用第二步的方法。”

“但是不要太紆緩了才好嚟！”

“當然不迂緩，但也不是太急切，”

這時門口又走來了四五個女工，都齊聲的叫：

“林先生和小洪姐來得這樣早嚟？”

“對了，早啦！”林英笑了。

“呃，小鳳，”小洪說，拍着一個瘦女孩的肩，“她是我的小母親。”

“不要瞎說！”林英在她們的笑鬧聲中，和軟地抗辯着。

不久，功課照常開始了，林英耐心地用她特製的上海話，講了一課平民千字課。

在教完一課之後，她叫她們自己讀。這時候，因為喧鬧的利害，只有一個沉默的她，便感覺到分外的孤單。

“這是我要想我自己問題的時候了。”她坐下時，那末想。

於是一開始，一個可怕的幻影便襲上她的視境。這是一個青年，滿面是扭曲着的筋肉，在眉底的眼中，射出苦悶的光。她的唇，是顫抖着，彷彿有種尖銳的東西，在磨礪着他的心，他的皮肉，以至他每個的細胞。

這，她知道，是岑，是她叫做弟弟的那個同志。她能在什麼時候，都想起他們初見的一次，這時是夏天，他穿着他灰色的布衫，局促地，嚮怯地看她，於是她便想：

“他是一個最受壓迫的階層裏出來的吧？ ……”

以後她和他熟了，”他是一個誠懇的青年，”她是這樣印象着。

他現在作為一個幻影現在林英眼前的，是多

末可憐的樣子。這是爲什麼呢？他懇求似的眼光，是在追求什麼呢？他顫抖的嘴唇，是要講什麼可怕的字句呢？……

林英是明白的，她老實說確是閱歷了些人世的老手，在M都的時候，還不是那樣的一幕悲劇，那是她第一次入海的經驗，連頭帶髮的浮湧在苦惱的波浪之中，過了一個學期。

現在呢？第二次的事件海潮似的又捲來了，她是鎮定的，雖然有時也不免動搖，但她目前那種工作，那種責任，確給她不少的救援。

“姊姊，我說過，我是缺乏一種發動的力，我的生命是愈趨愈下的一支病革。我的理性，其實何嘗有什麼缺口。只是我在情感上，是狂風暴雨的犧牲。我夜不能睡，我白日坐着時，却夢着不可知的幻境，我走在馬路上，彷彿是一個吃醉了酒的白俄，柏油的路面，像棉絮似的蠕動着。

我昨晚獨自在D公園裏徘徊，我突然感覺到死的誘惑，高聳的大樹，鬼怪一般的伸上天空去，鐵青的天空，只點綴了嘲弄似的幾點星光，我面對

着欄的外紅面，無盡的水波，倒映着凌亂的燈影
……

我不是以前有句詩叫“燈影亂水惹人哭”的嗎？那是真的。我最怕見這景象，見了一定是悲傷，是追憶，是哭泣，是死的憧憬。

我那時覺得，我爲什麼沒有一個來扶持一下的人呢？爲什麼沒有一個握着我生命之韁的人呢？再想，如果我放棄了我生命的佔有，而勇敢地躍入無盡的碧波中去，一切會怎樣呢？一切要依舊的。公園依然是那末靜美的，上海的夜依然是那末呻吟的，亂水燈影依然是那末淒涼的，一切都不會改變。……

但我終於是想起了你，我想你怕是我最後階段中生命的握有者吧！我，怎末講呢？我若沒有你，那是只有堅決的去死呵！我理性上是不要死，情感也一定要自殺的……

姊姊，你聽我……

她把這封信背了這許多，沉重又在她的心頭了。

但是學生們的喧聲叫醒了她，她看看她們，呀，她們的臉，她們的臉！疲勞，興奮，混在一起。她們是奴隸，她們是社會建築地下室中的小草，但她們却一些死的表現都沒有！她們單獨的，或整個的都表現着一種向上的蓄意，她們是準備着獲得什麼東西，她們是準備着完成一些什麼的！她們苦心地讀着不熟習的字句，但每一個音節都用着整個生命所流露的力量，她們彷彿是一列疾馳着的火車，從沒有停下來想一想：

“這有什麼用呢？”

她們用她天真的心堅信着，她們的努力是會有報償的，……

林英看了，理性支配了她，她於是對自己說：

“我要回他一封信，我要打破他的幻滅！”

她堅決地握一握拳頭。

“曼妹，”林英一踏進房門就興奮地叫她的表妹“我今天得到一個信念，我以為少認識一個人總少一分痛苦……”

但使她吃驚的是，她表妹並沒有回答她。

“怎末的？”

“沒怎末的，”她低聲喘氣地說。

“我知道了你不是爲了你家裏的來信嗎？這又有什麼呢？”

“但我是不知怎末的惶惑。……”

“我要告訴你的是我今天得到了很多新的啓示，我是覺得更堅強了。曼妹，你不要難受，這是小問題，讀書沒有讀，不算什麼事。一個人一生就是一個學習的過程，難道一定要進學校的嗎？這是容易解決的，容易決解的，就是岑那末煩悶的情緒，我也決心去把他打破……”

談話是無趣味的，林英是興奮，表妹是頹然地沉默。……

她果真寫了一封信給岑，但寫不到一半扯碎了。她說：

“其實，這都是無聊！……”

她於是推開抽屜，拿出她的紙包來，鄭重地謄寫她的記錄與決議案。

心裏想：

“而且明天小洪廠內事，實在是非常嚴重的問題。”

笑 的 海

熾 濤

月半。息工。

息工的日子真和平，快樂。就好像早晨起來，誰把窗子砰的打了開來，生命的，喜悅的陽光，照滿了通室。

我是個還沒娶親的，我只有那個舖橫在我底的對方的朋友，李務天！南貨店前樓住的是六個人，就只我倆合得來。人叫慣了，他就叫成了胡天，或

無天。我識字的！我也識人！所以我知道這三個名字中那個合他底模樣，脾氣！我一睜開眼來就嚷：

“胡天！睡的怎樣？”

“噫……”可以聽見他翻個身，睡矇矇地：“幾點鐘？”

“還有五分鐘好窩心。第一次汽管放過好久了。”

這樣，他便又舒服他睡去，一定要再挨完這最後的五分鐘，或十分鐘才起來。他是驀地躍起來的，二分鐘裏便須趕到廠裏。

今天八點鐘了。我早就醒來，胸中充滿了愉快，想到外間街上去混跑，擠在人堆裏，看那些男的，女的，孩子，車馬，忙碌地衝，推，流。啊，多使人高興的，還有那新鮮的，溫暖的太陽。人就在太陽底下曬着，歡呼着。

“胡天！好朋友！起來！一二三！誰快？”

“噪死你底了！難得有這末一天，還不睡一個够的。總是沒事哩！”

終於在九點半大家起來了。

一切舊的，乏味的事是都決定要換一換的了。
●胡天底那雙見腳跟的鞋，也換去了。大家都覺着包飯作天天送來的飯，在今天是怎麼也不能當午餐嚙下去的了。

萬興館去！

蒜頭炒牛肉絲！切豬肝！白乾先來半斤！

——吃飯不？

沒心想吃！來二十件鍋貼罷！快嗎？——先來包子！

吃得滿頭熱烘烘的！人真是吃滿了肚子就會分開嘴笑的動物。興奮了！怪多話說的！

“可惜沒個老婆。”這是他最後說出來的憾事。情形似乎不能再延坐下去了。堂倌已來倒過兩回茶。

“你帶錢嗎？”

“別開玩笑啦！初三領的工錢，初五只剩得兩塊。又給老包要了去。你付一付罷？”

“喲，糟！完啦！吃多了，袋裏的錢不夠付。怎麼好？怎麼好？完……完……”

“好了。沒話講。大家冒失。我留在這兒，你跑回去問老何借一點罷；他不在，就問他老弟。”

於是我下去了。我竟這樣膽小，對掌櫃的講是去小便。幸而路近，一刻兒就把胡天脫出人質的地位。

“你這窮鬼！”在路上他輕輕地罵。

“我應該不回頭的，看你一個子等得把肚子都餓穿！”

翔舞台去的話兩人中都沒敢提的了。街上儘跑不成事，我說去喝碗茶罷，張飛鐵說三國演義第十三段，錢是够的。

“老子不愛幹這半進半出的勾當！看不成戲却去聽書，多倒霉！老子隔天叫八名抬轎的叫上花樓去，要一大堆雌頭來圍着。阿珍也叫她來，讓她坐得最近我，依舊要着上那掛綠短杖的！茶館，誰去張飛鐵身上的那件油污的長褂子就看不落眼，精瘦的臉上滿是奸相！老子可不要聽！”

我知道了，再下去他定會，咱姓李的……咱姓李的，地越說越氣起來的。萬興館的事激起來底囊

慨了。

鐵道旁的空草場上，蹲着我們倆。

太陽啊！青草啊！春天的太陽啊！春天的青草啊！在遼闊的天空下，人似乎會說出世界是多麼太平，多麼諱寧的了！

談話的資料完全集中在我們要怎樣才能舒服一下，像一個富人一樣地舒服一下！

要憑空增加許多錢，一大堆一大堆的錢，箱子裏放不下天井裏都積滿了的錢！這是我們的幻覺。

“第一”，他得意地宣言，“開放飯館三天三夜！跑進去的人，不論要什麼，儘吃一個飽！一切都由老子來會鈔，”

“我要，”好像恐怕錢被他支配完，我搶着說，“把全世界的工廠停——我看，也就是三天三夜罷。讓那些男的女的，老的小的，滿城裏亂跑！讓他們失了神的眼睛發起亮來，讓他們沉鬱疲勞了的心通流過新鮮，猛烈，熱烘烘的血！他們是那樣的滿城裏在亂衝亂撞着！他們不訴苦愁窮，他們暢快地談話了！他們不低首微嘆，他們歡呼了！你看，這許

多笑臉，簡直成了笑的海！啊，笑的海，真的笑的透！我要到笑的海裏去洗個澡，笑的澡！”

“所以，所以，我們得趕快有錢！快想個法出來，我相信一定有一個辦法的，否則世界上那有財主呢！那有吳老板呢！我們用腦子拼命想一想，我時常想出許多別人不知道的事哩！”

他底一雙眼是潮了，這麼熱烘烘地在閃動着！他在追探出一個方法，他相信着有一個方法的！

“除非幹一趟單頭生意。可保不了這頭命！”

“怕什麼的！這頭命一點不值錢！你是完全單身，我哩……哦，也只有一個老頭兒在鄉裏……對，一點不錯，他一點都待我不好，我不想念他的！真呢，不用下本錢的生意就只有這一套。我也不想多幹：吳廠主底一對小豬仔，早上他們上學去時就一把抱了來，看他不拿五十萬來贖！哼，別怪我狠心，錢到手就把兩個小豬仔一刀一個！絕他家的宗！哈，老子可逍遙去咧！再不幹了！在大連過他這下半世！哈，哈哈！”

“你底算盤珠可真打得穩手啊！”我笑着說。

已經很久的了，一個瘦瘦長長的傢伙，鬼影一般地在我們面前打了好幾個來回。胡天碰了我一下：

“那鬼東西怎的？儘瞧着我們哩！探子？媽的，先做了他！”

那是個窮學生似的人：蓬蓬的頭髮，清灰的面孔，走路那股怯退退的勁兒。雖然也着的洋鬼子裝，可實在髒的利害，沒一塊衣襟不是黃得好像澆上過什麼湯汁的。項頸裏還吊着一條紅巾子，怪着不下眼的。啊，真是個瘦鬼！

我們向他望久了，他好像決定了什麼似地對我們點了一點頭，直挺挺地跑了過來。我看見，我旁邊底胡天阿哥把拳頭握得緊緊的了。

“是……不是昨天的……有個姓……喂……張的？”他不是本地人。那樣生疏難懂的話，再加上他那付講不出來吃力的神氣，使我們愕然了。

胡天底眼光和我底眼光交射了一下。

“好”你們跟我去吧。”也不等我們回答，他管自向前揮一揮手，意思要我們跟他跑，就兩手插進

袋裏走了。

“怎樣？”我徵求。

“不打緊的。跟他跑，看怎的！”於是我們就跟着去了。

沒多遠，灣進一條狹弄去，在一家中等人家的門口敲了幾下，門開了。我們摸上一條漆暗的舊扶梯，進了一間極破舊的前樓。

房裏塞着一羣工人和窮學生似的人。煙氣瀰滿了房子。我們一跨進門，一羣驚訝的目光迎住了我們。那個領我們來的跑上去不知講了些什麼話，全是些急快瑣碎的聲音。

他們鬧了一大陣。結果一個工人——應該說是工友，跑來招呼我們。他叫我們在牀沿上坐了。

看他們的樣子似乎是在責備那個領我們進來的瘦鬼了，瘦鬼底一張幾乎要哭出來的嘴還在喃喃申辯着。我也有點兒明白了，這情形，第一一定是那瘦鬼認錯了我們；第二，我在心裏也可以料到一點兒，這些是什麼人。於是我就留心着了。

“你們是做工的嗎？”果然那個招呼我們的向

我們發問了。

“是。吳祥森玻璃廠管車的。”我回答。

“哦……噢，你們廠老板待你們好嗎？”

“好！不差半點的！”胡天搶着說。

問的人似乎有點驚異，然而也好像滿不在乎。

接着他便微笑着說：

“那末你們去年年底爲什麼要罷工？”

“不干你底事！”是一句把臉通急紫了的回答。

可是他却又微笑了，差不多沒二分鐘以後，我和胡天都反而好像敬服起他來。他講的話好像一條條的蟲，接續不斷地往我們心上鑽。他講的道理是怪簡單的，可是句句着實，爽快。他說，我們一連他自己在內——工人供給了世界的一切，所以就是世界底主人。現在主人却屈居地做着奴隸，奴隸反做着主人，天地都顛倒了。當然，凡是人總得做工，但是恢復我們應有的地位却是分內的事。資本家和工人是一向都在爭鬥着的，並不是我們開始的。不過一向都是資本家佔着勝利，就因爲工人沒充分地反抗。誰打我，我就得回他手，這是公平道

理。

“你打得過吳老板嗎？”他又問胡天了。

“一個指頭的事！”

“你有幾個吳老板？”

“連他一家兒不過七只狗。”

“你有多少工友？”

“八百！”

“八百打七個，怎樣？”

“一定打爛變泥！……不過他們還有一些所謂‘走狗’哩”。

“你們幹嗎不打？”

“哦……”

“所以說……”

胡天和我，都覺得他底話是很道理的，他熟悉我們廠裏的事，比我們自己更熟悉。我們在過去，實在不明白自己所處的地位是怎樣的地位。

以後是我們寫下了真的姓名，年齡，以及住的地方。

以後是我們創造着笑的海，看見了笑的海了。
這是某星期五半夜後四點鐘。

兩個偷偷的黑影溜出了無燈火的間房。路上幾乎沒一個人影。充滿着快樂和恐怖，在迅捷的步履中我們衝着初夏的夜寒向N路走着。我們腰兜裏有的是幾束又白又硬的粉筆。

N路是本市的最熱鬧的街。白天原是車水馬龍的，我總是怕有一天走路的人都學姑娘們的樣撐起傘來，那恐怕就沒處動啦！現在是最冷靜的時候，只有幾個無家可歸的小畢三貼着壁靠着。舞場歸來的淫蕩男女們，乘着在汽車的冷靜的路上溜着。

單在牆壁上寫我們是覺得不夠的。電桿下一個個紅頭阿三正在打瞌睡。於是我們跑上去：

“阿三，觸辰去，阿拉請客！”

“勿要打岔，阿拉上差嚙沒空。”

“喂，阿拉替儂寫個阿三觸大辰，好不好？”

“勿好，勿好！”

寫的儘管寫，睡的可提不起精神來看一看。

因爲白天帶了麻煩，於是我們把大細的五彩傳單，也放進了所謂三大公司的廣告區後面。這是我站在胡天肩上才放上去的。

第二天十點鐘了！

N路羣衆集聚幾萬人。

紅綠傳單的雪滿天裏飛。吶喊的潮發了怒。武裝的巡捕站在寫了“打倒帝國主義”的電桿下惶惶。歡呼聲起來了，幾萬張面孔在仰望升起在高樓的旗幟！

我和胡天在人羣裏跑，我們捲高了袖口，一路喊：“拳頭來，打爛資本家！”

這時候，我看見人羣笑了，笑的海！

誰曾參加那樣的舉動的，是洗過笑的澡了！

林 娟 娟

—

娟娟看了一眼禱上放的手表，已經是十一點鐘了。這是他約定要來的時候，因此她很快的叫娘姨來替她梳頭。床上的被蓋還沒有摺，地下舖滿了的是瓜子皮，這使她感受到稍稍的不舒服；然而娘姨的敏捷手腕，在五分鐘內就能把雜亂的屋子整理成有秩序的屋子，使她立刻又把這‘不愜意’放開了。

娘姨替她梳完了頭，然後打開了百葉窗；馬路上些少的行人聲，不斷地從窗中進來，使這晏起的人們尤覺得晨氣還在的樣子。娟娟戴上手表，穿上印度綢的上衣，單提花緞的大褲，在鏡中還看了自己一眼，於是她微笑了；這笑的意思，彷彿是說：“够了，可以勾着他了”。

實則說，不用她今天早上的裝飾，她已早把他勾着了。前天晚上大世界中的情態，已够人尋味了。夜深一點鐘的時候，他還不願意離開她，他緊緊握着她的手，要求她允許……她終於拒絕了他，藉口說她家裏還有一般朋友在那裏打牌，太不方便，他很失望地離開了她。

果然不出她之所料，昨天他就與她寫了一封信來說今天十一點鐘他要來請她去遊半淞園。現在已經是十一點半鐘了，他怎麼還不來呢？她略略有些不能忍耐，於是走到窗前去望了一望，又無意識地轉來了。

樓梯上有脚步聲：啊，他來了，他來了。

“你說十一點鐘就來，這時候已經十二點了；

怎麼說！”

“受罰好不好？”他很輕狂地說了。

“就罰你跪在我的面前！”

“還不到這樣程度罷？”

一月之內，至少要抱着五個新認識的男子睡覺的她，也不免臉上有些發紅了。因此她含嬌嗔地說道：“呸！”

“娟娟……”他又說。

“甚麼？”

“他在家不在？”

“誰？你問的是誰？”

“你那個懶蟲二哥。”

“細聲一點，他還沒有起來呢！看把他弄醒了，他又要發氣了。他一天到晚沒有職業，也沒有快樂，睡覺就是他的職業，就是他的快樂。”

彷彿果然是他們的聲音把懶蟲驚醒了。他在間壁的床上發出一聲咳嗽聲；但不久又很安靜了；在娟娟的房中，還隱隱可以聽見她的呼息。

懶蟲，這是娟娟從前的顧客給她這位可憐的

二哥取的綽號。現在他們——娟娟和她的新顧客馮新野——就把這名子拿來作為談話的資料了。新野的意思，以為在懶字下面還要加一個吃字；但娟娟則以為一個懶字，對於她這位無用的胞兄已可以形容盡致了。

他們談論了一陣，已經是娘姨送上飯來的時間了。新野驚訝的說：

“這樣快？我們不是要到半邊園去麼？”

“現刻已經兩點鐘，吃飯再去了。”

“他呢，叫他起來同我們一起吃麼？”

“管他作甚？”

間壁的床上，又有一些聲響，但是幸福充滿了這兩位新知交的心靈，他們是聽不見，甚至于看不見圍繞着他們的一切的。他的目中只有她，她的目中只有他啊！

飯和湯是娘姨自己作的，只有菜是外面叫來的。這是這一類的私娼人家普通的辦法：有客的時候，在外面叫菜；沒有客的時候，姑娘們自己就只喝一碗湯和一碟鹹菜就夠了。他們有時在外面去

尋生意，一直到半夜才回來，連湯都不得吃的時候，她們就用開水泡飯。她們的生活，大多數都是這樣節省的：因為她們究竟沒有許多錢，有點餘款就拿來製衣服去了。娟娟是自主的身體，面貌又生得十分秀美，她的生活，本來是可以充裕的；但她又不願意同伴們指責她浪費，又想存一點錢替懶蟲成立家室；因此她不但在飲食方面，十分澹泊，連娘姨她還不願意多用一個。她同她二哥搬在這新闢的常春路來住已經五個月了，但她從來沒有隨使用過一塊錢：這我們可以知道她是怎樣一個娼妓了。

這天是她新近勾搭上不到一個月的顧客初來吃飯的第一天，因此她才暗暗叫娘姨在館子裡叫了兩樣菜：一樣是燒肉，一樣是魚。

新野略略地笑了。

“菜太少了，你笑菜太少了罷？”

“不是，不是！我笑你頭上的插針掉下來了。”

“討厭的東西，早不給我說。”

她對鏡整理了一回頭髮，轉過小棹子上來同

新野吃飯。雖然是初秋天氣，但上海還不會減少牠的熱度；一吃飯的時候，格外熱得難堪。新野早把西裝上身脫去了，他同時勸娟娟解去她的裙子般的大褲。她一面解，一面望着窗外的天空說：

“你看天上佈滿了的烏雲，快要下雨了。”

果然，在他們飯剛吃完的時候，一陣陣狂雨下起來了。最初新野還站在窗前看街上亂跑的行人；不久，雨從窗外斜打進來，使得他不能不把窗子關上退回來了。

他一掉頭看見娟娟很美地在那裏作飯後的休息：粉紅色的裡褲，淡綠色的上衣而隱露着的兩個低低的乳頭十分引誘了他。他一躍上前去：

“娟娟……”

“甚麼？”

他幾乎沒有等她說完的忍耐，雙手就抱着她，在她搓了粉的臉上接了一個響吻，她解開了他的兩手，照了一照鏡，臉上還有濕痕，於是羞澀澀地向他說：

“白日青光，不難爲情麼？”

“不要緊，只這一回。”

娘姨進來收碗了。娟娟對他說：

“你去看看二爺起來沒有？給他送飯去吃。”

“起來了，但是我剛見他下樓出去了。”

“這樣大的雨出去了？不會罷！”娟娟驚訝說。

“的確是出去了！”娘姨堅決地說。

娟娟也並不十分失望：因為好幾天來，他的行為漸漸變壞了。早出晚歸很沒有一定的時間，又不歡喜同她們吃飯。給了他的錢，又不知道怎樣快就用去了。這一天冒着雨出門，想必是他的大烟癮發了，有甚麼值得憂慮的呢？因此，她還是繼續她的生活，繼續引誘着顧客馮新野。

這時候的雨是越下越大了。他們去遊半淞園的計劃，完全不能實行。天氣很快地就黑下來，而大雨還不會完全中止。打開窗子一看。馬路上的沙子都被雨沖白了。遠遠的路燈下，站着的是一個穿油布雨衣的巡警。這時候的上海，可以說是另外一個上海了。遠遠地，遠遠地，雖然還可以聽見一些斷續的電車聲，然而那不過是遠遠的聲音罷了。至

于圍繞着娟娟和新野的四週，的確是像死一般的寂靜了，假如不是他們的談話，破了這過甚的沉默。

“宜昌我也去過。”娟娟的聲音。

“我們家現在已經搬到漢口去了。”

“我頂不歡喜漢口啦，甚麼東西都貴得要命。”

“上海不是一樣的貴麼？”

“上海嗎……”

“上海嗎？可以……”

“可以甚麼？”娟娟發急的問。

“可以吃好的，穿好的，”新野胡亂回答了。

這時候雨已住了，只是屋檐上還有雨滴的聲音。天氣忽然涼了下來。新野同娟娟吃過那頓澹泊的晚飯後，他們大家都覺得身上有些冷意。于是他向她說他要回去加衣服，明天再見了。

“你不會坐一會再去麼？”

“已經晚上十一點半了，還坐甚麼？”

“今晚上下雨，總是沒有人會來的……”

他當然是明白了。他于是借口說他冷，因此就

躺床上去了。她也去坐在床邊。間壁的床上，忽然發出來一些呻吟聲。娟娟立刻高聲說：

“二哥，你病了麼？”

“並沒有病！”二哥抑制着他的呻吟勉強回答：過了一會，果然沒有聲音了。

娟娟繼續靠在新野的手腕上睡了。

“今晚上我在你這裏住，你高興麼？”

“呸，不害羞麼？”媚人的聲音。新野把她抱得格外緊了。

“你讓我關了門來好不好？”

新野放了手，她就下床去了。她下床去就把娘姨喊來，低低地和她不知說了幾句甚麼話，娘姨就在樓下拿了一些東西上來；但她把這些工作作完之後，立刻又下樓去了。娟娟關了門，更脫了淡綠色上衣，只剩下一件粉色的裹衣，裹着那兩個細嫩的乳房。

“已經一點鐘了，脫衣睡了罷！”她向着半眠的新野說。

他們都脫衣睡了，電燈上籠上了深藍色罩子，

全屋子也立刻暗淡了。娟娟上床後照例是先放下蚊帳，然後才揭開那不甚需要的被蓋，然後才睡在那男子的外面。她的頭幾乎還不曾落在枕上，新野已經雙臂把她緊緊抱着了；抱着第一件工作，就是在她各部嫩肉的地方接吻；而且一面解開她裏衣的鈕扣。

“娟娟……”他又用淫蕩的聲音叫了。

“甚麼？”娟娟較低聲的反問。

“哼……”

“呸，不要太難爲情了！才認識我好久？羞不羞！”

籐網的床，動得很利害，想必是他壓在她的身上去。然而她還要故意地不肯，故意地掙扎，故意地擺弄他；他的心越急，她的舉動越遲緩；這終於使他說了。

“娟娟，我求你……”

“你要甚麼？快說呀！”

“我要……”他用手摸下。

“得，討厭的東西，等一等。”說完，她從他的身

下伸一隻手去把她自己的褲子脫了。半分鐘後，就不聽見新野的聲音。

大致是事情完了。娟娟下床來弄得水響，盆響。這些聲音，在夜裏兩點鐘，格外使人聽得清楚。可是新野是睡着了；在這層樓上，還能預聞這些響動的，就只有間壁的那位呻吟者啊！

娟娟拿着一條濕手巾，進蚊帳去揩那弄髒了的草蓆。她看見新野赤着大腿就睡着了。她拿了她薄薄棉被與他蓋上，自己也在旁邊睡了。剛要閉眼的時候，間壁的失眠聲，甚至於說痛苦聲又達到了她的耳鼓。

“二哥，你還沒有睡着麼？”

二哥沒有回答她。她究竟不相信他睡着了。他向來都有一種固執而不理人的態度的，今天他一定又是和她生氣了；因此她把聲音放得更溫和一點叫說：

“二哥你是病了麼？”

間壁這時候連呼息的聲音似乎都沒有了。新野突然睜開那兩隻夢裏的圓眼，大聲說道：

„你們在鬧甚麼？”

“沒有，寶貝，你好好地睡罷。”說完，又是一個有響聲的接吻。

一切都靜了，只有馬路上時而有一些木板車的聲音，遠遠地送在夢中人的耳鼓來。娟娟對於這聲音是聽熟悉了的：她知道時間已經不早了。於是她也曲着雙手睡了。不到五分鐘，新野一翻身又壓着了她的大腿。她不敢動，她恐怕再驚醒了這位新交的客，又有不少的麻煩；因此她忍耐着。她昏昏地睡去了，她就聽見哭聲，許多人的喧嚷聲；說是她的二哥死了。她來不及追問這死的原因，她就跑去抱着這位可憐的男子痛哭起來。突然有幾個巡警來捕她，說她謀害了她自家的親兄弟。不由分辯地就把她捉去了，立刻就要她去受死刑；她正在恐怖到萬分的時候，她眼前一切都變昏暗了……。她一下醒了，週身出了很多的汗，心房還十分跳動。她立刻叫醒新野；他摸着她汗溼了的胸膛說：

“天氣太熱了，你出了這樣的汗！”

窗外的天色，漸漸變亮了。她起來關滅了電

燈，用手巾揩去自己身上的汗；又重復去睡在馮新野的旁邊。這時候他是疲倦極了，不到三分鐘就睡着了。

二

當其娟娟睡在新野的手腕內睡得很熟的時候，正是我們這位可憐的懶蟲二哥最難堪的時候了。昨天他無意識地冒着雨跑在酒店裏去喝了酒回來之後，他就得了傷風病了。從夜裏十一點鐘起，直到現在——大致是早八點鐘了——他沒有一刻時間的熟睡。他三妹怎樣勾引他的顧客，這顧客怎樣和她接吻；他們怎樣吃飯，怎樣休息，怎樣上床，怎樣關門，怎樣打水，怎樣表示愛情……這所有的一切，他全部都聽見了。他越用力想睡着避免這聲音，這聲音越來襲擊他使他不能熟睡。他把薄薄的被蓋蒙在頭上，也完全沒有效果，反增加了生理上無限的苦悶。他的鼻子又不通。無論如何不通！他於是又失悔他今天不該那樣瘋狂，冒雨出

門去……

他開始責備自己太無聊賴的行爲，他再三想用理智去分析他精神上的錯亂……啊，他發現了！原來他昨天之所以要出去買酒呢？是因為他忽然感覺到一種空虛，不可填的空虛；這一頓不曾同他三妹一棹吃飯啊！這感覺的開始，無非是一點小小的失望：因為，怎樣？在他妹子的身子完全賣出去了以後，難道他還想，還敢想佔據她麼？所以類於這類的失望，對於他，早算是等於零的失望了。還有甚麼呢？自然，這一次是不同了，這一次他起了反抗了；但不同的結果也就是；失望，喝酒，得傷風病罷了。

好久以來，……就說兩年以來罷……他把一切都看清楚了；因此，他對於一切都不希望了。對於他妹子的生活，尤其是對於他自己的生活的，他絕沒有想改善牠的決心。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天一黑匆匆地吃過飯就出門，在遊藝場中去勾引男子，半夜一點鐘才回來，就同她新來的男子睡覺，打水，洗手，接吻，送客……他妹子的這種行爲，他早已

看作比最平常的事物還要平常了。他對於這些，從沒有發生過一種高興或討厭的情感。他也覺得這是一種職業，一種而且對他有益的職業；因此，假如機會相當的時候，他甚至於還來見他妹子的顧客。他會把十年前的新思想拿來應酬來賓。別人雖然不會立刻就覺得他有學問，然而說他在過去的時間裏，曾用過一番苦工夫；這倒是累見不鮮的事實。

娟娟也相當地尊敬他，用一種真誠的，兄妹的愛來愛他。她所不滿意的，就是他的懶惰，他的無進取的心，他的對於一切無區別的態度。她之所以時常拿多量的錢給他，與其說是一種義務，不如說是一種憐憫。因為他，在那種與世無爭的，完全為社會忽視的生活中生活，實在太容易引起人的同情了。假如這人同他有所接觸。但是他自己倒不覺得他怎樣值得可憐，他對於自己的痛苦，只有一種泛泛的感覺。

可是昨天究竟有些不同了。他對於他妹子的行爲，向來不置可否的，昨天不知怎樣把他激怒

了。娟娟對顧客的一舉一動，都使得他非常痛心，非常怨恨。當其他聽見她叫他的時候，一種無名的忿氣，幾乎使他起床來抓着他的頭髮說：

“賤人，賤人；你污辱了我們的家庭！”

然而他畢竟沒有勇氣，畢竟不作聲睡了。現在想起來，昨夜的心理，實在有些奇怪。這關門聲，洗浴聲，不是與從前所經歷過的聲音一樣的麼？這上床聲，下床聲，生人男子呼吸聲；不是與一月，十天，甚至於兩天前的一樣麼？何以這次偏使他異常難堪呢？他把近日來的生活回思了一遍，他似乎已經找到了這病根了，雖然這病根未必就是真病根。

記得是好幾天以前的事，當其他獨自地坐在他妹子的室內的時分，娟娟把馮新野引進來了。這是一個肥胖得可笑而舉止十分輕率的男子。他坐下後，很輕視地看了二哥一眼。娟娟還很莊重地介紹說：

“這是馮先生，這是我二哥。”

“這是你二哥麼？”說完，馮先生輕笑了。

在這種笑態中，二哥認為是受了極大的恥辱。

然而說不出來，也就彼此坐下了。不久，僅僅是飲過一杯茶後，馮先生就拉着娟娟抵着她耳朵不知說了幾句甚麼。說完後，他又很猙獰的笑了；笑完後，他又含輕笑而且玩弄人似地向二哥說：

“二哥一天到晚只有替妹妹守屋子麼？”

這使二哥太難堪了。他於是紅着臉退出了他妹子的屋子。馮先生去了後，娟娟走來向他說：

“二哥，你總是這樣？”

“甚麼樣？”

“你總愛當着人前生氣。”

“我生甚麼氣？”

“不生氣，怎麼會把他得罪了呢？”

“誰啲？我得罪誰啲！”

“他，——馮新野！”

他不再說話了。不能忍受凌辱而離開了那地方，這叫作得罪人麼？是的，是得罪了他！唯一的原因：就是他是娟娟的二哥，馮先生是娟娟的顧客，是有錢的人，是世界上之至尊至貴者。當然的，他不敢再說話了。

“你想，他究竟是……”

“三妹，一切我都明白了，請你不要再說了罷。”

從此，娟娟也不敢再提起這件事。他們彼此默默地離開了。一天過去，二哥的心中，仍然存着馮新野輕視他的觀念。只這觀念，想來就是他的不幸了。他覺得這世界沒有一個愛他的人，連他還保留着的唯一的親妹子，現在都成了他的敵黨了。從前他認爲他妹子是賣淫來謀生活，他認爲她對他還存着一部份最純潔的，別人不能佔據的愛，現在似乎都被剝奪了；娟娟不僅是賣了身體，連心也賣了；唉！

間壁的鐘打十一點了。他聽見娟娟起來洗臉，梳頭，搽粉，照鏡，穿衣服……穿好衣服後，她走在床邊去說：

“哈，還不起來！”她推了新野一推；“唉，起來啦！”

新野在床上發了一聲：“哼！”她於是又說：

“昨天下雨，今天天氣真不錯，起來罷！半淞園，昨天已經沒去成了。今天一定要去！起來罷！”

說完，她又咯吱地，弄得他發出一種不成笑的笑聲，結果他是起來了。娘姨打水來服侍他洗了臉，早點是早已預備好了；他們於是坐下慢慢地吃。

“今天我們在半澗園中去照一張像，娟娟，你贊成麼！”新野說。

“當然贊成，不過你不嫌我長得太醜麼？”

“呸，天下頂括括的一個美人！還說醜？”他作出甯波人的口音。

早點吃完了。二哥聽見娘姨來收拾東西，聽見他們拉着手下了樓房。他心上似乎失去很重的負擔似的；但是他的痛苦很奇異的，彷彿格外深刻了。他自從聽見娟娟起來之後，他與小孩子似的，他等她，希望她來看他的病。他只要一聽見娟娟的腳步聲，似乎是在往他的屋子那一方走，他就覺得高興了，他預備有無窮的哀痛要向她伸訴；不料娟娟的步聲，時而又退回去了，這使他不免失望。現在娟娟是同他——新野——下了樓，他的最後的希望已經斷絕，他的不幸的命運已經決定了。

他叫娘姨再去替他打酒，他說他因為覺得週

身太冷，想借酒發一發熱。娘姨把酒打回來了。他不下床把所有的都喝完了。他週身發燒得十分厲害，連眼珠都覺得盪熱了。他不省人事地躺在床上，經過了不知好久的心跳，喝了不知許多濃茶，他睡着了。

天黑的時候，冷月的慘光從他破爛的窗戶進來，彷彿是從醉夢中把他驚醒了。他也不知道是甚麼時候，只是馬路上不斷的車聲，還證明這並不是深夜。他靜聽一陣，娟娟是還沒有回來。他起來站在窗前望了一望，忽覺一股寒氣，使他打了一個冷顫。他才嘗到酒醒後的淒涼了。他重復睡上床去，想借被蓋的熱力，來助他太冷冰的身體；然而無效啊！這時候，他忽然起了一種新意識，一種在他身上不曾經驗過的‘宗教意識’。他飄浮的心，現在忽然要求一種寄託。他沒有信仰的對象，然而他却向一種神祕的力懺悔起來了。

三

記得是前二年五月，他也與現在一樣的病了。可是那一次的發燒，却比這一次利害得多；四十度的熱度，據學校的醫生說。尚幸不曾熱到四十二度，他奈以保全了這一條性命。然而病愈後，一切事情都不能作；半年之後，剩下的一點家產，差不多被他自己吃完了；假如不是玉娥——現在的娟娟——能够作點針黹來養他們自己，他們早成乞丐，也是意中之事了。

一切都是他自己的不是：當時他母親死的時候，他已經在中學畢了業了。那時候，他的妹子才十三歲。他們還有一點家產，可以供給他們的使用，他們過了兩年平靜而且幸福的生活。在這兩年中。娟娟由他自己的指導，讀了不少的書，增長了不少的智識。

有一天，天氣異常寒冷，雖然是上海，也下了一些小雪。他同他三妹沒有錢買炭燒，大家關在又黑又小的屋子裏而如小孩子一樣哭了。門外有極嚴重的脚步聲，止着了他們兄妹的哭泣。

“有人在家麼？”

“你出去看看！”玉娥向她哥哥說。

“我這樣窮相，我不願意出去見客，你出去好了！”哥哥反推妹妹說。

“我不是一樣的窮相麼？而且我頭還沒有梳，怎好去見人？……”三妹還沒有說完，外面又有聲音了：

“有人在家麼？”

這一句話很神妙的使他們兩兄妹不推託地一齊出來了。

“哦，原來是陸表兄；三年不見，聲音都聽不出來了。”

“我剛從杭州來，我打算到北京去進大學；我打聽到你們住在這裏，特地來看你們一趟。”

陸表兄不是來看“你們”的，是來看林三表妹的。林三表妹的母親，有一個小姐，嫁與杭州陸姓的。母親死的這一年，因為大姨母病了不能來，所以叫陸表兄來送喪；那時候，娟娟雖然才十三歲，但風姿却楚楚動人了。陸表兄大她七歲，與林二哥是同年生的，娟娟的母親在的時候，曾有過這種意

思 將娟娟嫁與陸表兄；但一則因爲林二哥覺得年齡不甚相當而加以反對；一則因爲大姨母還嫌他們太窮，因此兩下擱置。然而陸表兄在送喪的時候，却動了愛這少女的念頭。可惜匆匆地回了家，而自己的母親又與他定下了陳家的女兒作未婚妻；一切也就完了。

誰料他帶着一千元的用費從杭州轉上海而去北京的時候，會忽然想起三年前見過的玉娥來！他強烈地要求見她。從早上起，就開始穿他新製的衣服。這個鈕扣又反了，那條領子又長了……穿好衣服後還照了五次鏡子他才從旅館中很胆大地一直下了樓來；然而還忘了一件，換衣服的時候，把自來水筆放在不穿的那一件上面去了。下細一搜，身上又還沒有雪白的手巾；于是又匆匆上樓，又匆匆下樓去買手巾，總共費去了三點鐘的時候，這才算完了他的裝飾了。

他一進門後，明知道他們兄妹是在家裏，因爲他聽見他們的說話，雖然沒有聽清楚。不過他總故意說：“有人在家麼？”意思是希望這五個字專指在

表妹身上去。

彼此見過面，道了一些虛偽的契闊而後，陸表兄不住地把眼釘在表妹的身上。她近來的確是長標緻了！雖然穿得破一點，雖然臉上有一些受了冷而起的黃縐，但她的風韻是不曾因此而減去的。陸表兄的確動情了。自從這天回去以後，他天天必定要來，來必定送他們許多東西。不久，他們這三位青年男女的生活，由陸一人的力量，變作快樂的生活了。看啦，這小家庭中甚麼也不缺少了，假如不是那客廳的陳設還有問題的話。因此有一天林二哥就說了。

“陸表兄，你看這塊壁，再要有一張字畫掛起來就好了。”

是的，就是那天晚上，一幅唐六如的畫已經貼上了。現在真是一切都不欠缺了。他們三人同在一齊的時候，總是講他們少年時代的經過；但於林二哥出外去的時候，這一對表兄表妹講些甚麼；却是很不容易知道的。

只有一天，事情是弄出破綻了。最初陸表兄進

門看見林二哥不見的時候，他走去坐在娟娟做活的燈下。說了兩個字：“玉妹……”以後，一下跪着了。這使玉娥又笑又驚了。這真是傳奇小說中佳人才子的故事一樣了。在陸表兄果然，果然是從今古奇觀上學下來的，因為他新近才看過今古奇觀。

“玉娥妹！”第二聲了。

她覺得真是被愛了以後，一下也跪下去了，抱着他的頸項說：

“你真是愛我麼？”

“我向天盟誓罷：海可枯，石可爛，此心終不移！”

又是小說上套下來的句子；然而却使玉娥十分快樂了。她覺得幸福走進了這小小的屋子；她一切繁華都不羨慕，只希望陸表兄永遠不離開她。

“你們真好呀！”林二哥突如其來的聲音。

他們倆都怕了；彼此紅着臉不敢說一句話。末了還是林二哥很鄭重其事地說：“害甚麼羞呢？……我來恭賀你們吃一杯喜酒罷！”

他們索性把事情公開討論了。他們甚至于談

到結婚的禮節的問題來了。可是他們忘了一件：甚麼時候？甚麼地方？這可憐蟲些，完全不曾注意到啊。陸表兄是要到北京去念書的！結婚最快也得要六個月以後；然而在玉娥羞答答的口中說出來；彷彿就是明天的事一樣。她是不喜歡舊式結婚的：多麼拘束，多麼不好意思！

“新式就不拘束了麼？”二哥的意見。

末了他們談到結婚的許多小問題；那一家新夫人又把白紗拖在水坑裏而去了；那一家新夫人又不曾說話；那一家來賓又鬧得最厲害，那一家新郎又穿着長袍行西洋結婚禮；還又一個人在東亞大酒樓結姨太太的時候，正夫人忽然來搗亂子，鬧得一場沒趣；那一家又怎樣長怎樣短……彷彿越被欺弱的幸福迷惑着的人們，他們的想像，格外豐富是一樣的。這時候，他們三人，都被幸福籠罩着了。第一，自然是玉娥，她覺得從此貧困的生活，可以完全解除了；第二，二哥覺得這是一種快事：把妹子嫁給一個有錢的表兄，而自己也可以因這表兄而尋到相當的職業……惟而陸表

兄是不說話，而且含了一些憂慮的樣子。

吃過飯後，他們彼此帶着酒醉的樣子各自睡了；陸表兄還是睡外間屋子，小床上。因為天下了些微雨，他不便回旅館去了。

一星期，陸表兄匆匆地跑來說，他明天就要起程去北京了；因為家中來信催他，而且這一次又有機會同着熟朋友一路。這並不是十分可驚的消息；雖然玉娥總露出許多兒女情絲來，表示難割難捨的意思；因為去北京，他們早都計劃過的：陸表兄先去住幾天，把房子找妥當，然後再快信——或者‘打電報’——來接他們。現在不過實行幸福中的第一步計劃罷了，有甚麼可悲的呢？這比如說是遊山玩水，陸表兄不過是一個先鋒；他去發現了樹蔭，平地，流泉，……然後等着這兩兄妹去享受啊！不能同行，是生命中的波折；然而生命要沒有這波折，也太不藝術了罷。

陸表兄畢竟抱着決心去了，只剩下這兩位日日望信——或者電報——的兩兄妹。第三天夜裏，隣家的張媽來敲門，他們就疑心是送信的來了。

“你看，二哥，我說，果然信到了！”玉娥說。

“沒有這樣快！”二哥說。

“哼，要是電報呢！我去看！”

電報也不會這樣快的，小姑娘，你錯了！你的情人去北京的時候坐的是海船；上了船後，又因為有風。過了一天半才起行。當其張媽敲你的門的時候，船才繞過了崇明島。他——你親愛的陸表兄，因為沒有坐海船的經驗，正在船艙內頭暈暈地一句話也不說躺在床上了呢！他不曾思念到你，他思念到的是他的暈船病。他忘了你了，他欺騙你了，他一去就不再來看你了！北京這樣大一個城，不會孕育出一個愛陸表兄的女人來麼？她比你會說話，比你會裝飾，比你生得更美麗勾引男子的手腕，比你還靈巧得多……這些印象，你就不曾想到罷！

的確，玉娥是不曾想到的；當其她看見門外站立着的是張媽的時候，她失望得連招呼朋友的話也說不出來了。

張媽是來替她女兒借一把傘，她女兒明天是要同她表兄到龍華去。說到表兄二字，張媽又提起

陸表兄來，說他人品學問都好，這使得玉娥的心卜
竊卜竊的跳。末了張媽還講一段可怕的故事，說他
今天見到一個青年，樣子也與陸表兄差不多，坐在一
輛洋車上。不料汽車一來，一個讓不及，洋車翻了，
汽車把那青年壓死了！

雖然是寒春，這故事聽得玉娥出了一身汗。張媽
去了以後，她一夜都不能安眠。壓死的屍身，她一
閉眼就看見。“血流在馬路邊上成了許多黑塊，看
的人成了一個圈子，警察來分開一條路，呼了兩
個人才把屍首抬起走了……”張媽的聲音，不斷地
還在她耳鼓裏震響。

第二天玉娥就病了，病中她越發思念她的情人，
她把陸表兄的像片拿去放在枕頭上，眼睛直直地
望着那像片出神；腦筋中不斷地思念他的來信。
這時候，假如有一個聰明的醫生，捏造出一封北京
天津來的陸表兄的信，她的病一定立刻就好了；無
奈在上海這地方，聰明的醫生大概是根本沒有的；
所以玉娥的病，繼續延長了七八天。

病好了之後，陸表兄的信還沒有來第一封；玉

娥漸漸地失望了，漸漸地感到他的不忠實了。但是她還是不斷地希望着。近一個月來，假如有人到他們家來，無論是她的哥哥在家沒有，她總是爭先恐後地出去招待着；希望由這些來的相識的得到一些北京陸明的消息：終于得不到，終于得不到啊。因為這些來在他們家裏的人，都是些上海人，都不認得陸明，而且對於北京都不熟悉的。

好了，有一天，林二哥在街上引回來一個親戚，是新從北京回來的。這是他們母親的堂哥哥，他們喊爲大舅父的；于是玉娥臉紅紅地說：

“大舅父，你在北京見到陸明表兄麼？”

“見到的！”大舅父說了。

“他還好麼？”玉娥再羞答答地問。

“好甚麼！一天到晚同着女人在公園裏玩！”舅父說這話的聲音如雷般的響。“他母親寫信去叫他回杭州結婚，他也不肯回去。”

“他同誰訂了婚？”玉娥戰兢兢地問。

“你們不知道麼？杭州陳家的嗎！很有幾個錢，女兒還配得過。只是那小子，將來恐怕要對不起她

啊！”

玉娥再也不能忍耐了，她讓二哥在這裏陪着大舅父，她進小屋子中去哭了。

四

暑天過得已經快要完了；玉娥的相思病，由於絕對的失望反而醫治好了。可是他們兄妹的生活，畢竟一天一天格外窘困起來。林二哥不到三天總要生一次病，甚哪職業也沒有。家裏差不多好一點的東西都賣完了。他們兄妹守着這如水洗過的空屋子，不時嘆出一些聲音來說：

“怎麼辦呢？”

房錢是明天滿期了，假如所欠的十五元還不多繳一點的話，房東即刻要請他們搬出去了。

“二哥，你還是起來出去看看能在你的朋友處借幾塊錢回來不？”玉娥終於無法的說。

二哥慢慢起來，果然振起精神，穿着稍稍乾淨一點的破衣出去了。她一直等到黃昏，二哥帶着笑

容回來了。

“借到多少？”玉娥急迫地問。

“錢是沒有借到；不過得到一件好消息！”

“甚麼？”

“陸表兄回上海來了？”

“怎麼？陸表兄回來丁麼！”

是的，陸明又從北京回來了，林二哥在馬路上突然見着他，坐着一個很快的車子，車子上帶了許多東西，快要回去的樣子。然而當其林二哥問他要到甚麼地方去的時候，他却說有人請他吃飯，他非常之忙要去；他叫林二哥先回家，他即刻就來。

玉娥聽見這消息以後，眼前一切都變了一個色彩；歡喜打擊了她，她差不多想哭出來了。不忠實的情人又來了！然而有甚麼大的希望呢？他一定是預備回杭州去結婚了，這還有疑義麼？唉！……不過他終於想見他：不知是爲責備他的不忠實？或者是爲吐露她別離後的相思？她強烈地要求即刻見着陸表兄。門外有一些腳步聲，她都跑出去細看。遠遠的來了一乘洋車，她就以爲是他。及至這

車子走到門前就過去了，或者不到門前就轉了方向的時候，她心裏又大大地失望起來。

雖然是夏末的天氣，但玉娥等到夜深十二點鐘還沒有消息的時候，究不免有些寒冷。她進門來胡亂睡了。在睡夢中，她還幾次因為老鼠的聲音突然地醒了。“他怎麼還不見來？”這樣的疑問，還存在她的腦中；唉，這可憐蟲！

天亮的時候，睡在床上的林二哥發出聲音來說：

“他沒有來麼？”

“誰呀？”

“陸表兄。”

“哼，不要再說了！”

房中又寂靜了一會。

“二哥，你起來去找他一趟好不好？”

“昨天他又沒有向我說住址，我在甚麼地方去找他！”

“二哥，你總是這樣疏忽！你怎麼不問他住在甚麼地方呢？——大東旅社是他前一次住過的，也

許他遠住那裏罷？”

這一次他沒有住大東旅社，二哥已經再振起精神去找過來了。現在大概是完全絕望了。下午，或者甚至於是上午，房東就要來了，還得要想法子才可以過去！甚麼法子呢？最後一條路是去向和善的張媽試一試，借五六塊錢或者不難辦到，這事須得玉娥親身去一躑。她恐怕張媽又拉她喫午飯，這一次她等着二哥起來，他們共同喫過延命的稀飯再去。這時候，不知不覺已經是下午三點鐘了，天上下了一點含秋意的細雨。她梳了一梳頭，穿上一件勉強可以見人的布衣，她逕自上張媽家裏去了。張媽家有許多客，在廳子上打牌，女兒張三姐是同時在座的，她略略招呼了玉娥一下，仍然去顧她的牌去了。可是三位男客却不斷地把眼光向玉娥射來，這使得她頸項都紅了。

和善的張媽出來把她接待在內廳裏去，這才算解了她的危困。坐了不到十分鐘，玉娥就把來意說出來。張媽躊躇了半晌說：

“我去和他們商量看看。”

所謂“他們”，就是那打牌的幾位男客；張媽去和其中的一個，咕嚕咕嚕地不知說了些甚麼，立刻就拿了十元錢轉來而且向着玉娥說：

“這位劉先生真好，他不認識你，他聽見說你的苦景，他就願意借十元錢給你！”

玉娥不知道還是收這錢的好，不收這錢的好，雙眼望着張媽出神。“有甚麼客氣？林三小姐！”

張媽這“林三小姐”中，含得有力量，有譏刺，有仁愛，有同情，有殘暴啊！她使林三小姐終於想到了；那不幸的命運而把這錢收下了。她戰兢兢地把錢拿回家，一路上似乎有比貧困還不幸的東西隨着她一樣；當其她敲門喊一聲“二哥，我借着錢回來了！”的時候，她哭了。

自此以後，張媽隨時肯到玉娥這而來玩，也隨時肯邀玉娥到她家裏去。張媽雖然不是有錢人，但生活却很寬裕的樣子，她聽說玉娥家沒有飯吃的時候，她即刻就能够送些米過來。這種寬宏，使得玉娥十分願意給她作一個女兒受她的支配。

大概就是因爲這願意罷，玉娥在這個時期，學

會了抽紙烟，學會了打各種樣子的牌，學會了唱小曲，尤其是學會了同男子們開玩笑。她不知道從甚麼時候起，怎生般就和劉先生發生了肉體的關係；她只記得這事是在張媽家裏作的。後來因為張三姐吃醋，他們漸漸把打牌的事業遷移在玉娥的家裏來舉行了。果然不久，林三小姐就變作了林娟娟，所有在池家裏打過牌的人，差不多都變作她的顧客了。

這時候的林二哥，除了睡吃而外，甚麼事情也不管。而且，即便管又管甚麼呢？失去了父母的孤兒孤女，被一切親戚朋友都捨棄了的一對青年兄妹，到了社會壓迫得沒有飯吃的時候，你叫他們作甚麼！唉！

娟娟的生活，一天一天的闊綽起來了。身上穿的是緞子衣服，手上戴的是金鑽石戒指和時式的手表。至于吃的，至于睡的，至于遊戲的，無不稱心快意。可是林二哥的生活却一天一天的頹廢下去。雖然他妹子有錢，他並不曾自動地要過一次；即使娟娟給了他，他也隨意地就把牠用去了。他又不買

一件新衣服，他的耗費就是喫酒，抽大煙。

過了差不多一年，他們——甯可說她——因為感覺到生活上的需要搬在這常春路來了。這地方是介乎大世界與新世界之中，開開樓上的窗子，就可以望見跑馬廳的全景。樓下一所廚房，一間臥室，這是娘姨住的；樓上，一隔兩間，林二哥就住向裏的一間，一上樓就要從他門口經過；外面臨馬路的一間，自然是給娟娟預備的了。正中抵着二哥屋子的地方，新買了一架鐵床就放在那裏；搬家的時候還是春天，因此還用的是白布蚊帳。床上差不多有四床被窩還加一床氈子；兩個長長的枕頭，橫擡在摺在床頭的舖蓋上。靠床的右邊有一個長方案，上面放了一個美麗而不準的鐘；鐘旁有一些茶杯之類。方案的旁邊，就是一個小小的，如洗臉架式的妝台；上面放的自然是水粉胭脂之類的東西。靠着這妝台旁邊，臨着窗子的下面，安了一把情人椅；這是預備客人喜歡看街上的時候，娟娟好去陪他的。正正對着長方案的對面，放的是一個高櫃。這是隨時鑰起來的，裏面，就是娟娟的所有了。

至於林二哥的屋子，那就大大不同了。一架三塊木板的床，一張小小的方桌；在桌上，放了一盞煤油燈，燈罩已經早燻黑了。除了此外，還有一把方櫈子。在床上，一床四季不換的破棉被！

看啦，在這一個屋子中，兩個主要的人物——，娟娟，枕二哥，——生活是何等的不同啊！娟娟一天到晚是新世界，大世界，半潯園，喫大餐，引男子回家，招待，送客，明天再來……而林二哥的生活却只有是喝酒，睡覺，獨自地在馬路上看看來往的行人。然而他們——這兩個生活絕對不同的兄妹，却彼此有互相的同情在，有互相的希望。二哥希望三妹能找到一個忠實可靠的男子，嫁給他，了她的終身；三妹却希望二哥，在她還不曾離開他的時候，能夠把家室成立起來。然而這些都不過是一場夢罷了。在未實現以前，他們只能彼此無法地生活下去。所以有時，因為天下雨的原故，各地方都沒有顧客到來的時候，娟娟或者是睡在床上，或者是直接到她二哥的房子裏去；這談話每每是這樣的：

“二哥，我們還是在南京的時候好：現在這樣

過下去，真沒有意思！”

“我也想搬回南京去，只是你的事情怎麼了結呢？”

“我也愁你的事情不能了結！”娟娟說。

“我有甚麼事情不能了結？”

“呸！”娟娟微笑了。

這是林二哥最甜蜜的時候：在這時候，他不但不覺得他賣身的妹子可恨，他完全覺得她的可愛了。他沒有要求別的女性來安慰他的思想，他只要他的三妹，能夠永遠不離開他，同他過一種平靜的生活；看啦，這就完了！

一切事情都是不能如願的；直到現在止，娟娟作生意已經兩年了，還沒有够三個月用的儲蓄。這含恥辱的生活要過到甚麼時候才止呢？唉！由一種疲倦，失望，就弄成林二哥的絕對悲觀來。悲觀的結果，是使他懷疑一切，對一切的不滿。他第一次見馮新野之所以異乎尋常地不能忍耐，原因便在此了；這同時也是這一天，他病倒在床上的根本原因了。

這時候，他把一切都歸罪于他的命運以後，一種強烈的死的欲望浮在他的腦際；然而寒熱症壓迫了他，使他絕對地想不出一種使生命立刻斷絕的方法來。他只有忍耐的希望着，這可憐蟲，希望着死神自動地降臨啊！

已經是深夜三點鐘了，林二哥聽見隔壁的座鐘敲了三下，一種大大失望的心情，不知不覺地使他哭了。娟娟還沒有回來！娟娟，今天你爲甚麼特別回來得晚呢？

五

“二哥，你還是起來出去走一走，新鮮些。”

——“我睡了幾天，現在雖然好了一點？但實在還沒有甚麼精神起來。”二哥說。

——“不要緊，我扶着你起來；一會老馮他要來了。我給你說，你不要拿出你的壞脾氣來！其實馮新野人是很好的。昨天他聽說你病了，他還想來看你呢！他對你並沒有意見。他今天很高興地要來

邀你出去逛逛，你就起來我們同着出去。好不好？聽見了沒有？唉，二哥，聽見了沒有？”

二哥是聽見了的；因為說話的娟娟是坐在他的床沿而且拉着他的手在，爲甚麼聽不見？不過二哥不願意回答罷了。娟娟如待小兄弟一樣替他把衣服拿過來，同時又找了一把梳子去梳他那半年不會梳過的散髮；她對他的這種溫存，這種爰愛，比起一個普通的愛人來，或者還有過之無不及。林二哥有些軟化了。靜默了好久，樓梯上笨重而討厭的聲又出現了。娟娟急忙說：

“二哥，快些，快些，你看他已經來了！”

他——馮新野，——果然來了。這一天他穿上一身新作的巴黎時式的洋裝，可惜鞋是美國式的半截尖長鞋，與那細脚襪子配起來，犯一種美學上所謂，不相稱，的毛病。雖然是新秋天氣，他戴的還是一頂草帽，這稍稍地有一點可笑了。

他一上樓，似乎早知道娟娟還在林二哥的房中，他直接就跨進去，開場第一句便是：

“林二哥，你好呀！”

隨後他就拉着娟娟的手，說了許多不相干的話。然而這些話中，似乎含了一種和氣；在林二哥聽起來，都不覺得有甚麼討厭，因此他決意起床同他們出去走走，看看他的病會好一點不會。新野是非常奇怪地高興的，他甚至替他拿衣服，找帽子……

時候已經下午八點半了。馬路上燈火正在用勁地發亮；車子，人，是不休息地來去。他們三人，因為想沿着這跑馬廳散散步，所以直走到大世界門口都沒有坐車。娟娟是長期入場券的，除開新野另外買了兩張門票，同林二哥擠肩走進去。隔門最近的所在，人聲最多的地方，就是所謂‘白話新劇場’了。他們三人去找着後排的凳子坐了不到十分鐘，因為二哥的覺得太嘈雜，於是大家提議去露天電影場看電影。上了石砌鐵欄杆梯而後，一陣陣秋夜的冷風，只吹得林二哥不住的打寒噤。娟娟問他說：

“你冷麼？二哥。”

他含着憂愁仍然往前走，一句話也不說。”

電影場是空空的，天上星光月色，一點也沒有，大概是快要下雨的樣子。他們三人在冰冷的鐵架椅上坐了一會，大家一句話也找不出來說的；只有林二哥隔一分鐘的，喀嗽聲，波動了這沉靜的空氣。三兩組極有雅興的遊客，斷續地從他們前面經過，用一種輕視的眼光看着他們；意思說：

“今天要下雨，露天電影沒有了，你們還在這裏坐着作甚麼？”

果然，他們自己也覺得沒有甚麼意思，於是直覺地站起來走到雜耍場去了。因為新野的肚子有些餓，大家又走去大菜館去喫西番菜。

才把頭一樣湯吃過以後，新野的流氓朋友中有三個忽從旁邊過，並且招呼新野說話。

——“他是誰呀？”其中有個指着林二哥這樣低低的問。

——“哈哈……”新野笑了。

——“你不認識他麼？”另一個說。

——“誰呀？”

——“就是林娟娟的懶蟲二哥嗎！”

——“他從來不出來麼？”

——“從來不曾出來過！”

——“今天你爲甚麼把他帶出來了呢？”

——“我想同他開開玩笑！”

——“哦！”

——“哦！哦！”

林二哥，他縱然沒有聽見這些談話，至少他也猜想得到這些談話爲的是他。一種深刻的羞慚，用紅色在他的臉上表示出來。這時候，他再三地想離開這地方，然而幾次都被娟娟阻擋了。新野送別了他的朋友回席來，第一句他就向着林二哥說：

“我們並沒有說你，請你不要生氣！”

這種話又辛辣又譏刺，林二哥實在苦極了然而他不敢發洩出來，他怕發洩出來，又遭逢進一步的侮辱，他只把頭低着，一句話也不說。

這時候，大世界來往的人格外多了，各項遊戲場的鑼鼓聲，拍掌聲，喝好聲，不斷的來襲擊人的耳鼓，林二哥真正難以忍耐了，於是用乞憐的聲音，向着娟娟新野請求說：

“我的頭痛得十分厲害，請你們讓我先回去罷。”

——“不，等一會，我們一齊都回去了。”新野說。

又過了半點鐘，天下了微雨，大家才同意回去。飯眼單開來的時候，新野摸了一摸身上說：

“啊，我今天出來，忘了帶皮篋子，一個錢沒有了，這可怎麼辦？……娟娟請你借十塊錢給我罷。”

娟娟躊躇一會，隨後摸出一張十元的鈔票來放在新野的手裏。林二哥心中有許多說不出的氣忿。他覺得新野欺負了他的三妹，他覺得他在那裏騙她的錢；啊，甚麼錢啊？賣身來儲蓄下的錢呀！

一路上，林二哥總想報復，暗地裏希望娟娟能同新野決裂，然而娟娟是辦不到的，她還是拉着他的手回去同床睡了！

林二哥的失眠症又開始了，他無論如何是睡不着。他昏沉沉有了睡意的時候，間壁最小一點聲

音也驚動了他。忽然，新野在床上喊說：

“懶二哥，哦，我錯了！林二先生，你怎麼樣了！”

這聲音是含了最大的侮辱性的；啊，這是何等的難堪呀！然而林二哥還忍耐着。不幸更欺負人的聲音又來了：

“懶二哥，懶二哥，懶蟲二哥哥！”

說完，伴着這聲音的，就是手敲木板的響聲。娟娟於是開始說了：

“請你安靜一點，好不好？太夜深了！”

“你怕半夜裏鬧，是不是？你爲甚麼來作生意，來當姑娘！”新野的怒聲。

林二哥一句話也不能說；假如他要說，他不如直接進娟娟的屋子來，把新野拋在窗子外去。然而他敢麼？他有這力量麼？

馮新野更生氣的說了？

“懶蟲，懶蟲！我今晚一定要叫你答應我！”

說完，他再用手敲那極易發響的板壁。他以爲林二哥這種固執地不回答，是故意凌辱他，所以他

一定要他回答。誠然，一種絕對的無抵抗主義，也是對付強權的又一種方式。不過這一種近于哲學的概念，林二哥是不曾想到的。這時候，他所能判斷的，就是新野是他三妹的顧客，他應當忍耐？正如她常常教導于他的一樣。

“砰，砰，砰，”新野第四次地敲壁板了。娟娟非常柔媚地說：

“他大概睡着了！有甚麼話，明天再說！”

——“我不能等到明天！”

——“那麼，怎麼辦呢？”

——“我非叫他答應不可！”新野的聲音更大了。

“二哥，二哥，請你答應他一聲！”娟娟請求說。

林二哥眼淚是快要出來了，但是聲音是不出一點的。結果，新野翻身下床，一定要過去問他的“豈有此理！”娟娟即刻拉着他說：

“你瘋了麼？老馮！”

經過了再三的婉言，經過了再三的獻媚，馮新野算是很安靜地重復上床睡了。

然而，這纔僅僅是一個夜裏啊！

六

林二哥實在維持不住了：繼續不斷的感冒，不能醫治的咳嗽，致傷生命的酒毒，無人安慰的失眠症；這使他生理上已經受了無窮的痛苦。再加上馮新野每夜的敲壁聲，與及他妹子被人凌辱的印象，這精神上的創傷，更百倍於生理的痛苦啊！

從前娟娟的顧客，是不和他發生關係的；然而這一次遇到怪物般的老馮可不同了。他不斷的同他“玩笑”，把他——可憐的林二哥——拿來取樂！把他當作一個蠢人，一個瘋子；然而林二哥却明明白白了解自己的地位，和不幸，這是他最可憐的地方啊！娟娟是他的親愛的妹子，現在也不給他半點同情了，至少，在新野包用了的時期中不敢給他的同情了。也許，這位可憐的三妹，在無人的時候，也曾為她的二哥流過幾次能安慰人的眼淚，然而有誰知道呢；既然人類永遠是隔膜。

在這一間小屋子中甚至于說小世界中罷，能給二哥一點同情和安慰的，還算是似無心肝的娘姨。天氣現在漸漸地冷起來了；秋夜的斜風斜雨可以從窗上打進來吹到林二哥的床上；幾番凍得他不能忍耐地叫了起來。這是娘姨才給他補織了一床新被蓋來給他；這是娘姨才設法把那塊關不上的窗子釘來關上了！

林二哥着實不能在此生活了，他要回南京去，無論如何，他要回南京去！即使在南京是要飯也罷，他也要回去；何況他還有一個勉強可以倚靠的叔父呢！也許叔父原恕他的不幸而招待而收留他呢……

“三妹！”他開口向娟娟說了。

——“甚麼？”

——“我十分想回南京去……。”他臉羞紅了。

——“你說呀！”

——“請你給我一點錢？讓我自己先回去，隨後你自己也回來。”

——“我是不能再回去了！回去親戚不把我羞死麼？”

娟娟幾乎要哭了。

——“但是我自己無論如何是要回去的，請你給我一點錢。假如你不給我的錢，我就死了！”

——“你到南京去，怎麼辦呢？”

——“去找三叔父！”

——“找不到呢？找到他罵你呢？”

——“那時候再說！”

——“那時候你還是回來啊！二哥呀！”

說完，娟娟含着眼淚取了一張十元的鈔票，放在這位不幸者的手裏；他接着就匆匆下樓去了，一件行李也沒有帶。

距開車的時候只有十五分了，北車站的人類，真如螞蟻遇到初下雨時的慌忙；螞蟻是爲尋自己的歸宿；人的歸宿在那裏？尋甚麼！林二哥從人叢中闖過去，一納頭就鬧昏了，他差不多失掉了他的方向。對於上火車的規矩現在他可以說成了外行了，因爲已經幾年不坐火車了，把車站也變了形式；

從前在上海來念書的時候，似乎完全不是這個樣子。一種無名的傷感，在他腦中浮現了一剎那。

好在賣票房還在原地，林二哥不遲疑地，大踏步走去把拾元票子交在櫃上：

“一張南京四等多少錢？”

——“一元八角。”

回答完後，賣票的先生慢慢把票子拿在手中，翻覆地看了一眼；一折兩下，把那拾大圓的，林娟娟賣身來的鈔票，撕作八小塊了；隨後他說：

“這票子是假的，請你另給一張，先生。”

——“假的，不會罷！”林二哥顛聲說。

這句話凌辱了賣票的先生。他？從小夥計一直作到坐櫃房，雖然今年才三十二歲的樣子，但已經在火車鬼混了差不多二十年了；他不知道票子的真假麼？誰知道票子的真假？他有絕對的判斷權，他可以把你的真金子拿去拋在陰溝裏說：“這是假的！”林二哥，你只有服從他，你看他的面孔發青了，你把這猴子逗生氣了！

“我不認識假票子，誰認識？”

——“就是假的，也請你把那票子還我。”

——“還你作甚麼，你還想拿去用麼？”

——“不，還我好回去交賬！”林二哥的聲音格外低了。

——“交甚麼賬，我今天就不還你；看你把我怎麼樣！”賣票先生的聲音格外大了。

距開車的時間只有十分鐘了，來買票的人格外多，看熱鬧的也格外多；大家都不同情于林二哥，因為大家都覺得第一，他不該用假票子；第二，他不該多說話！

“你走不走開，不走開我叫警察來拿你！”

“我犯了甚麼罪？”林二哥忿忿地說。

“你不久就明白了！”

說完，賣票的先生，按了一下叫鈴，果然來了兩個聽差；他對他們說：

“你叫兩個巡警來，把這位，造假鈔票，的帶上區裏去。”

——“是！”

巡警來把林二哥的手腕拉着，一推一送地，不

由分說地，就把他送到區裏去了。因為造假鈔票是一件重大的案件，小小的區長是不能審問的。所以結果暫時把林二哥拘留在一間冰冷漆黑的屋子中，站立了一夜，換句話說，痛苦了一夜。

第二天，下午四點鐘的時候，區長才把報告作好了；送林二哥到了檢察廳。檢察長閱了報告而且看了‘犯人林國祥’一眼以後，細細拿着撕成八塊的票子研究：這票子是與他平常給妓女或姨太太們的票子不是一樣的嗎，何處來的鬼眼看出了牠的假來呢？然而報告書既明明寫着：“造假票犯一名林國祥，”這又不能不下細審問一下：

“林國祥就是你，是不是？”

——“是。”林二哥回答。

——“你住在甚麼地方？”

——“常……春……路……”

——“說呀！門牌多少號。”

——“一百七十三號。”

——“你有甚麼職業？”

——“我……我……我病在家裏……”

——“這假票子是你造的麼？”

——“這假票子是我從朋友處借來的。”林二哥，在用語上，自己也承認他的票子是假的了。

——“你的朋友，姓甚。住在甚麼地方？作的甚麼生意？”

——“我的朋友……”林二哥臉紅了說不出來。

——“說呀？”

——“……”

“說不出來，這票子，一定是你造的了！你的造票機關在那裏？”

林二哥看見事情不佳，想把實情說出來了；然而他又住了口；怎麼好說呢？這是他妹子的錢，他妹子在作皮肉生涯，這錢是她賣身來的啊！林二哥甯肯不承認而被人槍斃，他固執地不願意把這恥辱宣佈啊！

“快說快說！”

林國祥不得已說了；於是檢察長問道：

“你的妹子叫甚麼名字？你們住在甚麼地方？”

“叫林娟娟，住常春路七百一十三號。同我在一起。”

檢察長暗地裏笑了。諒來還是他從前的好相知，林娟娟！這時候假如林二哥敢于抬頭，或者還能彼此相識也未可知。爲要免除林國祥識出了他，他迅速收場說：

“我把公事辦好，明天就放你出去；下去！”

事情是出人意料的奇怪的，這檢察長對於這案件偏肯迅速地辦理，偏不肯如普通一般樣地“故意延擱”，而且也不定林國祥的罪，而且居然第二天就把他放出來了。

七

雖然是上海地方，但在陰歷冬月間的夜裏行人究竟也不甚多的，尤其是不當衝的馬路上。犯人林國祥自從早上放出來以後，他失神地，不想回娟娟的樓上去了，他獨自地在馬路上足足地走了一千個圈子，結果他還是不知道他自己所要去的方

向。他走到這條寬大然而寂靜的馬路上來，已經過了兩點鐘了，他于是呆呆地望着一家洋書店出神。這書店已關了門了，透過玻璃雖然還隱隱看得見裏面的書籍，然而那只是遠遠來的燈光的力量。至于圍繞着這玻璃櫃的週圍，換句話說，圍繞着林二哥站立的地方，却是全然黑的。

一個硬的物件，忽然觸到林二哥的右大腿上來；驚得林二哥掉頭一看，一個人拿着觸過大腿的手槍筒對準他；又一個硬的物件，旋即又觸到林二哥的左大腿上來；林二哥不遲疑地知道又是同右邊一樣的兇怪了。

“走！”

一個極簡單的字，把林二哥推送到轉過一灣子的汽車上去了。被黑紗蒙了雙眼的林二哥，昏昏地感覺不到人聲的遠進，只聽見一聲說“到了！”他就被解放了。

一所黑暗簡陋的房子，裏面似乎非常曲折幽深轉到許多灣子以後，人們才把林二哥安置在一間小屋子了。這小屋子中，只有一條櫈子，一架床；

除此而外，甚麼也沒有，一個操寧波口音的走來問：

“你是不是林國祥？”

——“是。”

——“你的妹子是不是在常春路作生意？”

——“是。”但他的臉還紅了一紅，林二哥？！

——“有一個常上你們那廂去的客人，是不是馮新野？”

——“是。”

——“你現在要不要想發財？”

——“……”

——“說呀！”

——“我只想幾塊錢回南京去。”林二哥羞答答地說了。

這位詰問者笑了一笑說：

“你要用錢，我們給你，幾百幾千都有；只要你替我們辦一件事。”

——“辦那一件？”

——“你聽我說。今晚上你在我們這裏住，明天送你回去：只要馮新野在你妹子處來住夜的時

候，你就跑來報告我們；每天晚上九點鐘以後，我們的汽車都在南安街的西頭上等你；你要一去就不來報信，或者走漏了消息；請你這個！”

說完，他就掏出手槍來對準林二哥作欲放的樣子。把林二哥嚇得來全身打抖。

“是，一定一定。”林二哥只得這樣的回答。

果然是第二天下午，林二哥又如昨夜般的被裝上汽車送回來了。到了常春路的口子，他躊躇了半晌不願意進娟娟的門去。但是他忽然想到馮新野對他的凌辱，他要報復他；因此他毅然決然上樓了。

“你怎麼回來了？你沒有去南京麼？”

林二哥一眼瞥見馮新野在屋裏，一句話也不回答，轉身跑在自己屋子裏去躺下了。

他注意聽他們的談話和動作，他聽出娟娟是有些不舒服，身子是躺在床上。至于馮新野大概是坐在床邊，然而並沒有說甚麼話。沉默了好一會。馮新野才低低的說：

“他不是說去南京了麼？”

——“大概他又喫酒把火車費用完了。”娟娟更細聲的回答。

——“他不會賭錢麼？十塊錢大概輸了！”

——“不會的。”

又沉默了許久，娟娟慢慢地說：

“你還是回去罷，今晚上。”

——“我一定不回去了，今晚上！”

——“爲甚麼？”

——“因爲你病了！”

——“因爲我病了，所以才要你回去……”

——“因爲……”

林二哥這時候忽然動了一種哀憐他們的情態。在這一段談話中，我們看得出他們的可憐來。娟娟毫沒有嬌媚了，新野毫沒有玩笑了；這種墮落的生活，都變成了這樣單調，平庸，可憐，……人類那裏去找幸福。林二哥幾乎要流出同情之淚來了。然而，不一會，隔壁的淫聲又隱隱然起了。恥辱，羞愧，……各色各樣的創傷，現在又重新開始了。這使他報復的心情重新決定了。他立刻下了樓去。

這時候才夜裏八點半鐘，林二哥向着南安街慢慢地行着；他想起馮新野許多可恨的事來；甚至於說，這時候他把一切可恨的事都歸到馮新野身上去了。他想土匪綁他的票，還不足以報復他；他想利用機會借着土匪的手槍把‘老馮’打死，才算痛快。然而他退後一想，又覺得馮新野也並不是絕對是他的仇敵；是他的仇敵的是這惡劣的社會，壓迫他們兄妹二人的社會！他要用手槍槍斃仇敵的話，誰都可以槍斃，或者澈底的首先槍決自己。

一剎那間他真想不到南安街去，然而脚步却早到了南安街口；一個土匪碰見着他，一手拉着他說：

“怎麼樣。

——“他……他在……我們家裏”他顫聲說。

上了汽車以後，土匪也給了他一枝轉輪的手槍。他們教他把保險機都放開，預備和人作戰的姿勢。他們又教他說，誰要吶喊，就用槍打死誰；但馮新野是不能輕易打死他的。把馮新野拉出來的時

候，直接向南安街走，不可左右張望，怕兜動了偵探的眼睛。半失神的林二哥，許多話都不曾聽清楚。他始終打着寒戰。一個土匪於是拍了他的背一下說：

“唉，弟兄，拿出一點膽子來。”

林二哥拿不出膽子來。

汽車並不聲響地就到了林娟娟的門上了：因為有一些微雨的原故，道上的行人比較地稀少了許多。

林二哥先下汽車。當其他上樓梯的時候，他的腳步只是打戰；他曾經想退了下來。可是一轉念間，他又想起一件事來，就是他這一次被監禁的根本原因，他覺得完全是馮新野弄出來的，他覺得那十元錢的假鈔票，完全是馮新野給他妹子作買身費的。一種無名的怒火，立刻浮上心來。他大踏步地上樓去了。

樓上娟娟的門還是半掩半開的，娘姨似乎已經睡着了，不然就是出去了。剛一聽見樓梯上有重大的腳步聲的時候，馮新野早有準備了，他一下跳

下床上，走去倚靠着後窗，作逃走式，娟娟不住地叫道：

“甚麼事？甚麼事？老馮！唉，快說！”

這時候，林二哥已經出現在他們眼前了。他驀地裏看見馮新野是倚躲在窗欄上在，他直覺地毫不聽土匪的命令，向他開了一槍；然而並不曾命中。接着他還亂放了幾槍。

樓梯上續來的土匪，聽見鎗聲，知道這生毛子林老二果然鬧了亂子，於是手忙腳亂地逃跑了。在這種雜亂不堪的狀態中，我們忽然又聽見娘姨和娟娟的喊聲：

“救命啲！救命啲：”，

“二哥，二哥，使不得！”

外面又聽見鎗聲了。這大概是最後一聲罷。林二哥原為追不上從窗外逃走了的馮新野，轉而向着娟娟放了他最後一個子彈而且加上說：

“賤人，賤人；就是因為你！”說完，他自己也暈倒在地上了。樓上一切都亂翻了。後窗是破了一大塊，妝台上的一切用具都破碎了。馮新野的帽子

還壓在椅子下面，臉盆裏面的水倒滿了一地。娘姨嚇昏了頭倚在床前呆呆地一句話也不說出來。娟娟佈滿了血的屍身，就落在床邊；上半身是介乎床與椅子之間被夾着；至於兩隻脚，直伸到床底下去了。屍身上裹的一件絨毛的汗衣，頓被血和塵染成了破舊不堪的樣子，頭髮已經散了，眼耳口鼻都變了形了。十分鐘前還是嬌柔斌媚的娟娟，這時候成了五鬼夜叉了。唉人之一生呵！

租界裏的巡捕走來，把情形看完後，把躺在地下無力的林二哥用繩擡着帶往巡捕房去了。

大阿與小阿

—

陳老爺家裏的七個僕人之中，有一個矮小，嘴大，言語和動作富有特殊風趣的大阿。小姐，少爺，以及少奶奶，他們都深愛大阿，他們的拳頭，手杖，以及茶杯裏的水，不時地在小姐，少爺，少奶奶們高興的時候，去光顧大阿。大阿遇了拳頭，手杖，茶水，大阿並不反抗，而且依然是笑着——雖然有時

大阿因了這些痛苦的待遇眼間含着淚——因此，大阿在陳老爺家中點綴了好多生趣。

同時陳老爺家中還有一個小阿，小阿，在陳老爺家中是和大阿相映成趣。大阿，有他笨的手，蠢的嘴，呆的眼，以及生澀的行動——受了壓迫而失去了人生之真的奴隸生活——和含有恐怖，悲哀而發出來的言語，在在使他的主人認為這種態度異常有趣。至於小阿，牠也有牠的有趣，而牠的有趣却却和大阿不同；牠有白毛蓬鬆搖搖擺擺豎起的一根小尾，牠有靈活光閃的兩隻眼睛，牠有敏捷運動很快的四隻小腿，牠有嗚嗚的吠聲……牠行走都是纏繞了牠的主人，而且是那樣的性馴。因此，小阿在陳老爺家中也成了有趣的玩弄品。

在陳老爺家中，假使只有大阿而無小阿，那大阿的有趣也不免有點孤寂；假使只有小阿而無大阿，那大阿的有趣也就不免有點單調；有了大阿而且有了小阿，所以陳老爺家中便流露了非常的趣。

二

大阿來陳老爺家中役使，要比小阿早到兩年，陳老爺因為他蠢笨，所以他的工價較其他的六個奴隸為低。聽說大阿幼年時代並不蠢笨，而且很聰明；但是他不幸，十六歲就死了父親和母親，于是他便開始去做人家的奴隸。最初，他也反抗他的主顧，後來因為屢次失業的原因，性質也就伏馴了！他到陳老爺家中來時已經是四十六歲，那時他已做了二十五年的奴隸，坐了三年的牢獄，失了兩年的業。大阿經過了這次的打擊，出獄後他便變了另一個人，是愚笨，行動有點不大自然，陳老爺家中的大大小小以至於僕人，都對他有些異樣待遇，而大阿，只是笑，只是忍耐……。

小阿之所以名為小阿，是陳少奶奶根據於大阿演繹而來。少奶奶非常滿意於大阿的蠢笨，打了他也只是含淚苦笑而不呻吟，或是摸扶着痛傷的地方一聲不響地走了。少奶奶很喜歡他。少奶奶也很歡喜小阿，小阿，眼睛對她的睜看，小腳兒的行走，小尾的搖擺……使少奶奶因感着有趣而聯想着大阿，因此，這隻狗的定名，也就叫做小阿！

小阿是很聰明，牠能懂得牠主人的歡心，舞蹈，狂跳……。陳老爺家中的人們，沒有一個不愛着小阿了。

三

每在陳老爺家中的人們都用過了晚餐，他們不打牌不看戲的小姐少爺，少奶奶們都到了大廳上來。這時，點綴了他們娛樂的便是大阿與小阿。

他們用着繩子繫着了小阿，要小阿在廳上蹈舞搖尾巴，後腳如人立着豎了起來……。同時他們也用繩子繫住大阿，也要大阿學着小阿在地上爬來爬去，而且學着嗷嗷的狗叫！

「嗷嗷……」

大阿頸上繫着一根紅繩，由小少拉在手裏，伏在地上，他學着小阿的叫聲。小姐，少爺，少奶……都大笑了，小阿好像牠也看不起待遇不如牠的大阿，牠走向前來，小口只是咬着大阿的手和腿……而增加了廳上熱鬧的資料。

大阿在地上爬了一陣，已經覺得不能支持，他想學狗很難，他要坐了起來恢復他仍然是個人！但是，這樣動了小少的氣，小少給了他兩腿，于是，大阿露着了苦笑仍伏在地上。

「大阿，你要叫小阿爸爸呢！」少奶眼中已經流出了笑的淚，她很興奮地說：

大阿沒有做聲。

「唔？不叫嗎？阿寶，你打！」小姐說了：

「拍拍……」阿寶小少爺打了大大兩個耳光。

「哦……我叫，我叫！」大阿又在苦笑。

「叫呀！叫呀！」少奶奶很威嚴地說：

「小阿爸爸，小阿爸爸！」大阿叫了。

「哈哈……嗤……」大家都熱烈地笑了起來。

「大阿叫小阿爸爸呢！哈哈！」小少爺快活得說不出話來。

「你還要對着小阿磕頭呢！」少奶奶因為大少三天沒有回家，他只是想些玩弄大阿的新計劃，以遣這寂寞的晚夜。

大阿便半開着一張大嘴，躬着身向小阿磕起

頭來。

「哈哈！哈！哈！…」

少奶奶，小姐，少爺，笑得好不快活。

像這樣，是大阿每天奴隸工作以後的一種日常工作。一直要到少奶奶，小姐，少爺，感覺着這種玩意兒的疲倦，大阿才能回到草榻上沉睡去。

四

大阿與小阿是同桌吃飯，但小阿較大阿要多兩樣新鮮的菜。大阿吃的是陳老爺們吃剩下來的酸湯，小阿却是特殊爲小阿而做的菜。大阿有時不免在小阿的盆裏偷吃兩筷兒菜，這却引起了小阿嘩嘩的大叫，大阿驚怕得汗都流了出來。

關於小阿的吃飯問題，是由大阿管理，假使小阿有一天的飯菜不好，這責任就要大阿來負，而得兩拳頭的警告

因此，大阿對於小阿實在不敢不關心。

一天，大阿爲小阿預備了兩樣好菜，但到了吃

飯的時候不見了小阿，他很羞心。小少得了這個消息，急得熱火出來，給了大阿兩杖！小姐，少奶奶……也續繼地知道了這個小阿失蹤的消息了，都來痛罵與痛打大阿，說大阿欺負了小阿。

大阿好久不敢講話，兩隻死眼錠在菜上，最後，他終於說出了一句很聰明的話：

「我坐在牢獄裏的生活也不過這樣！」

這句話惱怒了少奶奶，氣憤憤地將一盆熱水倒在大阿身上，大阿「喂呀呀……」的一聲倒在地上，東西滾着叫着，哀號着……。

但是，少奶奶，小姐，少爺還在對着大阿痛罵。

五

一直到夜晚，沒有看見小阿回來，少奶奶們又不免在痛罵大阿。而且平素的夜晚是多麼熱鬧，今晚少了一個小阿，廣大的廳中寂寂然了。少奶奶們不覺得了失蹤的小阿而有些悵然。

大阿受了痛楚是倒在榻上，面孔上腫得不像

一個人的模樣，呻吟着，哀號着……但是，誰還記着大阿呢？

六

小阿失蹤三天了！完全不知消息。

大少爺因為少奶奶的心急，在報紙上登了段以下的廣告：

尋 狗

本公館有美國種獅子狗一隻，尾毛蓬鬆，兩眼伶俐，名小阿；於某月日忽然走失。如有仁人君子將此狗獲得送到者，當即酬洋百元，決不食言。

××路××里××號陳公館啓，

果然！這個廣告很有效力，在廣告登出後的第二天，便由一個衣服破爛的人，將那隻小阿送來。少奶奶得了這個消息，幾乎舞蹈起來，而可愛的小阿，也特殊的在地上走來走去，舉起了眼睛睜睜他的主人，尾巴不住地在搖擺……好像是在哭訴他走

失以後的悲哀和給於他主人的安慰。

大少原來不給一百元這個狗之獲得者的窮漢

反說：

「我這狗你是那天偷去的？」

「嘔！那裏？我是在×街捉得的！」

後來，經過了少奶奶的調停，給了這狗獲得者三元的酬報，那破衫子的人快快然地去了。

七

小阿是回來了，家中又充塞了熱烈的趣。可是，因小阿走失而得了不幸之待遇的大阿，他自從那天熱水澆了以後，便沒有再進飲食，一天天沉重起來，一直到小阿回來的明天，他便死了！

大阿死了！誰還記着大阿呢？誰還想着大阿的死是爲着一隻狗呢？更有誰去想着窮人的命不如富人的一條狗呢？

唉！小阿是回來了！大阿却是死了！

游浪的孤靈

我這邊的故鄉，寒冬的景象是早已隨着時流來了。一間孤寂的室裏，在夕陽西下，小孩子們一個個回去了的時候，只聽得室外的風吹動了枯衰的樹木蕭蕭地叫起來，窗外的天穹，一鉤統形的新月，已升到半空。我步出室門之外，由一條小道上——沿着蘆溪的小道——一直地走，走，走，寒鴉，聚在河隔岸的據樹上，咕咕地亂呀。蘆荻，由黃而

衰黃而枯黃了；隨着北風的摧殘，發出幾聲瑟瑟的悲叫來，白的蘆花，在那裏搖搖，池水，是依然的清澄，碧綠，漾漾地波動。在這樣使人容易感着舊愁的淒景裏，我是時常得覺得我孤寂的靈魂飄到蒼去，好像是迷夢沉醉在暝色深流裏弔影自憐的秋穹際。今天，自然，也和往昔一樣，我的夕陽影裏的孤行，被淒涼之夕的圖畫，深印了我的靈感。

夕陽江晚，	一朝歸來，
野渡人歸；	瞧着故鄉風光，
幾度亂了碧色溪水，	幽情忡忡。
一箭破了楊柳之烟。	滿懷惆悵？
蘆荻江上，	唉？如今的歸來呀！
蕭瑟深愁。	
秋風吹殘落葉，	
誰怨飄零？	
憐半載飄泊，	
蘆溪岸旁蘆叢中的孤人，悽悲的哀曲，又由風波裏縷縷地出來了！	
唉！可怕的時流呀！酷劫的人生呀！我想起	

了沉醉在春之蜜意裏的幾朵玫瑰，現在，都衰落剩着幾枝長條了！壁上的日曆照舊一頁頁的掀去，他告訴我，一九二四年最後的一日快完，一九二五年的一月一日快到，我在鏡前看得我憔悴的形容，在顴額上添出了幾條縐紋；這是爲人生哀哭的傷痕呢！今天夕陽後的天穹，西天的林樹枝頭，露出一株淡黃，銀紅，紫青，紅碧的漫畫，一顆清品的孤星，閃閃爍爍地立在那裏，我生長了羽毛的孤靈，又翱翔地飛向那邊去；去，去採着幾朵玫瑰花帶回來，插在我詩之瓶裏。我更憶起了在三年前的蘆溪岸邊，依然是暮色蒼茫，落葉飄飄……可是三年前我是搖蕩在春晨曉風殘月裏的一朵醪糜，清香爛漫的醪糜，含苞微笑的醪糜，幽美天真的醪糜。三年後的今天，我是蘆溪岸旁的衰荻，我是飛揚飄浪的殘葉，菊花籬旁的枯草，榛棘叢中的焦土。唉！我想到這裏我的幾滴清淚，滴滴的下流，滴在岸旁衰草殘葉……之上，但是我只換得幾聲落葉慘淡蕭瑟的安慰，枯草殘葉的復活，要等待着第二回的陽春到來。三年前蘆溪岸上的我，是青春綠溪旁漫漫

的嫩草，晨露裏的嫩草，紫色陽光下的嫩草，柳影深深中的嫩草；那時，我從碧溪波旁的蘆葦裏，採着一些黃色的野菊，清香從風流裏送入鼻管裏，蘆花向着斜日微笑，她——蘋果似的美的她；立在自然的懷抱裏，幫着我一朶朶的採，採，採。她的兩顆光似明珠而深黑的眼珠，含着自然之美，瞧在她所採的花上，黑色的絲髮，覆在額間在微微飛舞。偶然，那是使我感傷的偶然，她的嫩如白玉的纖手，刺在野薔薇——已沒有綠葉的薔薇——樹的棘上，一顆鮮紅的血珠，流了出來。「哎呀！刺了！」她微笑——溫雅美麗的笑——人生的笑——音樂似的說了這一聲「怎麼？刺了嗎？」我丟下了我採花的小籃，跑上前去，左手抱了她的纖腰右手握着她那傷的手指。「痛嗎？」我接着是這樣的一聲問語：「不」，她將玉手兒抱住我的頸項：「不痛呢。」甜蜜的瞬息，便在這裏開着一朶愉快之花。

「唉！我們願我的這朶花永遠的開着」這是三年前蘆溪荻叢中兩個採花人相偎傍時的琴裏同調的歌聲。可是東風的摧殘，細雨的打落，便是在這

一天夕陽影裏兩個探花人別去後便不能在蘆溪岸上再見了！惆悵感懷！三年後蘆溪岸上的我，孤影瘦纖長倩，隨着孤人東搖西曳，北風在說着孤寂孤寂，野菊中的薔薇，還沉沉地立在那裏，他好像在問着我：

「三年前在我前面流着血珠做你們的紀念的姑娘呢？」「她……她……她」我的清淚代我答覆了她！

我對着西天一個孤立的銀星，悵望地呆立在那裏，我忘却了知覺，忘却了我所在的地方，忘却了蘆荻，風聲，水波……新月吐露着清談的光芒，大地是淒涼沉漫，我飛蕩的游絲，是怎樣的飛蕩呀！在蘆溪的曲灣處，折向北有一條小橋，蘆溪深深地把小橋埋沒，橋畔的茅亭，在月的流光的柳的流絲的蔭影下。亭前的殘草，漫漫地散佈着。霜色白白地蓋在殘草之上，北風帶着涼意，吹動了柳樹……殘草……我就草叢裏坐下，兩眼深深地瞧着明月：一羣烏鴉向南飛去了。

「秋羅雲薄涼蟾入，金井梧桐珠露濕，銀河案

戶聲西流，夜深烏鵲南飛急。鍊痕遙挂暮天長，
新月如鉤欲讓光，十二樓中簾盡捲，不知隔
斷是紅牆！盈盈一水橫銀浦，城上烏啼聞戍鼓。
刀環望斷玉片秋，砧杵敲殘雲渡古，此時別
殿晚風天，紈扇西風又一年。秋屏銀燭涼初透，
玉枕薰籠悄未眠。況復高樓愁永夜，天街一
片金波灑，羅帶罔艷下玉階；流蘇月冷臨芳榭，
別殿高樓共幾時？仙樣何事獨歸遲？人間悵
望銀灣畔，碧海青天那得知？」

在含着痕傷的歌聲裏，清淚也——滴滴的隨流
了下來。

我想這漫漫的叢草裏，很可來做我的荒墓，假
使我沉沉地死在這裏，月色照在我的墓上，橋上的
微風淅淅，橋下的水聲細細，哦！這是最親愛的
人兒！我躺在漫草叢中了。並且我想這一回睡去便
不再回來！

我的心非常的清淨，妙遠，神幽，放蕩不羈，拿
死人骷髏做酒杯的拜倫，蓮頭垢面，行吟山澤的屈
原，終日憤悶，結鬱而死的賈誼，闌闌珊瑚貧清一

生的陶潛，我憶起了我們人生世界人世界中的偉人。這幾位真是偉人！他們不像我們的孔二先生好名，好禮，好些虛空的教義，他們只知道表現他們的人生，什麼也阻不止他們！所以他們燦爛的光，一直流傳到現在——那是他們靈魂之光！唯其是偉人，才有這樣的天才煥發的流露。我最怨恨一班僞老夫子，僞少年老成的青年，僞少年批評家！他們用一種伏在禮教之下的文弱的態度，來渺視大天才！枉屈大天才！辱污大天才！狂瀆，只要他是有精神的存在，就是我們的偉大！但是，卑鄙淺薄的羣衆，又有誰人能明白大天才的活動？罷了，罷了！拜倫，屈原，賈誼，陶潛，他們的同情者，也不過是我一樣伏在漫草叢中的孤人能知道！

沉默之夜，我被幽靜之神捉去了，我什麼也不知道；只嗅得一陣陣殘菊的清香，和聽得聲聲的淒涼唉！這是死了！我彷彿看見月兒在雲端哭泣。

夢裏的醉魂，幻成片片的詩靈彩蝶，飄向蘆花叢裏，散在溪畔草地上游蕩。忽然三年前的採花姑娘，她抱着長鸞的水綠的柔衣——是雲——上面

着滿了繁星，她散着絲髮，她將我那一片片的在草地上的詩靈彩蝶拾起來，放在她那用情絲織成的粉紅帕裏，粉紅帕上發出柔膩的香氣，她的清淚滴在我片片的詩靈彩蝶上。一會兒她拾完了，她乘着雲衣遙指碧空去，她唱着哀哀淒淒的歌聲：

詩靈彩蝶呀！

你是我愛人之魂；

你是我愛人悲淒音樂之聲。

我送你到廣寒宮裏，

葬你在嫦娥姐姐的後門。

嫦娥姐姐的後門。

下有長流泊泊的水聲，

上有蒼深鬱鬱的樹林。

每在風露之晨，

嫦娥姐姐們——

在水中送出歌曲的樂音，

在樹林憑弔你之影。

月兒清明，

滿天繁星

廣寒宮已快臨。

呀！前進……

呀！如果我真是死了，我真是幸福了呀！但是恐怖他忽然把我送在驚惻之神的面前，我已不能看見我的愛人拿株瘦條在野菊之上搖曳，鮮紅的血流下來變成一朵薔薇花。

「唉！我的我的……我的愛人的手呀！」我大叫起來，忙跑上前去，抱了那薔薇枝，用齒猛力一咬，我一驚惻，醒了，是個夢兒呢！可是我的手指被咬破了！血流下來，夢中的淚花，也在明月之下開了！

蘆溪亭前草叢露多，蘆溪亭後柳浪風漸，橋上的荻花依然搖曳，橋下的流水悲浪涕泣！月光裏的自然萬物，蒼茫淒涼沉寂，唉！草叢中的孤人呀！沒有死還回來！我的愛人呀！呀！那怕是她吹的笙笛吧！聽，側耳靜聽，一聲風的哀音，訴出她悲哀的心情，幾朵淚花，隨着笛音在飄舞飛零。含着顫抖的傷痕，那也許是她飄飄靈魂？但是，我歡喜你的笛聲，然在你的笛聲裏，我又黯然銷魂！我知道你愛我的態度沒有變呀！不過我決不願再和你一相

見了！我不是不愛你呀，因為我太墮落了，我不能愛你。你或是疑我是死了！那很好，我很願做托爾斯泰的活屍裏的主人翁費低亞（註）。我簡直是一個費低亞呀！我也是一個活屍，我從前也和費低亞一樣的去虛偽的投過海。並且我自殺的宣言已在S報上登出來了！我有一點不像費低亞就是我沒有我的第二個情人馬霞，我沒有進流氓班；我的第二個情人是自然的風光——那也不能怪我呀，因為自然風光誘惑我比馬霞的誘惑費低亞還要過些哩——我進的是淒寂場——費低亞在那裏可以看看淒寂的微笑——還有一層我也和費低亞不同，就是費低亞歡喜酒，我歡喜看詩，因為詩是和酒一樣的可以醉人呢……

一天，是明月浮空光茫滿地的一天，長堤上的綠楊下垂，疏疏落落的柳影灑在堤上。微風從西天吹來，夾着紫羅蘭的香氣。溪水是和今天一樣的清澄，倒映着一個明月的耀影。我忽然對你的態度變過來了！我覺得我是黑暗窟裏的一個罪囚，我欺了你的摯情，我是一個騙子，我的人格未免太喪失了

！我沒有學識，更沒上大學，而且我的家庭已代我訂了一個笨蠢氓女的婚姻書了！我不能來愛你：假使脫離家庭，我又沒有自立的能力和保護你的勇氣。而且我的家庭更是污濁黑暗呀！唉！我將你淨如明珠的潔靈，不當加上一塊污斑，我寫給你一頁頁的情書，就是我人格墮落的一頁頁的罪惡之贖了？呀！肯夫！肯夫！你爲什麼不量力而去愛一個？她爲你愛的花已開了，你就這樣地任她枯萎，你是何等的罪惡呀！假使依樣愛下去，你能保護她不使痛苦來侵害她嗎？不能，那末，肯夫！肯夫！你怎樣！後來我決定自殺了……

這一年的春初，加以我家庭的壓迫我，嗣父因生了兒子而擯棄我，生父與嗣父角爭而不納我，我沒有學費去進南通代師，自殺的神，更距離我近了。

我自殺了，我沒有給一個人知道，更沒有給我愛人知道，月夜裏我到輪船上去，我要投海……

我想投到海中洗去我人格上的污點，輪船逐浪向前駛去，江水澎湃，月光照在江上，四面黑暗

蕭疎，沉默……我快要實行我的計劃了！我用兩手握起拳頭來，我要跳……唉！我回來了！我覺得我實行這個還早，我還有事沒有做。就是人生責任……我便隱匿在上海去了，在那我想盡完了我的責任，不給我的愛人知道。我在上海，做過工，做過乞丐，做過癡人……

可是現在我回到我的故鄉來了！我是住在一個沒有人知道的竹林中的茅屋裏，在那邊我在讀着離騷……昨天，我的愛人從竹林前面過去，我恐怕她要看見我，那知她認識我了！因為我現在是蓬頭垢面衣服襤褸的窮人，我時常高吟着我的詩。唉！她也憔悴得可憐了……

手指上的血，還在流這，流着，我忽然想起我有一樁必須要做的事，我從草叢中爬起來，兩手插在袋裏，我並不知道我那手指的痛，一步步的走了回來。……

三年前我在這蘆叢中薔薇花枯枝裏探野菊花的地方到了。我夢中看見我愛人的手掌被薔薇棘刺了，而咬破自己的手指的地方到了。溪水清明，

溪畔草上落滿了白霜，我呆兀地立在那裏，瞧着東西搖曳的薔薇枯瘦的疏枝，悲淒的笛聲依然在嫵嫵的抑揚着呢，「薔薇！愛人！」我呼喚了兩聲。

我回到我孤寂的茅屋裏，開了窗子，月的流光隨時送進來，我拿着一張紙，伸着枝禿筆在月光下寫起來：愛人！你是我的愛人！唉！但是我不當用這個稱呼來稱你，因為你並不是我的愛人，你祇是我心中的愛人。

愛人！你是我的愛人！唉！是的，你是我的愛人！因為我愛你，我愛你比愛我自己還要過些，我愛你比愛我窗前的玫瑰還要過些，你怎麼不是我的愛人？

愛人！你是我的愛人！你是我生命的使者！你是我靈魂的同伴！並且我將要永遠的稱你是我的愛人！我的生命被惡魔張開他那個大嘴要吃下去的時候，我的生命是在狂風裏飄碎一片殘葉一樣，而那時我仍然會帶着傷痕喚幾聲我的愛人！我的靈魂在死之使者刀前，在瞬息之微波裏蕩漾，在顫抖而淒惶，而那時我仍會帶着悲慘喚幾聲我的

愛人！

愛人！你是我的愛人！然而呀！我不敢把這個字示給你，更不敢喚出來，因為我愛你，我不敢把那痛苦加給你身上，唉！我是一個弱者呀！我的生命是滿創着黑暗之傷，我的靈魂是滿受着污濁之痕，我自己還不能保護我自己，我更沒有能力來保護你——雖然，你是我的愛者呀！我是願保護你呀！——假使：「愛人呀！」我喚了這一聲，你答應了，那末，愛人呀我是知道的，那時惡魔便要隨着你而來——生活的壓迫呀！經濟的苦痛呀！……唉！我愛你，我那願把這些送給你？

愛人！你是我的愛人！我想着你就好像我今天夕晚出外獨步所看見的那天西澗晶碧空中的一個明星，孤漫清明，我想着你又像我今天晚夕出外獨步所看見的那溪中琉璃的溪水，淡清潔潤，唉！愛人！我雖然不能愛你呀！但我那願不愛你！

愛人，你是我的愛人，近來你不是常聽得那悽惋的歌聲，和那悲瑟的笛聲相和應？那是我的歌聲，那是我殘魂紛飛在蒼空濛迴的歌聲，那是我夢蝶

搖繞在蒼穹微風的歌聲，我在清晨曉風殘月裏，想起了我的愛人，便會放出這樣的歌聲。在我深夜清露桂華裏，想起了我的愛人，便會唱出這樣的歌聲。我是爲心淚暢流，而發出這樣的歌聲。我是爲靈魂狂泣，而吟出這樣的歌聲，哦！愛人！愛人！……

愛人！你是我的愛人！你近來的笛聲，也是爲你愛人而吹着嗎？你的魂影在你笛聲中飛蕩出來，我在那裏彷彿可以看得，你美麗的，可愛的，憔悴的；而含淚欲泣的血胤，你的心瑟之聲從你笛聲中淒漫的送出來，我在那裏彷彿可以看見，你像我窗前憔悴殘零香菊！哦！愛人呀！愛人……愛人！你是我愛人！你——現在的你——就好像是一個滿貯着甜蜜之酒的酒杯，我——現在的我——就好像是一個好喝酒的人，但是，我決不來盡杯而飲——雖我嗅了酒之香氣而已沉醉——因爲你是我的愛人呀！你——你又好像是沉醉在春的風流裏含苞於放的玫瑰，我——我就好像是好帶花的姑娘，但是，我決不探你下來——雖然我看了你的粉紅玉

容而已震飛——因爲你是我的愛人呀！哦！哦！愛人……愛人……哦！我快要死了……」

月光依然清涼流茫，霜，窗外的花草漸漸白了。我停住了寫，我木偶般地立起來，兩眼深深地瞧在窗外，一切都沉靜裏，微風也沒有了，只有一陣陣地送來。我忽然地哀叫了一聲：

「哦！我游浪的孤靈……」

深夜……月……霜……窗前的草……（完）

一九二四，十一，十二，文藝社。

〔註〕「活屍」爲俄托爾斯泰所著的戲曲。劇內主人翁費低亞，爲一飄浪的青年，而有高尚性情的人。他的婦人麗沙，愛費低亞情感甚摯。費自覺墮落行爲不足愛麗沙，流浪有流氓班與流氓女馬霞相愛，而願麗沙與其友維多相愛。維多幼年即愛麗沙，爲人道德高尚，與麗沙友善甚潔，費亦知之。費以自存他倆之愛定不能現實，即想自殺，爲馬霞知，未果實行，馬霞乃使之僞自殺。衣服等物率在河上。費已他去，而說是溺在水中了。後爲軍官所知，當庭究訊，費大罵法庭人而自殺。

叛 亂

秋天的日子是日短夜長，祇在下午六時光景，天上已經一片沉黑，差不多像春天的夜深時分了！

這時天際似乎下着微雨，天井中的一棵梧桐樹經秋風一吹，時時發出簌簌的聲音來。整個的宇宙，已被黑暗所包圍，顯出秋天所特有的寂寞和空虛。

N 街上矗立着一座監獄，那獄室是低短而污

穢，被秋風一吹，時時在顛搖着，像要倒坍下來的樣子。庭中的梧桐樹的震動聲，和着絲絲的微雨，擊打着獄室的屋上，顯出一種不調和的聲音來。門上點着一盞十六支光的電燈，燈罩的半面已經破碎，更兼了濃重的水蒸氣和長久積着在上而的塵埃，那盞燈簡直不大光明了！

獄室的週遭是分外的慘淡和冷落。

十六號的病室裏躺着一位傷兵，他在這個監獄裏已經有四十多天了！他本來是第三軍第一師的一個排長，因為前次奉命加入前線去作戰，在里河一役他的一排兵士差不多完全喪失了！他的左臂也中了一彈，所以他並沒奉到命令就退下了，這當然是犯軍法的。本來他隨即就要被鎗斃，幸而當時的環境實在困難，他不得不退了，所以就解到後方暫且監禁起來，俟戰事結束以及他的傷處治愈了，再行核辦。

他躺在牀上時時的嘆着氣，兩隻失神的目光，注視了上而的天花板，不知在想些什麼。面部的肌肉已經瘦削到深陷下去了！面色是黃青帶着微黑，

看出他的精神十分困頓，身體十分疲倦的人。他的左臂上縛着綑帶，藥水的臭味時時刺進他的鼻管，他覺得異常地難過。更兼左臂傷處的關係，睡眠起來也覺得十分不自由。

時鐘打過了七下，他意識地在牀上翻了一個身。深長的嘆了一口氣。多少的怨毒和憤懣的情緒，都在他深長的嘆氣中表示出來了！

本來，在戰事正當劇烈的時候，看見他自己手下的一排兵士將要死亡盡了，他自己也早已存了一個必死的念頭。他那時的心理到也並不覺得十分難過，完全被一種劇烈的震動聲和濃厚的火藥味所籠罩住，他祇知道去打敵人或者是自己死亡的兩個意念，一切恐怕和怨恨的感情並沒有攙入到他的心裏，自己倒也覺得很坦然，並沒什麼牽掛的樣子；但是不料他竟沒有死，他的許多兄弟都被打死了，他自己却本能地逃了下來，那時他也不知爲了什麼緣故，竟然會從前線敗下來，一直逃出了火線，他簡直被一種異乎尋常的感情支配住，使他不得不這樣做了！

但是，在他逃出來的當日的夜晚又給自己軍裏的同伴捉回去了，在捉回去的時候他知道一定是要軍法從事，決沒有生的道理了。想到這裏，自己到也覺得沒有什麼，靜待死日之到臨而已。不料，捉回去時又沒有隨即鎗斃，却命令監禁在後方，這樣反使他十分的煩悶起來了。

初來的幾天，他完全陷於昏迷狀態中，自己也不覺得什麼是痛苦，什麼是快樂，祇迷迷糊糊的一天到晚睡在病榻上。有則醫生來給他看看，或者包紮些綑帶，也隨便他們怎麼的處置。但到後來，他的意志一天天的清楚起來，他反而劇烈的煩悶和焦燥起來了。

他今年已經是四十多歲的人了！自從二十五歲那年入了伍，大小的戰爭也經過了不少，他的額角上，也一度被子彈擦傷過，至今還留着一個疤痕。但這些痛苦在他均不在意，一則他是爲了生活的關係，沒有法想；二則實在被利祿的心引誘住了，夢想將來會做長官，發大財，衣錦還鄉……

好容易在他當兵的第二年，他一排裏的排長

爲作戰而陣亡了，長官居然賞識了他，拿他遞補上去，他那時是多麼的興奮和愉快呀！以後，每次戰役，他總是身先士卒，奮不顧身，他想由排長而連長，由連長而營長……一直到總司令大元帥，那時他也可討了幾位姨太太。建築了幾所美麗的別墅，他伴了姨太太就住在這個別墅裏……他常日爲這個物質條件引誘着，所以每次戰爭，他都很勇敢很努力，直到他最近的一次敗退下來爲止。

但是，現在似乎一切都消失了！他的夢幻終於沒有實現，却監禁在這個牢獄裏來了！

當他發覺自己的確已經被監禁在這個牢獄的病室裏時，他的神經上突然受了一個猛烈的刺激，他的全部的知覺和意念都爲這個幻滅的悲哀，和無底的絕望所籠罩住。他的頭異常地沉重，一切不願意想到的事件都襲到他的心中來，他感覺得自己的身體不知怎麼才好，靈魂是飄飄渺渺地十分空虛。

他現在的確苦悶着了！豈但苦悶而且十分暴躁。他當了這十餘年的兵，現在仍舊什麼都沒有，

況且，他是已被監禁到這個牢獄里來了，連自己一些僅有的自由，也完全消失了去，更說不到什麼是功名富貴了！

的確，他現在是仍舊什麼都沒有，他所得來的一切，已被役使他的官長們盡情地得去了！他却依然這樣窮困，苦惱，而且，現在反而失去了個人的一切自由。

許多的官長們呢？自從經過了每一次的戰役，地位自然是增加了不少，人家總是交相稱譽的說着：“這是某某將軍的戰跡呵，！同時，地盤也會依着戰績而擴充出去，但是一些幫了某某將軍奪地盤增地位的兵士呢？當每一次的戰事結束時，他們的弟兄也同時了不少，應有的開了一次“追悼陣亡將士大會”之後，許多缺額的兵士，便給續在各處從新招募補足了；這樣的一年，二年，十年，八年兵士却依然是兵士，祇不過已經非原來的許多人吧了！

他現在像已經知道了一切，他的確重新覺悟過來，完全洞悉了軍中的一切；不，他簡直滲透了

人生的奧妙了！

他獨自的躺在病牀上默默的想着：他在三歲時已經喪失了母親，那時年紀當然很輕，一切都不知道，一切的責任，完全由他的姑母盡教養之責；所以他的姑母簡直比他的母親更親切，他就這樣的在姑母家長大起來。

在十歲的時候，姑母把他送到學校裏去，但是，上了還不到二年的光景，終因了姑母家貧弱的緣故，他又失學了！他的父親是一個糊塗人，對於自己的兒子什麼都不關心，所以他的幼小時的生活是完全在貧困中度過了。人家的小孩子總是活潑潑地顯得很天真可愛的樣子，他却早已給不幸的環境拿他固有的活潑的氣概消失盡了！他在童年時所僅有的一些天真也完全沒有表露出來。

直到了在十六歲的那一年，他的姑母再不能任他在家裏吃閒飯，所以轉帳的托了許多人荐他到了家布線店去做學徒。那時他聽見了這個消息，似乎有些木然，因為他究竟不知道自己是要去做什麼事情。他也不知道未來的命運對於他到底幸

福或是苦痛，這許多，對於他是完全沒有經驗的。他祇覺得長日的閒 住在姑母家 的確有許多不方便，但是又沒什麼事情可做，所以他聽見了要送他出去做學徒的消息後，倒並不覺得什麼難過。

姑母給他料理了一些行李，他就帶了一種好奇的性情進店去了！

正是出於他的意料之外的，他竟沒有料到自己到布線店裏會做這樣的事情；他雖沒有預料做到學徒是應當做的什麼事情，但他所做的事情，他可斷定決不是學徒所應該做的。他進了店，店主就板了鐵青的面孔囑咐他一天所應做的事情，那就是煮飯，燒火，揩檯，掃地，抱店主的小孩子，服侍店主的家人，和店內的夥計……一切非人的待遇，都集中到他一人身上來。他在這樣的環境中困頓着，忍耐着，在第二年的春天，他實在再耐不過這種生活了，他就在店裏逃了出來，但他不敢回家——他本來也是無家可歸的人了——一直在外面流浪着，這其間什麼生活都嘗過，有一次，他因為身邊莫名一錢，肚中却餓得利害，不得已在街上的一家

燒餅舖內偷了一塊燒餅，不料他的技術不精，給人家看見了，非特燒餅沒有吃到，却反而給人家吊了一夜，……這許多，這許多，在他的腦中繼續不斷的盤旋着，翻滾着。唉，以前的一件件的往事對於他實在也在一個強有力的悲痛。

後來，他在外面漂流了幾年，嘗到了不少非人的待遇，浸透了不少的人間的酸辛，他終於轉到軍隊裏去。他以前知道軍隊裏的生活雖苦，但將來的希望却大，如果連打了勝仗，哼！那豈不是由平民而要一躍為富貴人了麼？

他抱了這種堅決的信心到軍隊裏去，他一刻也不敢鬆懈，對於他的工作。他想將來如果有一天會發跡時，那第一個先要懲辦那布線店裏的店主，因為他對待學徒實在太刻薄和虐待了！

他一天到晚憧憬在這個幻想裏，他要實現他的理想起見，所以在平時工作時特別比較別一個士兵為努力。

現在，以前的一切過去，對於他好像是一個留着傷痕的血跡，使他的內心猛烈的劇痛起來。他

不願再去思索以前的一切不幸的事情，他想好好的靜養一會；讓臂上的傷痕痊愈了再說。但是，以前的幻像，好似一個輪盤在他的腦中繼續不斷的翻騰着，不讓他有一刻兒的休息。他實在覺得痛苦極了！

“王排長王得功！”突然間，門外走進了一個穿着破軍服的軍人。他的形容也是十分頹廢，頭上縛着綑帶，顯然也似受了槍傷的表記。從外面走進來，突破了他的思潮。

他聽見有人在喊他的名字，突然從牀上爬起來，但是，他却忘了左臂的傷處，經了一個大的震動使他又頹然的倒了下去。

“你不要起來！不要起來！當心你的傷處。”那個穿破軍服的軍人微微的對他苦笑着，一面自己拿脚步慢慢的移到他的病榻前，他走前去緊緊的握了王得功的手，眼睛裏已浸潤着一包淚珠了！

王得功被一種異乎尋常的感情支配住。他見了這位朋友不知還是感激好，或是什麼好。他也伸出了自己病弱無力的手，握緊了他朋友的手，他的

感情過於緊張了，他一句話都說不出。

“唉！得功！”還是他的朋友先開口；“我們這次的犧牲也實在太大了！弟兄們都打得七零八落……”

“嘎！牛七，你倒逃出來的！”王得功實在再忍不住不開口了。他又感傷又悲痛的說着。

“可不是麼？我們一排的人統統都打光了，我幸而跑得快，在斜面逃了，然而你看，依然給槍彈擦傷了呢！”

.....

“後來我逃了，却給救護隊救了去，幸而是擦傷不要緊，現在已經好了！王排長，你却不幸，你怎麼會監禁到這裏來的呢？”

“唉！再不要說了，我倒情願被打死了或者被槍斃了倒乾淨，現在反而弄得不死不活。”王得功深長的嘆了一口氣。

“是的，我知道的，我在醫院裏聽人說這次前線的戰敗，你和陳排長都有關係呢！官長們都怪你們二人退得太快了！況且還沒奉到命令……唉，其

實，我們也算盡力了，我們的弟兄都已打光了還不許退麼？”牛七露出很有些憤慨的樣子。

“哼！牛七！你再不要說了，那些沒良心的官長們，他們祇知道爲了自己的利益，爲了自己的幸福，那裏管得到我們這許多小兵，我們吃了一輩子的糧，却拿自己整個的身體都賣給他們了。打了勝仗不算，打了敗仗，他們却早先逃了，而一切的責任却是我們來負……”王得功露出不勝憤慨的樣子。

“可不是麼？像你王排長，作戰時也算再奮勇不過的了！每次的戰事，你總是領着我們弟兄在前，就說退下來的時候，你也讓我們弟兄先退，從不想自己先逃生，……唉，長官是真沒眼睛的，王排長要被監禁，那麼我以為其餘一切的官長都該槍斃”。

“好，不要多說了，你怎麼會到此地來的呢？”王得功像很不願意聽到這種追憶過去創傷的話了。

“王排長，這才令人氣憤呢！那時正當前線敗

下來的時候，我奔了一日一夜才到張家霸，我們的C師長卻正在車站上的花車內吸大煙呢！他那時還不知道前線不利的消息，後來看見潰兵陸續的退下來，他才開了花車先走了！”牛七帶了恨恨不平之氣一口氣說到這裏，他並沒注意到王排長問他的說話。

“你到底怎麼會到此地來的呢？王得功復重複的問了一句，他顯然已有些不耐煩了！

“唉！王排長！我來的時候真不容易呢！”因為王排長是犯人，況且又住在病室裏，所以普通人不能到此地來……”

“呸！你們還在此談話麼？規矩祇有五分鐘，現在十分鐘不止了！替我趕快滾出去！你這豬糞，真太不知利害！”管理人氣焰沖天的走進來，恨不得拿他們二個一併吞下肚去的樣子。

牛七隨即立起身來就走，他再不敢有一刻的逗留，十分狼狽的奔了出去。

管理人回過來再向王得功恨恨的說了幾句話

：

“你是傷兵！你是囚犯！你得知趣些！你難道不知這裏的規矩麼？以後再不容這種事情發生，你當心着罷！”

他用憤火的目光送了管理人出去後，他依然繼續到以前的思念上去。

他想難道小兵們都不是人麼？小兵們也是父母養的，也是皮肉做的，祇不過少了些錢，啊，不過貧窮一些而已，卻要給官長們任意的驅使，拿了他們幾塊錢一月，就連自己的身體統統賣給他們了！

更可惡的，更欺人的，更令人氣憤的，他們每次開戰都是口口聲聲爲國爲民，保護百姓，這簡直是最混蛋！乾脆些就說爲了地盤主義爲了金錢主義就完了！更何必拿了許多好聽的說話來騙人呢！

就說王得功自己吧，十多年來正也經過了不知多少次的變化了！他最先的軍隊本是保皇黨，還幫了滿清去打革命軍呢！後來，時勢變遷，保皇黨失敗了，軍隊也多改變，他所屬的軍隊也就被改變，變成了民國的軍隊了！但是這十多年間因爲軍閥割據，內亂不息，他的軍隊本來是屬於S督軍的，

後來S督軍下台了，軍隊又經過了一度的改變屬於T鎮守使了！後來T鎮守使和M軍長開戰，T鎮守使一敗塗地，他所屬的一團全部繳械，記得王得功還一度爲俘虜呢！後來，被繳械的一團又重新改編，他那時又算M軍長部下的小卒了。唉，這十多年來時勢的變遷真可怕啊！

他仰臥在病床上，憑他過去的記憶追想從前的事蹟，一件件的在他眼前浮蕩着，他正不料這會是事實，他完全像迷失在夢裏一般的昏花沈沈，他的頭又有些脹痛起來了！

全國的人民在軍閥的淫威下呻吟了幾年，南方的革命運動就勃然而起了！不到多少時間，革命軍因得了民衆的擁護，革命勢力就長足的發展起來；不到半年的時間，革命勢力已由珠江流域迷漫到整個的長江流域來了！M軍長是長江流域K省的一個重要人物，他就見機，早先同革命軍接洽好了，所以非特沒有喪失了半分實力，並且由革命軍委爲K省的政治委員。當然，那時王得功又變成了一個革命軍裏的人物了！

但是，不知怎麼的革命又遭了厄運，沒有三個月，M軍長又和F省的T軍長開戰了！M軍長說T軍長是反革命，把持F省的政權；T軍長說M軍長是反革命，強姦民意。其實誰的話也沒有說錯。不要說民衆們並沒握到什麼政權，就是說他們要幹什麼事情，和民衆們也是毫不相干的。不要說民衆們毫不知道他們的行通是到底爲什麼，就說知道了也有什麼用呢？所以說把持政權也對，說強姦民意也一些不差。王得功也莫明其妙地幫了M軍長拿T軍長打了一陣，幸虧沒有損失多大的實力。

到後來，就是最近一次的戰爭發生了！M軍長奉令調到前線去，他本來是可以不去的，因爲自己要想擴充一些實力。竟毅然地開赴到前線去了！表面上是說要打倒C軍閥，實質上是各人要擴充自己的實力而已！但是，不幸得很，C軍閥竟沒有這樣的容易會被他們打倒，第一次開戰就受了一個重創，終至敗退下來了！王得功也就在這一次的戰事中，左臂上給敵人中了一彈，隨後就被監禁到這監獄裏來了！

一幕幕的往事在他腰裏像電影般地閃過去，到頭來小兵是依然小兵，不要說做不到什麼大的官，就僅足以維持生活的錢也沒有了，長官們同小兵說總是爲的國家要犧牲。以前的欠餉說是爲了國家沒有錢，現在呢又說爲了革命了！革命是大家應該犧牲的！但他不明白爲什麼小兵們就應該犧牲，就應該拿性命去換，而長官們却依舊沒有犧牲一根毫毛；依然過他們各自的淫樂的生活。

如果革命就是這樣的，他真不願意革命了！

況且，M軍長以前不也是一個軍閥麼？而且又給抽殺了不少的革命黨人呢！他現在居然也掛起革命的旗幟來了！

“難道革命就是這麼一回頑意兒麼？”他真十二分的迷惑了！

他想到自己過去的十年來的經歷，真像一個夢幻一般，自己却完全憧憬在這個夢幻裏；然而現在呢，一切的幻想，完全像輕煙般的消失去了！

“我現在是仍舊一無所有啊！”他想到這裏，他忍不住想哭起來。

他眼看見這十年來自己所親身經歷的戰爭，那一次戰爭是真正爲的國家，真正爲的民衆，完全是一些不要廉恥的軍閥，互相殘殺而已，互相爭地盤而已！他雖然是一個小小的排長，但對於親身所經歷的戰爭的因果關係，却看得很清。真的，他雖然是一個小小的排長，但對於一切事情，都看得很清楚呢！

以前呢？他的確也是爲了利祿的心所薰染着，爲生計問題所束縛着，所以他肯隱沒了自己的良心去做殺人的工作。他也滿想將來做一個大元帥做一個總司令；但是現在呢！一切的幻想都沈在無底的絕望的深淵裏去了；他更有什麼希望呢！

他夢醒似地追憶着，他想到自己親手殺過不少的並沒關係的人，他想到自己爲了要貪求利祿，維持生活去幫了自己的萬惡的魔王，做殺人的勾當，他詛咒着那帶兵的長官，詛咒着他自己。

“有什麼事情不好維持生活，却要忍心去做殺人的機器呢？”這樣的念頭在他心中盤旋着，使他的心裏十分難過。他竟隱忍不住了！酸辛的淚珠在

他的眼角邊淌下來。他真實地感到了，惟有今天的眼淚，才是他有生以來的第一次的真情的流露，這可說是對於被他打死的人的僅有的一些奠禮吧！

他還記得：當他母親死的時候，他也並沒表示一些悲傷的意思，他還笑迷迷的立在母親的死屍旁玩耍呢！這固然是他年幼的緣故，但是，同今天的滿眼淚比較起來，的確可以斷定他對於以前的一切是在真誠地懺悔着了！

“唉！”他無力似地嘆了一口氣，想從病床上爬起來，看看外邊的清澈的明月，借了秋夜的冷淒和清淡也可消消他胸中的鬱氣。

他爬了起來，又倒了下去，他的病體不讓他享到秋夜所特有的清涼的空氣。祇有外面的秋風和着落葉的聲音，却聲聲打到他的心坎裏來。

他猛然又憶起了自己的家。

本來，他離家已經有整整的十多年了！以前，在長日的奔波中，在四處的流亡生活中，在戰爭中，在砲火中，……他簡直從沒再想到自己的家。他自從脫離了學徒生活後，家的觀念就漸漸的在

他腦裏消失去了！因為怎麼呢？一則因為他也正像是一個無家可歸的人，僅有的也就是一個父親，況且也不大管束他的，這自然家的觀念要在他的腦裏消失去了！二則也因為這十多年來的生活簡直沒有一天安定過，一天到晚為軍事上的事情，為旁的事情所擾亂着，他的腦筋不能得到一刻的寧靜，所以，家的觀念在他的腦筋裏，一天天的淡薄起來，而致逐漸地消失去了！

但是今天呢？今天好像他以前的半生的總結束。無論什麼事情，都在今晚從他的心的深處裏翻騰起來了！

他忍不住想到他的家。

他不知十年相隔的父親現在還健在否？故鄉的一切景物不知又怎麼樣了？父親雖然待他不好，但終竟是父親，在今天的晚上，不得不使他想起自己所僅有唯一的親人來。

其次，他的姑母，也很容易使他隨即就想念到的，他從小的時候就留養在姑母家裏，況且姑母也待他很好，他在那裏度過了自己的童時生活，他的

姑母簡直比他的一切的人都親切，不幸他十年來就一直沒有和姑母通一些信息，他現在也究竟不知道姑母的近狀如何，或者已經不在人世了？那麼她的慈愛的面孔是永遠看不見了！……他簡直沒有勇氣追憶下去了！他想極力鎮定一下，計劃計劃以後的事情。

唉！他的意念爲何這樣的不寧靜呢？他剛剛停住了一個思想，別一個思想又隨即滲進了他的心坎。

在他入伍後的第三年，即他升任排長的一年，他不知怎麼的竟會認識了一個女人。那時他已經二十八歲了，當然，性的問題他也是熱烈的追求着的，對於女性美的觀念在他似乎要微弱一些，但這是爲了被經濟束縛不讓他有這種奢望的緣故。後來他僥倖升了排長，而同時却在這時認識了一個女人，他自然是憑了他所有的熱情和能力去追求的了！

那個女人名字叫瑞姑，是一家開熟食店的女兒。在常人看來她的相貌是很醜陋的，但在他正當

渴求性的安慰的時候，就覺着無上的美麗了！

他感覺得她的一切都是令他滿意的，尤其是她的烏黑的濃髮，和豐滿的臀肉，在在給他以一種極強烈的肉感。爲了她，他一切都情願爲她犧牲，一切都情願爲她服務。他正不相信，自己這樣一個志強如鐵的軍人，也要爲了一個女性而陶醉的。

那是他最可紀念的一夜，他生平沒有戀史可講，沒有風流的事情可談，有的，恐怕就是那一夜了！

這是使他時常追憶到的，尤其是在今夜的幽寂的牢獄的病室裏。

那時王得功的軍隊是駐在瑞姑家的附近。所以他很容易去和瑞姑親近。大約也是深秋的一個夜晚吧？他偷偷地從軍營中跑了出來，約了瑞姑一同到附近的一個小客寓裏住下了，他們一方面是偷偷摸摸的恐怕給巡查的兵查見了，一方面又是儘量的互相溫存，互相偎依，他們是在恐懼和歡樂中過了一夜。

那就是他的生命史上唯一可紀念的一頁了！

他今天在病床上想到瑞姑時，他的眼皮上不禁又紅潤了起來。

他怨恨自己太寡情了！不該在自己的軍隊開拔的時候，不帶了瑞姑一同走，以致讓她一個人死守在家裏。

後來開拔後，經過了許多次的戰亂，連瑞姑的影子都在他的腦筋裏消失了！

他詛咒，他怨恨，他竟致沒有能力帶了女人一同走。

他真恨不得拿這樣一個社會一拳擊個粉碎。

他的內心由冷靜而溫熱，由溫熱而燃燒起來了！他拿過去的事情細細的追憶了一番，他的意識由糊塗而清晰。啊，正不料他到今天才會拿社會整個的看清楚呢！

沸熱的烈焰在他內心燃燒着，他憤怒，他要報仇，他要拿自己前半世所受到社會的苦難，盡量的復仇。

他現在並不懼怯，他現在仍以像前在軍隊中作戰一般的勇敢，他要毀滅掉一以舊世界，他現在

才真的覺悟了！

“以前的一切的過去，讓牠在經驗裏埋葬了吧！我現在要重新做一個人！今天是我新生的日子！他微笑着，他不覺忘記了自己臂上的傷痕，他奮勇的立了起來，他要找尋他的敵人報仇去了。

“我爲什麼要煩悶呢？我爲什麼要頹廢呢？我已經找到自己的出路了！那就是拿許多混蛋的新舊軍閥殺死他們，他們是我們唯一的仇人！我要復仇去！我要殺人去。”他想到末一句時，不覺高聲的喊了起來！他的亢奮的熱烈的情緒和他的鮮血差不多一齊要噴湧出來了！

但是，他剛剛想跳出去，剛剛想去找他的敵人的時候，他發覺自己是病傷着，監禁在這個牢獄的病室裏。

他絕不猶豫的從床上直立起來，右手爭着根門門，奔出去大呼着：

“同伴們！叛亂啣！叛亂啣！衝出這個牢獄的門！找我們的敵人去！我們復仇去！！”

那聲音真像晴天的霹靂一般的震響，他完全

忘記臂上的傷痕和一切的痛苦了！

夜是像死一般的沈寂，秋風夾着樹葉，仍舊在簌簌作響。全監的人都聽見了王得功的吼聲了！大家都從睡夢中驚醒起了，奔出獄室的大門，大呼着：

“我們叛亂啣！我們叛亂啣！！”

那時王得功發狂似地奔馳着，他手裏又拿到了一個火把，在獄室內亂晃。

“我們叛亂啣！我們叛亂啣！！！”

大家也都來回地奔馳着，有許多人已脫去了足上的腳鐐，有許多人已經在什麼地方找到了引火的東西，把獄室裏燒起來了！

突然間，一陣猛烈的鎗聲，湧進了無數的兵士，他們執着巨大的鎗，瞄準了每一個囚徒的胸膛放去。

不到幾分鐘，囚徒們統通倒地死了！同時，這個監獄也已化爲灰燼了！但在火光中還隱約的聽見：

“我們叛亂啣！！我們叛亂啣！！……”

血 葬

—

親愛的玉真：

我現在決心別你而去了！

你也無庸悲傷，更不用懊喪，我以為這實在是我們愛戀中的一個應有的階級；我別你而去，正是表示我們前途尚有一線新生的曙光，你是惟一能了解我的人，當然能原諒我的行為而且加以鼓勵

吧?!

玉真，當我從那個地方脫逃出來的時候，我像一個戰敗的戰士一般地懊喪，全身像蒙了一個不可洗刷的卑污的面網，我的心中悲憤着，懺悔着，全個的靈魂沈浸在羞愧交併中，那時我真想去死，去自殺，以了結我這個無恥的卑污的肉體。但是我畢竟沒有這樣的勇氣，而且，我感覺得自殺對於我也不是一個最好的方法，我的肉體雖然可以燬滅，我的靈魂仍舊是卑污的；所以，我經過了一度躊躇思索之後，我決定出亡，流浪去，我仍舊要爲這時代盡一些力量，以後應當努力，獲得最後的成功，贖去以前的罪愆，洗出以前的恥辱，報弟兄們的仇……

我決心別你而去，玉真，請你千萬不用悲傷，我們都是這時代中的畸形兒，以前我們並沒有決心去從事革命，祇憑了一時的情感衝動，當牠是消消積悶，玩弄玩弄而已，所以，當我們剛剛要踏上這時代的舞臺的時候，一脚還沒跨上，一脚却早已向後退了，到頭來總是演了一幕悲劇的喜劇，終

于沈淪而幻滅了！

對於時代既然是這樣的不忠實，於是，我們終久做了落伍者而脫逃了。

現在想起來，真令我不忍回憶，那一幕淒慘的悲劇，幾個熱忱的青年，大家都在血的葬禮之下犧牲了！他們那臨刑時的英雄慷慨，那熱血飛濺時的壯烈情形，那偉大的血的葬禮……我親自目視了這個情形，差不多使我立時昏厥了過去，幸而那嘈雜的看熱鬧的聲音使我又回復了平時的意識，我感着一陣熱血在心中沸滾着，週身的每個細胞都緊張地抽縮着，一個偉大的啓示驚醒了我懦怯的身心，我重新要爲這時代盡力呵！

親愛的玉真妹妹，如果要問誰從沙漠似的生活救了我起來，使我重新得了愛苗的滋養，認識了人生的真諦，積極地向着前途有目的地前進，那就是你的力量。你的愛，使我對於人生正確也執着，而且你是從悲觀的沙漠的生活中救了我出來，使我重新走上人生的大道；玉真，這是我永遠不會忘記的，同時，也是我永遠不願忘記的。

但是，我對於革命的觀念却始終是模糊的，對於社會的認識，也始終是片面的，不是整個的，即我以前的行動是並沒有革命的意識，而祇有一些淺薄的革命思想而已！所以我對於革命，是完全憑了情感的衝動而無意識地參加的，你想，這是多麼危險呵！所以，我不能不感謝那幾個壯烈的英雄對於我的啓示了！他們被捕後的那種不屈的精神，他們臨刑時的那種壯烈的情形，在我的腦膜上印了一個永遠不可磨滅的傷痕。我從這個啓示中，得了重新的覺悟，新生的曙光，我感覺着以前的卑污無恥懦怯，我慚愧；我羞憤，我從這幾種交織的性情中，我確實得到了新生的機會。

我要爲這時代盡一些力，我不應當再藏在背後看着人家扮演一幕幕的悲劇，這不是太無恥了麼？我要切實的走前來，做一個時代劇的扮演者。

呵，別了，真妹，我們以前太對不起這偉大的時代了，以後一定要極力補過。如果要問什麼時候才是我們重溫舊夢的說話，那就要問什麼時候這時代才能重新展開起來呵！

呵，別了，真妹，這還不是我們能講戀愛沈浸在溫柔鄉的時代，我們須先造成讓我們能夠沈浸在愛河中的環境呵！

親愛的妹妹，別了，以前的一切，我們統統算作一場幻夢吧——不，是一場噩夢——以後我們各自努力，創造新時代起來讓我們繼續從前的舊情。

二

一個春花怒放的冷靜的下午，空氣中散佈着幽香的氣息，一切都隨了這春光在生動發育着。那時江南正迷漫了革命的壯潮，由幽麗的南國流蕩到這暮春三月的江南來。這如狂的熱潮，捲起了萬丈光茫的火燄和着新生的活力，民衆們都給這熱潮打動着，浮活着，動搖着，整個的社會全在不安的狀態中了！

我，那時尚在一個學校裏，但是也只可說我的肉體是在學校裏，而精神及思想，却完全在外面活

動了！

我那時是負着學生聯合會的責任，同時又負了一部份職工運動的職任，而且，我又要在校裏上課，這樣我不是很忙了麼？但是，如果情願做的事情，就說一天忙到晚，也不會怨恨呢！那時我的確拿全部的精神都傾注在這上面。

玉真，我的姐妹：你還記得麼？這不是我們最可紀念的一天麼？同時，也就是我能向墮落的開始。妹妹我不是怪你，你千萬不要生氣，你如生氣那我的罪便益發大了！這都是我自己的錯誤，我的意志太不堅強，我不能正真執着戀愛的真諦。嚴格說起來，那實在也就不能說什麼戀愛，簡直是我卑污的心侵占了我妹妹的肉身而已！真正的戀愛是完全建築在理知和情感的合流上面的。那時我完全憑了感情的衝動，拋棄了一切理智的建立，所以我和妹妹的關係，竟至影響到我從革命的陣綫中脫逃了出來。玉真，你得千萬別疑心我是在責怪你，我如何會責怪你呢，知心的妹妹，你當然是完全能知道我的，我今天要重複的提起來，無非我仍

舊對於妹妹的忠忱，和我以前的錯誤，作將來我們二人共同改正的機會罷了！妹妹，你當能知道了吧？

但是，我們的行動雖然妨礙到革命上而去，而那時我對於女性的一片赤忱，我對於妹妹的一棵滾熟的赤心我的 Sentimental 的病態，我却始終是不能忘記，而且要永遠做我生命史上的可紀念的鮮紅的一頁。

正是學聯會秘密成立的一天。我被推做 C 校的代表，你却是 B 女校的代表。大家就在那種嚴重的空氣下偷偷地成立了！同時，我也就是在那個時候同你認識的。

會場上的秩序很不好，大約是第一次開會的緣故吧？大家都吵鬧得很利害，尤其是對於組織問題上起了一個很大的辯論。但是你却始終沈默着，保持幽默的態度。有時立起了發表一兩句話，都使人心服。那並不是你是女性的關係，說的話就特別有效，會場上的人我相信沒有一個人有這樣的偏見，的確你的話能使人心服，你始終保持着冷靜的

態度你不常開口，大約就是這個緣故了。記得我們對於組織問題辯論得很劇烈的時候，大家幾致要用武起來了，有的簡直立起來要聲明退席，吵鬧的聲音在戶外也可聽到，在這樣危險的狀態之中，你却輕輕地立了起來，勸我們不要再胡鬧，大家同是在被壓迫下掙扎着，同時在要求解放，況且，現在黑暗的時代尙未過去，而光明的時代則尙在我們的手中待我們去創造，大家決不可爲了這一些小事就爭論起來，以致竟影響到大局方面去。你這一番激昂慷慨的話，拿全會場的人都震懾住了！有的竟致流下淚來，於是，這個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了！

我就在那時特別的注意你起來，而你，也好像對於我特別關心似的，不時的用別的機會，來和我作私人的談話。就在那個時候，我們又同時被選爲學聯會的執行委員，於是使我們接觸的機會當然更多了！

九個執行委員中，我們兩人算最親近，我後來簡直變到半天不見你，心上就要覺得難過，在校裏當然沒有心思上課了！而教師們也漸漸的對我注

意起來，我就益發荒蕩了！我簡直一天到晚跑在外面，不想回校。

有一天的下午，大約四時光景，我在校裏已經上了二節課，第三節是公民，那些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論我委實不高興去聽，我覺着悶得慌，所以又在校裏告了一個假出來了！好在校裏也不在乎我了，所以我倒可以自由出入。

出來後，照例的到A君那裏去，同時也就是我們學我會裏的秘密辦公處。我迎着溫柔的春風，楊柳的枝條打在我的背上，桃花的鮮艷的瓣子撲在我的面上，那時我心中充滿着愉快，希望，光明……我的體力也更見健旺，我的精神也更見活潑，我在路上已經想好，到了那裏，你或者已經在那裏了，我就走上去和你握一握手，同時，你必對我嫣然一笑，於是我的什麼煩惱都可消去了。

壯健的體力，輕快的脚步，不一刻已經到了那裏了！到時，已快近晚餐時候了，那時L校的F君，和y校的T君也都在那裏，A君當然也在那裏，連我共有四個人，我們四個人就在那裏吃了一頓晚餐，

F君因事先走了，T君同A君在頑着撲克，我因為不會而且不願來，所以剩了我一個人。獨自的孤單單地坐在床上發呆。

唉，玉真，我的妹妹，那時我苦苦的在期待你來，我的心真是快要破裂了！我滿身空虛，週遭的環境變換得異常地可怕，我好像落在一個萬仗高的深淵裏，我又好像跌在一個沒有生氣的冰窖裏。呵，妹妹，在你面前我的生活才能充實呵！

好了，你畢竟沒有失約，你竟來了！我趕緊走上去要和你握手，他們却先喊來出了！

“噯，密司楊來了！你的夢良爲你等得很長久了呢！”T君很俏皮似的說着。

“哈哈，來了！夢良，你的Wife來了！”A君的說話更令人難堪了！

那時，我要想伸出去和你握手的手早已縮回來了，你的面孔也漲得飛紅，停止了脚步要想不走進來的樣子。幸而y君還好，走到門口去拋了你進來，一面還假裝埋怨着A君：“老A，你的說話太使人難受了。我們幹正經事要緊。”

你進來了，他們却仍舊繼續的在玩撲克。但是你的羞澀的餘暉却仍舊在你面上流露着，在水銀色的顫動的電光中，你的處女的風韻益發顯得美了！

真妹，我實在不願用一般平常人形容處女的字來形容你，褻瀆你，反而隱去你的真美。總之，你是無比的美，你是崇高與偉大，我的渺小的靈魂祇能永遠在你的裙下膜拜。

你是無比的美，你是 Angel，你是上帝，你是……你是……

我們在晚上十二點鐘才從A君那裏出來，然而校門是已經早已關了，不得已（也許是我最喜歡的呢），我們一同投宿旅館去。

妹妹，你想：那時以一個未涉社會的青年，和一個天真純潔的處女投奔到旅館中去，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麼？

我們雖然是分着二張床睡的，但我一夜簡直沒有睡眠，我的內心在矛盾中交併着，墮落的思想在我心中上下起伏着，我時時想爬起來，但隨即

又勉強地睡下了！我有時趣直想爬到妹妹的床上來，但不知又被什麼大力拉住了！在東方像已經要發白的時候，我實在再耐不住心中的焦燥，我爬起來捻亮了電燈，竟大胆地走向妹妹的床邊來，不提防妹妹從床上先喊起來了！

“誰呵？”

我完全被嚇住了！我像幹了一件最卑下的事情一般地胆驚地低低回答了一句：

“是我。”

“這樣早就起來了，怎麼不睡一會兒？”

“我睡不着。”我又胆小地回答。

我的親愛的妹妹，幸虧你那時醒了吧，不然，說不定會幹出我們理想以外的事情呢？！

自從那一次以後，我們的愛戀像熱狂一般地高漲起來，同時，對於革命却逐漸的清淡下去了！

我們同時是負的學聯的責任，但自從我們倆有了關係後，我們對於工作的熱度却逐漸地減低下去了！起先尚能維持現狀，到後來簡直不常到會，拿許多事情都擱置下來，以整個的時時間，都消

磨在我們的幽會和戲謔上面去了！

我依然不大到校裏去上課，即學聯裏和工會裏也不常去，我簡直拿這種工作完全拋棄了！雖然有了許多人來勸我，但我像中了迷藥一般地不易蘇醒，祇是敷衍了他們，依然幹我們的事情去。

你在那時又何常不如此呢？你後來又負了婦女協會的工作，但是你這二處地方也不常去，據你報告我，你的日常的生活就是：(1)在校裏無聊的上課；(2)興奮地寫情書；(3)出來和我幽會。

玉真，無疑地，我們那時的生活都是墮落生活！

呵，性的力量真大呀！

三

革命的熱潮一天天的高漲起來，江南的暮春點染上了血花的色調，一切都沐在恐怖的期待的新鮮的意態中。

因了時代的加速的發展，環境的急銳的變化，

所以一切工作也都異常地緊張起來，工會，學聯會，婦女協會，這三個都是民衆團體的主幹，工作也最緊張。

“這會再不能偷懶了！我們要努力一些！”

“是的，我們要努力一些，明天起，我們各自到團體中去辦事吧！不許再這樣的浪漫了！”

有時，我們也曾這樣互相的勉勵過，我們也感到前途的恐怖要極力的振作起來，但是，這不過是一種口頭的話吧了，我們何曾真的加緊的努力起來呵！真妹，我們要向這時代和被難的同伴們深深的懺悔呵！

終于一個永不可磨滅的怖人的夢來到了。

彷彿是三月二十八那一天吧？唉，那一天，我傷心，我痛哭，最後，我乃不得不說一聲這或許也是我的欣幸吧？

那一天，是我對於革命臨陣脫逃的一天，是我懦怯心理完全表演出來的一天，也就是我的生命史上刻劃了一個階級的時期，我的新的生活，也要於那一天的發動而開始了！真妹呵，我想到這裡

我的心上不知混合了幾千百種的感情，有甜密的，有酸的，有辣的。……

妹妹，我寫到這里。手似乎很酸了，今天從早上八點鐘起身，一直就動筆寫這封信，這時已快近下午二時了，我還沒有吃到一些東西肚裏很覺着一些飢餓了！真妹，你允許我去吃了一些東西再來繼續寫這封信麼？況且，如果不吃東西前，我簡直沒有勇氣來追述這一個怖人的夢——那許多同志們被捕時的情形，也許我的東西要爲了這而吃不下去呢！所以還是讓我吃了東西後，再來繼續寫這封信吧。

★ ★ ★ ★ ★

飯已經吃完了，精神又強了起來，我要來繼續寫完這一封信，呵，這一幕怖人的夢，想起來真還有一些餘悸呢。

那時因爲時局加速的發展，所以民衆們要積極的自動起來，連日開了許多密祕的會議，決定在三天後一致發動！全個的民衆都動員起來。

這個決議是很秘密的，差不多除了幾個重要

的負責人外，其餘的沒有幾個人知道。因為這是關於整個的大局的事情，不能隨便給人知道，要嚴守秘密，到那時隨即發動起來，敵人方面自然會措手不及，那我們就會得到最後的勝利。

真妹，我們那時處在這樣的嚴重的局勢之下，我們還是依舊講着個人的事情。而拋大局于不顧，這不是該死麼？

N機關是我們的總機關，你當然也是知道的，在出事的昨日，本來就聽見了一些風聲，但一則因為那裏存着許多東西，一時不易搬運；二則總當是一些輕浮的謠言，沒有切實去注意它，事情就是在這種狀態之下發生了！

呵，那真是一個怖人的夢呢！然而，我們却脫逃了！

在三月二十七日的夜裏，我們在C影戲院看戲的時候，本來就約定二十八日到F公園去遊玩，同時F公園又在舉行着一個盛大的音樂會，我們也想去參加一下。但是，就在二十七日的夜裏，我們接到了一個通告，說二十八日下午二句鐘要在

N機關開緊急會議，叫我無論如何須出席。

當我接到了這個通告，的確令我遲疑了半天，‘去呢，還是不去呢？’那時我完全被個人主義的思想支配住了，我決心不去，我決心赴我們自己的約。妹妹，在那種千鈞一髮的時局下面，我却臨陣脫逃，我真的會臨陣脫逃，唉，不知如何才能消去我的懦怯的恥辱呢！

我不去赴會的原因，雖然並不知道有什麼危險的事情發生，但後來想起來確實有這種嫌疑呵！

真是一個迅雷一般地震驚，當我們從公園回來的時候，全個的縣城已經傳遍了這個消息。

“破獲×××總機關！”無論街上什麼一種人總是在講談這一件事情。在每個人的表情上，可以看出他們一種驚異而且恐慌的色彩完全顯露在面部上。

報紙爲了這件事情特地出了一張號外，以表示牠消息底靈通。

總之，這件事情是全縣中一種最重大的事情，這是沒有疑異的了！

當我聽到這個消息後，我的舌頭簡直伸出了半响還沒縮進去，我驚惶得連話都說不出了！同時，我又感到一陣內愧覺着深深的不安，好像沒有同他們一同被捕是無底的空虛。

那個機關破獲時的情形，和那幾個人被捕的情形怎樣，我是完全不知道的，最令我不安而牽掛的，就是他們被捕後到底是如何，有危險沒有。我也顧不得自己的危險，我既然脫逃了出來，沒有同他們一同捕去，在我自己已經感到一種異乎尋常的羞愧和不安，我的神經中樞也失了主宰，我急急的跑了出來，匆忙的要去打探他們底消息。

真妹，那時你恐怕也已經知道這個消息吧？你恐怕已經是回校了，我也來不及來同你一同出去，我獨自一個人走出來，就打探他們的消息去了。

暮色已漸漸的籠罩來，宇宙全被黑暗支配着，一切都顯出一種死氣沈沈的樣子，好像這個世界的光明被蔭蔽去，現在是完全黑暗占領的世界了！我恐怖，我焦燥，我煩悶，我羞愧，我憤恨，我的腳隨了我的感情向前直奔去，但是這茫茫的前途，我

到底到何處去呢？

我那時真的幻滅了，我感覺着這個世界是終久黑暗的，終久是爲惡魔的勢力支配住的，我們雖然要想掙扎，但是終久沒有這樣的大的力氣，唉，我真想……妹妹，那時的心理我簡直不敢回憶呵！

我無目的地仍舊走到了 N 機關的前門，我戰慄着小心似地走了上去，在模糊的燈光下，隱約可以看見警備司令部的二張大封條，交叉的貼在那門上。剛在那個時候，N 機關的鄰居王老伯開出門來，看見了我顯出了很驚惶的樣子，輕輕地走前來，用他仁慈而和善的眼珠，注視了我一回，用他的手拍了我一下，似警告又似勸慰似地和我說：

“呵！先生，你怎麼再到此地來，這個機關已給大兵們封了，人都捉去了！”他說完了用手對我一揚，大約是要叫我快些離此地以避危險的意思。

“他大約是認得我的吧？”我肚裏在這樣的盤算着，心裏不覺有些驚惶起來。同時我又想到了，我不是常到此地來的麼？他是此地隔壁的鄰居，當

然是常常看見我的，繼又看到他那種溫和的樣子，我又胆壯起來。

“老伯，對不起，你能告訴我他們是怎樣被捕去的麼？”

“嘎，了不得，真害怕，你到我家裏坐定了再告訴你吧！”

于是我就隨了他到他家裏去了！

坐定後，他就細細的告訴給我聽：

原來是那天下午二點鐘的光景，N機關的門前突然來了許多兵士，況且有的還執着匣子砲，簡直像臨大敵的樣子，來的時候，在附近都佈滿了步哨，不准行人通過，然後許多兵士就擁進那個屋裡，任意搜索，但是那屋裏的人竟起來和兵士抵抗，他們也有手槍，棍刀等東西，大家就在那屋裏惡鬥起來，一時手槍的聲音，打的聲音，哭喊的聲音，雜亂成一片附近的人都關緊了大門，不敢出來，終于因為屋裏的人少，給兵士打敗了，況且在當時就打死了一個人呢，那般紅的血跡……

真妹，我簡直再不忍聽那老人說下去了！

後來這許多人就統統給兵士們反縛緊了手，
一個個牽到警備司令部去了！

聽說屋裏的許多重要文件及武器等也都統統
給抄去了！

唉，這無底無邊的這樣大的損失呀！真妹，我
那時聽得呆了，就是現在寫起來，心裏也在跳個不
止呢！手也震動得利害，所以字是寫得這樣糊塗。

我那時的心理是起了這麼樣的變化呢？我始
而恐慌，繼而憤懣，終而羞愧了！妹妹，我那天如果
不和你先有了約的說話，那麼不是我也去赴這個
會，同時和他一同被捕了呢！唉，我真情願同他們
一同被捕去呢！不然，我簡直覺着無際涯的空虛，
我像沒有盡了責任似的一般胆怯，我又像幹了一
件虧心似的一樣虛心……我，……說我不出！

妹妹，這個缺陷是永遠填補不了的了，除非這
個世界毀滅了，我雖然仍舊是振足起來，要重新爲
這時代盡力，但我的心理是有了一件永不可彌補
的空虛，我爲這苦悶着，我總是一個脫逃出來的懦
怯者呀！

他們幾個人自從被捕後，我的心簡直沒有一刻能平靜，有時，憑了自己的感情，隨即就想跳起來和黑暗勢力拼一下命，救起了我們被難的許多同志，但這種勇氣却隨即就給事實底困難和懦怯的心理表現壓服下去了！我仍舊幻滅。

我好幾回想到獄中去探視探視他們，我覺得這是我的義務，但終而連這種勇的氣都沒有。我一則怕自己也遭了嫌疑，給他們一併拘禁起來一則聽說警備司令部的戒備很利害，況且那被捕的人又都是主犯，另外隔別的關在幾間屋裏，旁人是不准去探訪的；我爲了這二個難關，我竟連這一些義務都沒有盡呢！

回到校裏，我課也不上，期待着預期的不測底禍患的發生。

四

一個偉大的血的葬禮來了！

那天我剛從校裏的牀上起來，曙光初啓，天上

仍舊有些暗朦朦，像籠罩上了一層濃重底薄霧，正是暗示着這個世界尚在矇混之中，光明尙是隱在雲端裏，而現在呢，正是“夜未央”的時代呢！

妹妹，我那天早晨起來，好像已得了一個預感似的，一夜心神彷彿，早晨起來時，心上萬分不安，焦燥，苦悶……

終于這樣的新聞傳入我耳鼓來了！

“聽說今天殺人呵！”

“是的，聽說的今天是殺×機關的主犯。”

這隱隱約約的傳語洩漏到我的耳膜中來，我是怎樣的傷心而又悲苦呵！我差不多完全爲這件事情支配住了！我的神經也麻木了，我的知覺也反常了！

“呵！被捕還不過三天呵！”同學A和同學B在這樣的隨意地談着。

“哼！本來現在是什麼時候，全城戒嚴呀！況且前方軍事緊急，捉到亂黨是隨即軍法從事的！”同學B 這樣輕飄似的回答。

唉，妹妹，你不知我那時的心已經早已漂列外

而去了，漂到那幾個弟兄的身旁去了，漂到刑場上去了。

我急急忙忙的收拾了一些東西，就離開了學校到外面去預備參與這個偉大的血的葬禮去！

我在路上走着，也似乎覺得那種空氣異常地淒慘而且沈悶，我的週圍像有一羣魔鬼在包圍着我，使我無可奈何地焦急煩悶。

事件終於將要發生了！大街上已經擠滿了看熱鬧的人，有的私下地震驚似的在談論着這件事，有的却似十分知道似的昂然的在談講着。總之，那小小的縣城已給這濃重的空氣包圍住了。

“唉，現在年頭也真的變了，什麼革命，什麼黨派，吵得一塌糊塗，結果還是被殺，那何必呢！”這是一個老者的口吻，他像不勝世事升沈之感，在他的語氣中我們可以看出他倒並不是不同情于革命，而他是反為這幾個革命青年的被殺而惋惜了。

“媽的，今天殺十個，明天殺八個，後天殺×個，殺吧，你儘量的殺吧，反正我們有一天也要來同樣的拿你們如法泡製的！”這一聽就是青年的口吻

了！

更有一般婦女們呢？她們也不像老年人的省事和慨嘆，也不像青年人一般的激昂奮勇，她們即在背後低低地只有嘆氣和惋惜。

真妹，你在那時是怎麼樣的一個情形呢？你總不致像一般婦女們的懦怯的表現，專事嘆氣，而不求出路吧？我猜想得到你一定也像青年人一般的在激昂慷慨地咒罵着，恨不得拿惡魔一口吞下肚去呢！

我那時的情感呢，似乎又走到幻滅的一途去了！我祇覺着前途的渺茫。黑暗勢力的強大，而自己的無能……

我繼續的沿着那條路走過去，期待着這幕悲劇底展開。

已經到了刑場了，我也像待決的囚徒一般地惶恐不安。血液在我週身上下循環的流動着，我的手足冰冷，冷汗在我背上一滴滴的分泌起來。我看見人家那種幸災樂禍的看熱鬧的態度，我心上不覺憤恨起來而咒罵他們了！

“你們這般無恥的鹿豕，人家爲你出了多少代價，你却等在背後快樂地看熱鬧呢！呵！不可救藥的墮性的民族！”

其實，照他們剛在的談話聽起來，一般民衆對於被難的革命者之表示，是多麼好呀，至少，他們是不會常看熱鬧一般的輕視呵！呵！我太多心了！他們因爲了這是和他們有切身關係的重大事情，才這樣擁躍地來看呢？——也許是祭吧！

悲劇發生了！血的葬禮開展了！

遠遠地來了許許多多的武裝的兵士，荷着槍，吹着步號，八個犯人赤着膊，反縛了雙手挾在兵士們的中間，……

呵！寫到這裏，我的手突然異乎尋常地顫了起來，頭也昏暈了，我不忍追憶這一幕怖人的悲劇，然而我又如何能不寫出來呢？

呵！那不是林生同志麼？我首先看見他，他昂然的坐在大籃裏，他的筋肉都強壯地暴露着，精神更見興奮了！

隨後是王復生同志，他同林生同志一樣地坐

在大籃裏，不過他的身體似乎稍微矮了一些，面部上突出了火焰似的血色，可知他的憤懣的情緒已到了最高潮的熱度。

陸志方同志更利害了，他還在籃中極力地掙扎着，口唇張開，而且時時展動，那一定是在喊口號了，可惜我距離較遠，聽不見他說的到底是什麼。

呵！一個個，我不忍再看下去了，我是一個最懦弱的人，這是絕無疑義的了，我在他們一羣犧牲者面前，一羣英雄面前，我是像個什麼東西呢？

我內愧，我竟致流淚了！

突然，一陣天崩似的響聲，絕斷了我凝思的思想，我放眼向前一看，呵！一個個，一個個，已給那白刃斬下，在熱血噴發中了！民衆們正在拍着手，不知對於死者是悼念呢，抑是歡喜。

我眼前一黑，險的跌在地上，我的眼前祇浮盪了萬丈的金光，隨了這熱血的噴發，幻成一個偉大的血的葬禮！

呵！八個英雄葬在熱血高張中了！那噴發出來

的如火龍似的熱血却永久做了他們的偉大的奠儀
了！呵！偉大的葬禮！

這是夢麼，真妹，我實在不相信這是一個現實
的世界，呵！我是做了一個現實的夢！

會 心 ☆ ☆

玉真，這幕悲劇也寫完了，我現在是決心別你
而去了！這八個英雄是時時刻刻的浮盪在我的腦
膜上，他們在督促我，呵責我，我現在是的確負
了一個最偉大的使命一般，我要為八個英雄報仇
呀！

真妹，別了，我們無論如何要為這時代出一些
代價呢！我們雖然是這時代的畸形兒。但我們的事
業千萬不要做了畸形的事業呀！

別了，我如果能夠回來時，妹妹，那時才是我
們講戀愛的時候了！

你的最忠實的夢良。

口 號

是秋天的傍晚時分。

N市街上的同興茶樓裏擠滿了看熱鬧的閒人，大家的面上都現出了一付期待而又恐佈的表徵。微帶着緊張的空氣佈滿了這小小茶樓的週遭。

“到底又爲什麼事呢？”一個中年婦女手裏抱了一個小孩擠在人羣中無意識地問着這句話。看她的面上，也似乎爲這件嚴重的事實震動了她，使

她要在這件事實上追求一個根底起來。

“當然又是亂黨囉。”同興樓的主人胡成全微帶了感傷的口氣回答了那女人的話。

“唉！今年的亂黨也實在殺了不少了！前天不是剛剛殺了五個——吓，那血淋淋的頭實在可怕呢！城門上的血跡還沒乾，今天倒又殺人了！”一個老者，他似乎帶了不少憤慨的情緒，向着大家演說般的講着。

“咳，怎麼還不來呢？”有幾個不耐煩的人像無心聽他們談講了！他們都從裏面走了出來，立在茶樓的門前，大家不時拿眼睛向南方望去，期待着事實底發生。

“王元老伯！你算算這個新縣長來了後殺了多少人了？”原來王元老伯在平常最喜歡管閒事，他不時的和人家講他幼小時候的故事，那時還是有皇帝的時代；殺一個人真不容易，輕易是不殺人的，所以他咒詛現代總不是一個好時代，簡直是一個殺人的時代；今天他也在同興茶樓裏閒坐。

“唉，再不要說起，讓我來算：初來時，先給他

殺了三個，那當然的；擺擺威風，後來，接連，二個，一個，七個，五個……嘎，真記不清了！約摸有三十個以上了！”王元老伯微微的嘆了一口氣，顯出他是一個弱者的無力的怨訴。

“哼！所以這個世界非推翻不可！試問他殺了我們這許多人，那一個人是應該給他殺的！強盜麼，強盜因為不能維持生活，況且，槍劫富人的東西能算什麼強盜，像這許多混蛋的官兒，他們壓榨我們窮人，吸我們窮人的脂膏，那才是真正的強盜，那纔是唯一的土匪！更有什麼亂黨哩！這個名詞最容易加在人家的頭上了！做一些反抗現社會和現政府的行爲就是亂黨！哼！亂黨！我們倒情願做亂黨呢！我覺得亂黨才是我們窮人的救主，才是新社會的創造者。”

大家多給這個特殊的音波吸住了！拿眼光都集中到那個說話的青年身上。那青年的面孔已說得很紅了。但，憤懣的氣概他是完全沒有消除掉呢！看他的神氣，真恨不得吞滅掉一切的殺人的魔王哩。

夜幕漸漸的罩下來，同興樓的茶客也漸漸的稀了！當然，有許多等得不耐煩的人是早已回去了，僅有的幾個茶客，大都已顯出十分疲乏的神氣來，沒有心思講論這回事了。

那時y縣長正睡在三姨太太的煙榻上，一手摟着姨太太的嫩白的頸項，一手接了烟槍呼呼的大吸，三姨太太一面在和他裝烟一面還和他在談講。

“老爺，這幾天你真太辛苦了！有時午夜的時候還要出去審犯人，害我候得真焦心喲！”三姨太太說完後，露出了一絲嬌媚的微笑。

“是！那幾個亂黨簡直混蛋，算算已經殺了不少了，他們還是不怕死，弄得我也沒辦法，我祇有儘量光的殺他們才行！三姨太，你不要氣，以後我叫人代審就是了！”y縣長舒適地躺在榻上，不經意地看着繚繞在空間的煙霧。

“那麼，捉到了亂黨，爲什麼不隨即就槍斃或者殺頭呢？”

“哈哈！你們女人家真不懂事，殺人沒有這麼容易呢！先要審理，更要有確實的證據，然後才呈

報省方，俟省方命令下來才可執行。最近捉到的幾個亂黨，我因為身體有些不舒服，所以祇審理了一次就呈報省方去了！”

“噯！殺一個人這麼麻煩！那麼省方會准不准呢？”

“那裏會不准呢？祇要呈報上去說如何，覆電是沒有不准的道理的。”

y縣長說到這裏，喝了一口濃茶，頭一斜，微微的要睡着去了，他的手還是摟抱着三姨太太的胸臆。

“老爺。省裏的電報到了！！”一個僕人模樣的人突然走進了y縣長的內室。

y縣長丟了三姨太太突的坐了起來，他借了烟的刺激，使他的精神興奮了許多。

接過僕人手裏譯好的電報一看，知道就是前次呈報亂黨的事情的覆電。

“着卽槍斃”y縣長帶了一些得意的微笑。他於是走出內室，升坐公堂。

那時已經傍晚時分了！殺人的消息早已由衙

門裏傳出去。一般民衆多爭先恐後的擠到門前來
看熱鬧。

大堂上點上幾枝大臘燭，拿本來的電燈熄滅
了，說是表示威嚴的氣慨的。

當y縣長去叫差人提犯人來的時候，忽然有一
樁事件梗到他的心中來，使他很煩悶。

這是什麼呢？原來以前給y縣長槍斃的幾批亂
黨，當臨刑的時候，總是狂呼着謬亂的口號，這非
特有損y縣長的尊嚴而且顯出他是“視死如歸，”
毫不畏懼的氣慨；因此，倒引起了很多人的同情，
對於犯人。

前回殺掉的五個亂黨，雖然y縣長已經想了一
個法子；就是拿每一個亂黨的口裏塞了許多棉花
，但不料竟沒有什麼效果。在亂黨還未到刑場之
前，已經拿口裏的棉花吐出了！當然，接着就大喊
口號了！況且比以前的喊得更響亮，更激烈，末一
個亂黨還大呼“打倒y老狗”，“殺死y老狗”，那時y
縣長正在後面監刑，聽到這樣的口號，真使他眼睛
裏冒出火來，隨即命令行刑的人不要槍斃，改斬首

示衆，算洩了他胸中的怒火。

這回的幾個亂黨又是顯得很倔強的，塞棉花當然仍舊沒有什麼效果的了！

y縣長真的爲這個事情煩悶起來了！

“他媽的！這真費事！”

但是，在y縣長一度躊躇之後，他總竟想出一個很好的方法來了！

他於是叫差人預備了一束麻繩和幾片竹片，俟犯人翻縛好了，拿二片竹片以麻繩結住犯人的上下嘴唇，更恐防太寬之故，拿麻繩穿過肉內。這樣一來，實在比棉花好多了！

果然有効驗的，當每一個犯人的嘴唇給縛住了後，一動多不會動了！

犯人共有三個，都赤膊着在前面，二個人扛一個，y縣長當然仍舊乘着轎子在後面監刑。

已經是深夜時分了！在y縣長手里深夜殺人這還是第一回。所以戒備得很嚴厲。天空中佈滿着陰森的冷氣，攪和着秋夜時所特有的露珠，真使人感到異常的恐悚和寒冷。整個的宇宙被沈黑的色彩

和嚴重的空氣所籠罩住了。

同興茶樓里已闕無一人，那個熱烈的青年也不知到那裏去了，剩下來的祇是一片寂靜，處處預示着一個恐怖事件的將要發生。

犯人從衙門出來一直經過大街小巷直至刑場都無動靜，空間祇流盪着兵士們的步伐聲，喇叭聲，y縣長正在轎子裏得意的微笑着，他正在想這個法子正好，說不定別縣也會採行呢？那麼，自己的地位豈不是更可增高了麼？他更想到三姨太太是太老了，現在並不什麼漂亮，最好是討一位四姨太太……

突然間，轎子停下了，他知道是刑場到了！他坐在轎裏靜看着前面的行刑。

但是這正是出於他意料之外的，當他的轎子剛停下來的時候，他耳朵裏又聽到一陣狂呼的口號聲：

“打倒 y 老狗！”

“殺死 y 老狗！！”

„×××萬歲！！！”

他簡直害怕得利害，爲在深夜因寂靜中他聽到了這種口號，大使他恐慌與不安。

但是徵幸口號剛喊完時，槍聲即起，口號也隨之而止。

轎子停在衙門前，他方才呼了一口氣，意識漸漸的回復過來。但他到底不知這口號是誰呼的？後來問了行刑的人，才知道是第一犯人裂開了嘴唇上的竹片狂呼着。雖然血液在嘴唇上淌下來，但是他依舊喊着口號，幸而行刑的人手快，沒有讓第二，第三，個犯人接續的喊起來，然而，已給y縣長一個很大的驚慌了！

現在y縣長所煩悶着的，還是這個口號問題，他想盡了方法，再想不出一個頂好的方法起來，叫一班亂黨且在臨刑的時候不致狂呼口號……

阿羅的故事

發 端

僅祇能終日靜坐着的牢獄的生涯，本已是一種酷虐的苦刑。而在三點鐘吃過夜飯之後，到暮色完全籠罩下來的八時之前的這一段時間，尤其是最不易度過。在這些時間之內，囚犯們除去在那一寬不及四尺，長不過八尺的監房裏。如被困在籠裏的野獸來往走動而外，祇有搜索枯腸，彼此相互的

述說故事，或者談論一些可以支持着較長的時間的問題的一途。這差不多是成爲獄中的一種普遍的慣例了。最苦的，是幾個同監房的人，在一起住久了，什麼話都說完了，能記起的故事都說盡了，大家無可奈何，默默相對的時候。這真是其長如年的最難挨的時間呢……

這一天晚飯之後，我們同監房的四個人，又陷於這樣的窘境了。看看太陽還剛剛偏西，離夕暮來到的時候還很遠，都不禁又亂議起“怎麼辦”來。這是常事，每到這樣的時候，大家總是你望着我，我看着你，看久了相互的撲哧一笑。不然，就是說話了。這個說，“真糟糕，什麼都說完了，”那個却把眼睛注視着太陽的移動，嘴裏哼着小調，那捉狹的或者湊上一句，“早知道吃官司，把故事多記一些就好了。”再不然，就是陷於沉思的狀態，把頭部靠着監房的牆，拚命的想在頭腦裏壓榨一些什麼來。我們常常的陷於這樣的狀態，這一天的晚飯後又是如此了。

大家正在沒有辦法的時間，那個坐在馬桶旁

邊在搓着身上的垢污的No.1584的政治犯阿陸大約又搜索得一個好聽的故事了。他笑然的笑嘻嘻的站起，走進靠着鐵欄坐着的我們的面前，說道：

——我又想起一個了！

——好，快點講。

大家不約而同的叫了起來，彷彿枯燥的生命得着甘露一般的歡喜，彼此把身體振作了一下，又復眉飛色舞的豎起耳朵，是不像剛纔的萎靡了。

阿陸說：

——我講的是一個革命黨的事。

那個因阿陸和我的宣傳有了覺醒的紗廠紡紗間的工人No.4348的囚犯。聽得了這句話，特別的高興起來，接上去說道：

——好，又是革命的，長不長？

——不很短。阿陸說。

因搶貴婦人錢袋子和金手錶而入獄的 No.554的囚犯聽了阿陸的話，抖擻起精神，跑到房角上去解了一回小便，

Mo. 4545 的我就在這時候向No.4348 說

了一句話：

——你很愛聽革命黨的故事，這回出去以後，你就努力的去做一個好革命黨吧。

——但是，我沒有門路。No.4348說，

阿陸很快的答覆了他的問題；

——那很容易，你“踏稍”的時候，我們可以介紹你去找幾個朋友。

No.4348很高興，把兩眼一睜：

——那就好極了。

接着，阿陸就開始說他這一天所想到的故事了。

註：‘踏稍’，大概是印度語的譯音，是獄中的術語之一，意思是指出獄前二日從監房裏提到臨時監去蓋手印，準備出獄的那一天。

這件事發生在我們（阿陸自稱）嶺南，主人公阿羅是我的中學時代的一個同學。他的家庭裡的經濟狀況很好，住在離縣城約五十里的一個鎮市裏。在中學畢業以後我們就分開了。他到廣州去進大學，我在家鄉充當小學教員。在他到廣州的

最初半年，我們還常常的通信，後來是漸漸的疏淡下來。到了第二年頭上，是一封信也接不着他的了，一連的寫了幾封信去問也沒有消息。我心裏當時是非常的奇怪，直到遇着一位從廣州回來的同學，纔知道他已經脫離了那個大學，投身到軍隊裏，到前方去革命去了。從此就沒有得着他的消息。一直到我漂泊到上海來的去年的某一夜。

那大概是去年夏天的一夜罷，我纔在外灘的“鐵獅子”旁邊遇着了三四年不見的他。

好，讓我先把我們相遇的情形告訴你們吧。

是在夜晚的十點鐘以後了，正是我參加了當

註一：鐵獅子是外灘某銀行門前的一對裝飾品

日的一個示威運動回來的時間，我怕有“狗子”尾隨着我，不敢立刻的回到家裏去，便跑到外灘去閒逛，想轉幾個灣再回去。當我走到“鐵獅子”的附近，我看見他了。

他很萎靡的走在我的前面，因路燈而投到地上的影子非常的瘦弱，穿着一件舊破的竹布長衫，把頭低着在緩緩的走。

我看到這個背影，我覺得有些熟識。而他行動的姿態也似乎是我常遇見的。我有點奇怪了。我急急的搶前走了一二十步，回過頭來向他注視。當他看到一個不相識者這樣注意他的時候，他也很奇異的把頭抬起了。

他突然的向我叫了起來：

——咳！你不是阿陸麼？

從他的聲音裏我知道他是阿羅了，雖然他的像貌憔悴瘦弱得使我不能肯定是他：我這時快活極了，把他手一把抓住；

註二，狗子是指的包探與巡捕，

——阿羅，你怎麼來到此地呢？你不是跟軍隊到了北京麼？

他覺得很狼狽：

——咳，話長得很。

他的萎靡的聲音差不多低弱到聽不見了。

我說：

——你現在預備到那兒去呢？

「我麼？我已經是被旅館趕出來了，我不知

道到那裏去好，我現在祇有這一件破長衫了；（他望着他的長衫擺了一回頭，歎了一口氣）唉，我真沒有想到從廣州打到北京的結果是如此。

阿羅說時差不多流下淚來。

這是我們那一天夜晚的相遇，我後來就把他引到我的家裏去了。在這一夜的談話中，他知道了我是因為我們的革命失敗了流亡到了此地；同時，我也認識了他所以弄得如此狼狽的原因。

他這一夜和我說的話很多。他說，在廣州的時候，他是十二分相信當時的政府的真革命的。他相信他們一定的能夠為民衆造福。所以他投到軍隊裏去。前後經過了大小幾百仗，時間是占了兩三年之久。無數的革命青年是在前敵犧牲了。結果怎樣呢？當他們打到北京不久的時候，他們這一部分軍隊是被軍事當局認為有反動嫌疑繳械了。他的什麼東西都喪失在繳械的時候，全數被劫奪了。他被押上了海船，送到上海來。在上海住了幾天，身邊的錢全用完了，又找不着朋友，心裏真是焦急得要死。萬幸，就在被旅館驅逐出來的一晚，他遇到了

我了。

當阿羅把他的經過一氣的告訴了我之後，他頹然的倒到床上去；他露着慘笑的神情，把兩眼望着天花板。

他結束着他的話說：

——阿陸，幾天的戰鬥，使我什麼都覺悟了。想不到出死入生，不顧一切的幾年奮鬥，結果仍然是一無所得。現在想將起來，真是令人寒心！現在我是覺悟了，我覺得我以前真是太傻了。不過總算萬幸，一同出發的人，大都是先後犧牲掉，我總算還存在人間，來看看他們彼此間的混戰……唉，現在的小民，凡我所走到的地方，真是苦不堪言啊！

以後，他就住在我一起。我看他非常的消極，顯然是一種受了打擊以後的幻滅情緒在支配着他。這是不足奇的，在革命失敗後，一般對於革命的艱苦不能充分了解的小資產階級，是必然的要陷於這樣的地步，失望，消極，徘徊，苦悶，在這一類人是不可避免的。阿羅就是這樣的一個。阿羅本來是一個很好，可以走上真正革命的路的青年，我

雖然看他有了這種種的傾向，我確實知道那並不是絕對不可挽回的事。所以，我一連爲他解釋了幾天，分析目前的政治情形究竟若何，革命的前途必然的會走上那一條路，他所以然陷於如此苦悶的原因；我把一切都和他詳詳細細的說明了。可是，我這一次總算沒有完全說服他。他對於政治當局常然是不滿意，認定這種所謂革命不會支持若何長久的時間，但對於我們的革命的偉大的意義總還不能充分的了解，而對於整個的被壓迫階級的前途也似乎有點茫然。他鎮日的祇是思念着他的留在家鄉的幾年不見的老母，阿哥，和阿妹，我看見他的那種情形，真是痛苦萬分：我想他若果真正懂得革命，是不會如此的。他在上海沒有一個朋友，除了跟着我鎖在亭子間裏或出外走動而外，他整天的祇是哼着陶淵明的“田園將蕪胡不歸”，以及什麼洪大全的“一事無成人漸老，壯懷已隨秋風”的詞句，或者讀讀我爲他找來的書。他雖不願向我啓口，我是知道他是思家心切的，我看他一天苦悶一天的時候，便跑到各處爲他張羅了一些族

費，勸他回家去。他很羞澀的收了我的錢。又說了許多無聊的感謝話，他儼然成了一個鄉愿似的，我看他真是又好氣又好笑。

他就這樣的回嶺南去了。在他走的時候，他對於革命的認識，已不像剛來時那樣的模糊與不正確。祇是他的那種頹廢的情緒支配着他，始終是振作不起來。

這裏。我們就可以轉入我的故事的主要部分了。這以後的事情，我都是從他的信裏知道的。從那時一直到我入獄，我們的通信是沒有間斷的。

那是這樣：他是在一個秋天的下午走到自己的村莊的。他說的真悲慘，他說，在他將要走近村子的時候，心裏非常的難受起來。他覺得弄得這樣的狼狽回去，雖不是他自己的過錯，總算是有負他的家庭的希望，而且也不好意思去會見鄰里。因為如此，快到自己村子的時候，脚步就很自然的遲緩下來。愈走近的時候，心裏是愈紛亂。再看看自己的服裝，連走進村莊的勇氣都沒有了。他傷感萬狀。最後是決定候到夜晚再行回去。他又折到附近的：

一個山中去藏了幾點鐘。好容易候到太陽落了，夜色幕下來了，然後他纔懶懶的走下山來。他說，他這時候心裏真是說不出的悲慘；在闇黑的山道之中，一個人很孤寂的走着，加以兩旁的樹木蕭蕭作響，涼淒的情緒是很激烈的搖震着他的心旌，他當時忍不住的流下許多眼淚。他說，假使他沒有六十以上的老母，他是毫無疑意的在這一晚又走回來了。然而，他思念老母，彷彿他老母的心在一步一步的牽拉着他前進。他到底避開了村的正街，從街後走到他的家了。

阿羅這時的心跳得非常厲害，當他從屋後的小窗裏看見堂前的燈光的時候。他幾次的回到後門前，舉起手來敲門，可幾次的又縮了回來。有很怪的一念襲上他的心頭。他不知道他的老母是不是還在人間了。經過了許多的時間；他到底舉起手來把門敲了幾下。

——那一個？

他聽得裏面的回聲了。但這個聲音對他是很陌生的。他想：家裏爲什麼添了這樣的聲音呢，他

有點驚異了。轉而一想，這也許是鄰人的聲音，他的心又復平靜下去。輕輕的回答了一聲“是我”，他就在那裏候着開門。他想，開門的若果是他的母親，他一定要就在後門前跪下去求她的饒恕。

——你找誰！

後門開了，裏面走出一位粗魯的大漢，對他上下打量了一番，懷着惡意的問他。阿羅這時差不多呆了，他知道其間一定有什麼問題了。但是，他還是疑心這是在他家閒逛的什麼新近的鄰人。

他說：

——我問，這裏是不是姓羅？

——羅？誰姓羅？這裏沒有姓羅的！

接着門便拚的一聲關起了。你們想，阿羅這時的心境將怎樣的難受呢？至少他是知道這裏並不姓羅了。他心裏非常的躊躇。在門外遲疑了許久，他又想，或許是遷居了，自己離開已經是幾年，家裏的遷居在事實上也是可能的。想到這裏，他又鼓舞起勇氣去敲門了。起先，裏面是不理，打久了，那個大漢脚步很重的來到小窗的前面，說道：

——你這個人究竟是幹什麼的！

緊接着大漢的憤怒的質問的是阿羅的很細弱的詢問。阿羅說：“我請問你，原先這裏住着的一個姓羅的現在搬到那裏去了。”那個大漢捺着氣把阿羅的話聽完了，又憤怒的說：

—告訴你，不知道，不知道，還要問什麼呢

不是的，因為那姓羅的本是住在這裏的，所以我請問你們。他家三個人，一個母親。一個兒子，一個女兒，還有一個兒子在外面當兵。阿羅的話說得真是可憐。

那大漢什麼都不說，對他把眼睛翻了幾翻，又走進去了。阿羅這時真是頹喪極了，在旅程中的回到家後種種的天倫樂趣的幻想，猛然間受了很大的打擊了。他怎樣辦呢？他只有垂頭喪氣的離開那座屋宇，去訪問他原先的一些鄰舍。阿羅當時真傷心，問這一家，出來的是一個陌生的面孔；問那一家，回話的也是一個不識者；一連訪問了鄰近的五六家，誰也不知道他的家庭的下落，誰也不認識他，就是一個認識的小孩子罷，他也是沒有看到

的。怕走正街的心爲尋找家庭的熱念所克服了，他無可奈何的祇有走到村街上去，他想在那裏總容易尋到相識的人。村街給他的印象怎樣呢？一切都變了，什麼都變了，人也變成陌生的了，市屋也變成新建築的了。他也曾看到幾個似曾相識的人，他歡喜不盡的跑上去把他們一個一個的抓住，但他們不是惡狠狠的望他一眼，就是什麼都不知道。他陷於毫無辦法的地位了。看見他的人都要很奇怪的向他注視一回，或者回過頭去竊竊的私議。他除了尋不着家庭而外，是感到一切對他都是陌生的悲哀。假使不是想找得母親的心不斷的在他心裡燃燒，他真個要想去自殺了。這樣的在街坊上又訪問了一點鐘左右，一點下落都尋不着。他失望悲哀至於無可解釋的地位了。幸而迎面來了一個拄着拐杖的六七十歲的老者。一眼看見他，阿羅真正是喜出望外了。他忙跑去把他攔住。

阿羅問：

——老人家，你不是李家的伯伯麼？

老者認真的對他望了半天，把頭點了一點，他

站住了。

——李家伯伯，你還認識我麼？阿羅又說。

李家伯伯說：

——彷彿有點認識，只是記不清了。

於是阿羅告訴他他是誰，并把他尋家不着的話說了，最後當然是問他，他的母親，阿哥，阿妹，現在搬到那裏去了。

李家伯伯先聽到他是阿羅，心裏非常的高興，後來看他問到了他的家庭，臉上却現出愁容了。阿羅站在那裡拚命的追問他，他的話總是不涉及本題。後來阿羅追問得太緊了，他纔這樣的說道：

——阿二，你問你的家麼？這個我是知道的。話說起來長得很。我想你現在還沒有吃飯罷，你先到我家去好了。等一歇我再告訴你他們的下落。話長的很呢！阿二，你長得已經使我認不得了，你怎麼弄得這樣的可憐。唉！現在的世道真是不堪問啊！——現在是一天不如一天了……

阿羅在路上把他幾年的經過告訴了李家伯伯，李家伯伯聽了只是搖頭，落淚；每當阿羅一提

到他的母親的時候，他就用別的話來支吾過去。’

李家伯伯已經不住在原處了，他遷住在鎮的北頭的一間矮草屋裏，他把阿羅引到他的家裏，很傷心的告訴他他的小兒子已被官軍打死了。他說得瑟瑟的流下淚來，阿羅自然是安慰他。他叫家裏人弄了許多酒來請阿羅。這個時候，阿羅當然是沒有心思吃酒的，祇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追問他母親的下落。

——孩子，不要問了，還是吃酒吧。

阿羅聽了這句話，覺得非常的希奇，便更進一步的去逼問李家伯伯。

李家伯伯還是不涉及本題：

——孩子，你路上吃苦了，休息一下罷。

阿羅當然是不放鬆的追問。

於是李家伯伯又說：

——孩子，你性子怎麼這樣急呢？我自然會告訴的。我沒有想到我會再看到你。孩子休息一下罷，吃酒罷……

過了一點鐘，阿羅已經陷於半醉的狀態之中，

李家伯伯也有些醉意了；阿羅這纔見一個轟天的響雷向他襲擊下來；這便是李家伯伯的話了。

李家伯伯把阿羅一家的事情告訴他說：

——說起來真是傷心。孩子，我年紀這麼大了，你應該相信我，我的話總不會錯的。天命是注定的，什麼辦法都沒有。我就是把你一家的事告訴你，你也應該把心思放開些。唉！孩子，人生就是這麼一回事，幾十年的光陰，轉眼就過去了。什麼傷心的事我都見到過，經歷過了。一切的事情過了就完了，不必掛在心頭……

——這件事說起來長得很，還是縮短來說罷。那是去年的秋天，去現在也不過一年的光景。我們全村的人因為收成太壞，實在納不起租，所以地主來收租的時候，我們是什麼都沒有給他們。這並不是我們有意抗租，實在是因為毫無辦法可想，收成又不好，洋貨賣的非常公道，絲布都賣出不錢來，時時又要分攤軍餉，你叫我們農民怎樣來得及呢？却想不到禍事就因此而來了。

——我們總以為現在的官家是和當先不同

的，他們是不像以前的官家專門欺負農民，幫助地主的。他們自己也是明明白白的寫在告示上，說他們是反對地主，幫助農民的。我們那裏曉得告示總是告示，官家還是官家呢？

——唉！事情就這樣的鬧起來了，第二次地主們合在一處又派了許多人來要租，並且口出惡言，說什麼再不繳租，官家就要把我們捉去當反革命辦，並且到處欺負我們。你想，這個地方的農民怎麼能夠忍受呢？這時便一齊出來反抗，把來的人綑起打了一頓。

——他們逃了回去，我們是以爲再不會來了。殊不知這完全是一個夢，大惡的消息就在這事發生的第五天頭上傳來了。

——在這一天，我們得到一個消息，說城裏的官兵已經在準備出發，目的地是我們這裏，理由是“清鄉”。據他們說，地主們和官家是通氣的，因為我們打了他們的收租人，所以他們和官家商議好了，說我們都是反革命，派大兵來剿滅我們。

——唉！阿二，你想這不夠冤枉麼？當時我們

全村的人就集議了。我們商議的結果是，現在的官家是革命的，決不會幫助地主，這一定是地主的謠言，有意來恐嚇我們的。我們決定置之不理，如果再來的時候，我們就再把他們捆起送給官家去。

——事情到底證實了。就在第二天午飯剛吃過的時候，我們就看見在遙遠的地方有很重的灰塵飛起了。不到半點鐘，我們就看見有不少的官兵走向我們的村了。那個時候，自然有不少的人是恐慌的，可也有一些人並不相信這軍隊會來剿滅我們。我們犯了什麼罪，够得上剿滅的資格呢！有不少的農民還是很閒適的在那村口候着看。

——唉，阿二，我現在講起來，還覺得身上發抖；我活到快七十歲了，我沒有看見這樣的慘劫啊！唉，阿二，你知道他們來了以後怎樣呢？我們一當官兵臨近的時候，就知道事情不好了。原來伴着來的就是那些地主的收租人。

——天哪！那是多麼悽慘啊！在軍隊到了村口的時候，他們就先放了一排空槍。這一排槍聲傳出來以後，便有了一陣騷擾，那些在候着看的人自然

是要飛也似的向村裏跑，就是那些在外面做工的也嚇得向家裏跑了。

——在排槍之後，接着就是機關槍的響聲，這不是空槍，是向住我們村裏掃射了。唉！阿二，你知道，我們村裏雖然有一些自衛的槍，那是沒有用的，何況我們自己毫無準備呢？這時候村裏除槍聲之外，祇有嘈雜的人聲，悲慘的喊叫聲，痛哭聲鬧成一片了。我們當然是不會等死的，我們祇有逃了。我們拚命的向村頭的山上逃去。說起來真是令人落淚！他們看見我們上山，便拚命的追趕了來，用機關槍掃射已經走到山半的人。

——唉，阿二，阿二喲，你千萬的不要傷心，這是天意，無可挽回的劫數啊！唉，阿二，阿二喲，你的哥哥，是的，阿大就在這時候被他們射擊——唉！阿二，你的哥哥就在這個時候不在了……

——唉！阿二！我親耳聽見他大叫一聲，便看見他眼淚包包的倒到地下去了，他就這樣的完了！他臨死的時候還對着你的母親和妹妹看着。

——這時，你的母親也就躺下去了，你的妹妹

哭得更加厲害了。我們怎麼能讓她們停在屍邊呢？
那些壯健的便拖着她們向山上走。

——這一次不知被他們掃射死我們多少人，
可是，還有更厲害，更可怕的事件在後面呢，唉，阿二，我想你是不會想到的吧，當我們逃到山峯的時候，我們回看村裏，那兒已是火光一遍了，天哪，他們是又在那裏燒我們的村子了。

——唉，這一次的殺戮，阿二，真是什麼都完了。人被他們殺死了不知道多少，村子也差不多被他們燒成一片焦土！可憐我家的孩子，就在將達到山頂的時候被他掃射死了。

那時候我該多麼傷心呢？我弄得糊裏糊塗，我弄得麻木了。我什麼都不能說，我的眼淚也沒有得落了。我祇是把他的屍體拖着跑，一直到他身上的血流滿了我的身上的時候。……唉！呵二！一切那時的現象真是傷心慘目啊！

——我那時候不但有些傷心！而且也是非常
的憤激了。但是，手無寸鐵的我們，又有什麼辦法
呢？我們那時是只有逃避啊！

—— 逃避，這究竟有什麼好處呢？現在想起來是什麼好處也沒有。現在我們是明白了逃避的法子是錯誤的了。……阿二，你能想得到麼？你知道我們沒有死的人翻過山去所遇到的事是怎樣呢？我們是又遭了一次的慘殺。我們那時真是走頭無路囉！你知道，我們翻過山頭遇到了什麼呢？最初是山脚下的一排空鎗，到最後是在山腰上完全被官兵圍住了，包圍住了，一直包圍着走向山脚下。

—— 他們把我們一一的綁縛起來，可怕的悲慘的事便接着來了。他們先是向我們共同問話，問我們中的那些人是反革命的黨人，要我們交將出來。天哪！我們那一個是反革命呢？在保護農民的官家之下反抗地主的農民能算是反革命麼？我們自然沒有什麼可說的。接着，他們就用皮鞭開始亂鞭了。鞭過了又要我們說，我們當然沒有什麼話可說。阿二，你想他們這個時候用什麼方法對付我們呢？他們把我們中的健壯的人，我的外甥子也在內啊，他們把他們成排的押跪在我們的對面，對他們下出最後的警告了。他們發出命令，說在五分鐘之

內若果不招將出來，他們就要把他們全體鎗決。

——但是，仍然是沒有答覆。在場所有的人都流着眼淚，都憤激着，大家這時候似乎都明白了。可是，遲了啊！遲了啊！……這些殺人的狗黨，在五分鐘到了的時候，他們真的開了機關鎗，把他們全體射殺了。他們是全體的在他們的憤怒中犧牲了性命。我敢相信，他們若果是死而有知，一定是會懊悔以前太相信官家騙人的話了。

——我們全村的精銳是被他們殺盡了。

——天哪，阿二，你以為他們就這樣滿足麼？他們還是沒有。他們殺了這麼多的人還是若無其事的在嬉笑着。他們有的用腳跌跌屍首，有的惡罵着，他們那裏是人，他們簡直是畜生！他們接着是全隊，山的兩面的全隊會合了。他們竟敢再對我們實行野獸的行爲，來作最後的蹂躪了。

——阿二，你想想罷，你想這樣的行爲是多麼的慘無人道啊。他們把我們活的人當中的老年的男女和那些幼小的孩子們，又驅逐到另一面了。他們把全村的年輕的婦女們全放在一起了。他們仍

然是先用槍決的話威嚇她們，要她們報告這一回村中抗租的指揮者是誰個，是那一些人們。你想，她們有什麼話可說呢？她們是祇有痛哭流淚啊！這些惡狼們看她們無話可說，便拿出最後的手段來了。他們極端的爆發他們的獸性了。他們先是在口頭侮辱她們，後來且進而動手了。我們當然不是些毫無心肝的人，我們當然想反抗，我們這邊便拚命的叫罵起來。除了叫罵而外，這個時候，我們是什麼方法都沒有的。那裡知道這一班畜生的心竟不堪問呢？我們痛罵他們，他們並不來責罰我們，我們罵的愈兇，他們對這一班婦女們是侮辱的愈甚。我的天哪！就是把他們千刀萬剮，也不足洩我心頭之恨啊！……

——阿二！在最後的時候，他們是竟然的當着我們面前，把她們按在地下，拉下她們的下衣了。那是如何的令我們悲憤啊！我們這時祇有苦罵，痛哭，祈求着死啊！我們能忍心看着我們的子女受他們這樣的侮辱麼？我們只有把眼睛閉將起來了。然而我們還有耳朵啊，那一陣陣的痛苦的被蹂躪的

喊叫之聲，使我們在心靈裏受的刑罰比死刑還要痛苦嘍！

——阿二，你大約可以想得到吧。我還要說他作甚呢？你的妹妹當然是被蹂躪的一個了。她和其他的婦女們一樣，嚇得而無人色的承受着他們的侮辱。自然她們當中也有不少想反抗而且實行抗拒的。對於他們殘暴的進行是些微的阻力都沒有啊！你的妹妹是被蹂躪了，你的母親也是嚇得而無人色，她這時候想到你了，她對我放聲痛哭起來……

——這一次官兵“清鄉”的成績便是如此了。我們又遭了一次毒打，纔被釋放回來。我們到了村中，是什麼都沒有了，除去在村後一排房屋而外，這就是你家的那一排，什麼地方都變成一片焦土了。是的，都變成一片焦土了。

——就在這事發生的第二天，你的妹妹就投到村前的塘裏溺死了！

——阿二嘍！一切都讓它過去吧。要不是今天遇到你，我是什麼都可說的，我不願想起這些人間

最傷心的事啊！我從那時以後，總是拚命的喝酒，酒是可以使這些事被忘記的。阿二，假使不是我告訴你，我想或許你是不相信吧。誰想到人間還有這種超乎畜生以外的殘忍行動呢？

——現在我要告訴你關於你母親的事了。你的母親經過了這次的慘變，心裏已經難過到萬分了。再加又得不着你的生死消息，心裏更是抑鬱，在不久的時候她便瘋狂了。再不久就得着一場大病了。唉，阿二，提起你母親來，我真是傷心啊，她在臨死的時候，還不斷的連喊了幾聲你的名字呢？……

——阿二！現在我很高興，高興你是回來了。你母親臨死時囑托我告訴你的遺言，我現在可以告訴你了。我的年紀是不小了，也許兩天三天就要“走路”的，我告訴你吧，阿二！你母親在臨死的時候，他是這樣說，那是在她將斷氣的時候。

——她流着眼淚向我說道：“天哪！誰想到自己的兒子在前敵替國家打仗，而自己家裏還要遭受這樣的慘劇呢？唉！我的大兒子是被官兵打死

了，我的女兒是被官兵強姦死了，自己是被官兵嚇成瘋子了，而自己在前敵的兒子還不知道死活。”

——在最後，她又斷續的說道：“唉，我的兒子在前方爲國家打仗，我一家却在後方被殺害了。若果我家阿二不死的話，他……他……他一定……是會替我們……報仇……的……”

李家伯伯在這晚告訴阿羅的話，主要的大概祇有這些了。在他們說話的當中，自然還有許多不關重要的話，以及因阿羅的傷感情形而加以慰安的話，而且話也不會像我說的這樣斯文，這些我是不想細說，或者去一一的模擬了；我想，就是不說你們總也會推測得到吧。我既不是做小說，也不需要細彫細琢的描寫了。……阿羅聽得了李家伯伯的話，先是傷感，後是痛哭，至最終，他是什麼都不說，祇是憤激的把兩眼睜得如牛那一般大。

復仇的心這時是在他的心裏燃燒了。

這一晚他當然沒有什麼去處，他是着成一個畸零人了。他自己是傷心到無淚可落的地步。他既已知道了他一家的消息，又回想到他自己的幾年

奮鬥的教訓，再印證在上海時我們的談話，以及在我這裏所讀的書的理論 經過了一夜的考慮之後，他翻然的有了澈底的覺悟了。他自己是不復像在上海時那樣的消沉，他發現了自己應該走的道路了。

就在第二天的早上，他就辭別了李家伯伯，投身到我們的軍隊裏，許身於真正的革命的事業了。

在我入獄之前，他還有一封信給我，說他現在精神上非常愉快，他已經找到了很正確的路線給自己走。他又說，他們現在進行的很順利，不久是會有大的發展的。他又說，他這一次的參加革命，決不是爲着他個人的仇恨，以及他家庭的事件，他說是爲的整個的被壓迫階級謀幸福，盡自己的責任。他說，他現在是堅決的相信階級不消滅，人類的前途是沒有希望的了……

我的故事完了。

你們兩個人（他指着No.4348 和 No .5 554）對於這個故事有什麼感想呢？……今天的故

事裏有幾個名詞不懂得呢？……我的話還不能使你們完全聽懂吧……唉，朋友，你們看，月亮已經出來了，今天的黃昏總算又挨過了……啊，說起這個故事，使我想起阿羅來了。……

十一月十八日

未完成的偉人

病室外的西北風，不住的打着玻璃窗，把他從昏沉的狀態中驚醒了。

他在矇朧中打開半邊眼睛朝前看，彷彿眼前閃了一道白光，他再一定睛，一個可怕的人影映進他眼中來了，他看得明白：這人的頭，簡直有些不像人頭，臉也只像一張光有眼鼻口的三角形的猴

臉，整個頭部，都像被重重疊疊的藥棉和紗布堆成一座小小的“長白山”去了。

——這是什麼人呀？他吃驚的想。

然而，還不到一分鐘，他不僅知道那衣櫥鏡子中映着那猴臉是什麼人，而且，那猴臉爲什麼竟會失了人形而變成猴臉，這些，他都恍然大悟了。

大悟後的他，好像身上彫刻得有一種什麼可恥的痕跡，一生一世都不能洗清樣的，愧憤，羞慚，和懊惱的各種情緒突湧起來支配着他，這時候，他真有點像古今來那些走上了末路窮途的英雄，真恨不得翻身起來，一槍把自己打死！

——你們是些什麼東西呀？敢來打老子，真想造反麼？媽的！……

他切緊牙關，迷迷糊糊的不住的在心裏暗罵，罵到最後，他才像得勝了一般，大大的恨了一聲，吐出一口惡氣來。

這口惡氣却把守在病室裏的他的夫人驚住了。

——啊啊，尼呀，你醒了嗎？你醒了嗎？

年輕貌美而又滿臉愁容的夫人，跑過來挨近

他的身旁，頭偏下去半邊，差幾分就可以親近他
看藥棉的三角形的猴臉。

——幾時來的，你？

——啊，我昨天就來的啦。

——爲什麼不叫醒我呢？

——怕，啊啊，怕打擾着你的安睡啦！

——……

——你的傷好些了嗎？

——大概好些了吧，這算什麼，不要緊的！

——不過醫生昨天和你施過手術呢！

——施過手術以後，說過些什麼，醫生？

——他說，他說那些狗雜種些傷着你的頰骨
啦！

夫人的話好像一聲飛來的喪鐘，把他豪氣未
滅的英雄胆都撞落了，在他三角形的猴臉上突出
了那對紅腫的眼睛，失聲的罵道：

——傷着我的頰骨？！啊，老子好後，不殺死那
些狗王八蛋反動派，真不算是人呀！

——是啦，不殺盡殺絕那些王八蛋，我們是不

會平平安安的過日子的，好在昨天那幾排槍，已經把那些狗雜種打死不少了！

夫人知道他的冒失之言，掃傷了她抱負不凡的丈夫的雄心，連忙把她丈夫下令開槍，殺死工人的“偉業”報告出來，想藉此喚起她在痛苦中的丈夫的快感。

——真的打死得不少嗎？

——難道我還騙你麼？

——究竟死了好多呢？

——至少，至少也有十幾個吧！

——王八蛋些死得太少了啊！待老子好後，看吧，我不盡殺絕那些反動東西，我真算不得是人！

……

一種無名的快感湧上他的心頭，他得意洋洋的說得更大聲了，然而，正因為他說的太大聲，他頭部和頰部的傷口受了強烈的震動，針刺着一般的火辣辣的劇痛起來了。

——啊啊，尼呀！你痛嗎？你別談話了吧！你的話談的太多了，好好的睡着靜養吧，別要多說了，

話談多了是傷神的啊！……

江志尼聽了他夫人的勸語，微微的動了一動頭，表示他已經聽從了她的勸慰，慢慢兒的把兩眼合上了。

他的眼才剛一合上，十幾具血肉模糊的死尸的幻影就閃現在他眼前，他豪氣縱橫的冷笑了，他這種埋伏在心裏的冷笑，比蝮蛇的牙還要惡毒萬倍！

——傷着老子一點點兒頰骨，却要你們十幾條狗命來賠償呀！你們兇嗎？王八蛋！看這究竟是誰勝利了啦！

他心裏這樣翻來復去的念着，只要心裏覺得得了勝，什麼劇痛不劇痛，簡直滿不在乎了。

他的夫人呢，中國式的偉人們的夫人，十個中大概有九個半都不過是她丈夫身上的一種缺不了的機器，丈夫怎樣，她也就不得不跟着怎樣了。何況江志尼還僅只是一個“未完成的偉人”，因之，他的夫人除了照例跟着他咒罵幾句反動的工人而外，她看見他安然的合上了眼，她不僅不說什麼，悄悄

的退在一邊連想也都沒有什麼可想了。

江志尼，談起他的歷史來，却並不像一個“渺乎小矣”的人物，可以三言二語，幾筆勾消的，他不僅辦過黨，執過政，而且還南征北剿的帶過幾千雄兵呢。對於黨國，他不僅建樹了不少的武功，並且也有過很多很多數不清的政績，如果揀一句流行語來估量他的話：現在，他雖然還只是半個偉人，然而，將來，他的將來，誰能簽字畫押擔保他絕沒有做主席當總座的前途呢！

他平生爲人很不貓虎，有主義，有信仰，有策略，有毅力，絕對不糊裏糊塗的過日子。四五年前，當他還剛從××軍官學校畢業出來，派到某師的參謀處去見習的時候，他就已經很忠實於他的主義了。

那時，他信仰的是五皮主義：

背皮帶，一皮也；提皮包，二皮也；腳穿皮鞋，三皮也；打皮綁腿，四皮也；手執皮馬鞭，五皮也。

合此五皮，而成主義。志尼在參觀下操，對勤務兵訓話，走謁上級官長，或跑街溜道追逐女人

的時候，哈！你看他，沒有一次不是全幅五皮，昂昂然的伸長顎子筆挺胸腰，威風凜凜的擺出他那革命軍人的模範樣子。

然而，自從北伐成功全國統一，他棄武就文，改來H埠兼辦黨政以後，他的“五皮主義”，也就改來實行“三大政策”了。

這回的“三大政策”，比從前的“五皮主義”還要不容易實行，他竟像印度的苦行僧樣，在未會苦行之前，先在生活習慣上大大的加了一番煅煉：他從前很討厭鬍鬚，現在却不能不留幾根日本式的短髭了；從前他是不吸香煙的，現在竟抽起上色雪茄來了；從前他是只穿短裝的，現在却在長袍之外加上大馬褂了；更拿走路來說吧，從前，他只知道抖擻精神，可脫可脫的溜大步，而今却不能不一搖一擺的走四方形的闊步了。

這是爲什麼呢？還不是爲了要實行他的三大政策！

H埠是全中國的經濟中心，同時也是全中國的政治中心。在H埠來辦黨做官的，只要有半絲

善行，一毫劣跡，都可以名揚天下或遺臭外邦的，志尼既然受黨國的重託，來此兼辦黨政，那他的職責，自然是非同小可的了。所以在他還未宣誓就職以前，他默察好了H埠的一切風物民情，早就在心中擘劃好了他的三大政策。

他三大政策是這樣：

第一，在H埠幫助建設中國的諸友邦，都是討厭H埠的工人的，中國的工商界和政府不消說更是工人的仇敵了，所以，他的第一條政策，便不能不是：高壓工人。

第二，在H埠的紳商，尤其是金融界和實業界的領袖，在黨政中大都是很有地位的人物，什麼“打倒買辦階級”、“打倒資本家”，那些赤化的標語，當今之時，是絕對不能用的，所以，他的第二條政策，便不能不是：孝敬紳商。

第三，在H埠辦黨執政的人，十個中有十一個都是有後台老板的，如果自己沒有小組織，萬一後台一倒，或不倒而有了動搖，那自己的飯碗，必然是要打破的，所以，他的第三條政策，更不能不是：

拚命發展他所組織的小組織。

江志尼自從宣誓就職以來，他能說能行。無時無刻不在爲他的“三大政策”而努力。因之，不到一年，他的政績，便斐然可觀，而他也就成爲H埠“一百聞人”中的數一數二的人物了。

二十世紀的第十九個年頭，在歐洲大顯威靈的戰神，又重新受了踏在他頭上的帝國老爺——帝國主義——的差使，打馬加鞭的爬來中國，從此，在帝國老爺統治下的中國的猴兒們比前更不和起來了。

在五色國旗未打倒以前，在國內，有南北戰爭，有直皖戰爭，有奉直戰爭，有江浙戰爭，……還有許許多多數不清記不起的戰爭。在五色國旗被打倒以後，又有A派與B派的戰爭，C系與D系的戰爭，更還有X記的革命將軍與Y記的革命將軍的戰爭，……今年是快要到二十世紀的第三十個年頭了，假如工農的武裝還不起來消滅這些戰爭，恐怕，恐怕將來的中國，不僅帝國老爺治下的猴兒們還要不斷的戰爭，就是牠治下的王八們也要

起來火併了吧！

戰爭，戰爭，又戰爭，偉人們和未完成的偉人們可以因此陞官發財，發財陞官，工農貧民却將更因此而水深火熱，火熱水深了！

所以，在今年的年底，H 埠就爆發了很多的罷工事件。

於是，掌握黨政大權的志尼，因之也就沒有什麼閒暇了。

四五日前M 電料廠的三千工人又突然罷了工，廠裏的總經理趙扶中已經親自出馬來懇請過志尼的大駕四五次了，他不僅是“義不容辭”而且還“責有攸關”，何況M廠又是中外投資合辦，他更不能不顧“國際信義”了。所以，在昨天的清晨，他把解決這次罷工事件的辦法籌畫得胸有成竹的時候，擺着闊步含着雪茄走進汽車，大政治家似的蹣着兩腿，汽車一溜，飛也似的便走到M電料廠去。

M 電料廠到了。兩個便衣保鏢的大漢首先跳下車來，捫着手槍把志尼維護至經理的辦公室內。

總經理趙扶中把志尼恭而且敬的迎進室中後

，滿臉飛着微笑，被工人們嚇落了的胆氣徒然豪壯起來了。

趙經理和志尼談了一番客氣話之後，接着他又才一五一十的把這次罷工的經過和近日的情勢以及工人們提出來的十二條要求，詳詳細細的報告出來，最後，他又還帶幾分威脅的口吻向志尼說道：

——啊，這裏的工人們的思想可不得了！他們公然提出“打死××黨派來的走狗”的口號了！這還了得嗎？這顯然是有反動份子在其中搗亂呀！所以，敝公司方面，無論如何是不承認他們的條件的，爲什麼呢，因爲一承認不僅對於敝公司不利，對於貴黨那更沒有好處了，志尼先生你說是不是？

——不錯！不過你們還知不知道工人方面還有什麼組織沒有？

——啊，有！有！有！今天有人來報告：說他們還組織得有武裝糾察隊呢？哈，你看：這些狗傢伙也還了得嗎？真是無法無天了呀！

志尼很穩重的點了一點頭，好像有些不自在

起來了，但他畢竟是政治家，是富有經驗的戰鬥者，心裏雖然不自在，表面却還是滿不在乎，他只深深的噴了一口雪茄，鼻孔裏哼了半腔，冷然的一笑。

他想：今天他的機會又到了，他實行他的“三大政策”的機會又到了！雖然，他想，今天說不定那些王八蛋真會有什麼“打狗”的事情要發生，然而，這算什麼呢！這正是他不得不實行“三大政策”的一個冠冕堂皇光明磊落的口實啦！所以，他聽了趙經理的話後，非但冷笑，且也欣然了。

他在沙發上默坐了一會，彷彿突然想起了一件忘記做了的事樣的，幾步走到電話機旁，很快的打了一個電話給公安局去。

一切都預備好了，他只有待工人的表代來，做他實行政策的唯一對象。

十點鐘的時候，七個工人代表都到了，然而，談判的結果，他的“政策”不惟礙難實行，而且，他所得到的反而是一片粗暴的回罵！

這倒把這位未完成的偉人氣惱了。

氣惱盡管氣惱吧，可是志尼心目中那些個個

都有反動嫌疑的王八蛋，却并不因偉人的氣惱趕快把自己的勢焰減低，反而更加猖獗了！

——打倒資本家的走狗！

——打倒……派來的反革命派！

——堅持我們的十二條條件！

——……

這種不祥的聲音，時斷時續的飄來搖撼着談判室的百葉窗，不僅工人們的代表很堅決，羣衆的情緒也很憎憤，很緊張！

志尼的“三大政策”非但沒有實行，倒反而被羣衆在談判時的示威政策震嚇得心裏打抖！

談判繼續了兩點鐘，仍無絲毫好的結果，於是代表中的一位工人領袖起來對着志尼發言了：

——這樣談判下去，一輩子都得不到結果的，你先生的理由很充足，那就請到外面去和我們那些餓得快死了的工友們說吧！只要工友們說對，我們馬上就復工！

——對！請你先生去和我們那些工友說去吧！走！

說着，說着，那七個“王八蛋”代表就粗暴的立起身來，有一個更怒而不息的跑到門邊去了。

——喂！喂！喂！慢點！慢點！你們聽我說吧！我沒有和他們說話的必要。

那種不祥的粗暴聲音，又如潮水般的一陣又一陣打進窗來，志尼那還有勁兒敢去和工人說話呢，所以，他只好這樣的推脫。

——要去！要去！非去不可！

——你先生難道還怕嗎？

留在室中的幾個代表，不僅威脅，且也挖苦起來了，這樣一來，氣冒了偉人的鬼火，於是，張口便罵：

——我怕！？我怕什麼！你們這些傢伙真混蛋！

——混蛋！？你罵誰！？

——閒話別要說了吧，你先生怕什麼呢，難道還怕我們工友麼？當然是不怕的！好，走吧！同我們的工友說去！

工人代表這樣刺動他，他是不能不去的了，何況外面還有幾十名他事先調來以防萬一的警察呢！

所以，他大胆的幾步跨出了門外。

他張開大眼朝前看，只見廠外的空坪上擠滿了人頭，那成千成百的蓬垢的人頭的攢動，激成了一片波來蕩去的黑浪，聲勢洶湧的挾着排山倒海之勢，直向他的面前沖激過來，把他的心震嚇得一上一下的不住的跳顫！

心裏雖然這樣不住的跳顫，但他畢竟是偉人之流，經過一些驚濤駭浪的，所以，他終於擺着十足的政治家的架子，凜凜然的高立在石級上，對着圍在他下面的幾千工人羣衆發表他的偉論了：

——工友們！……

完了，他放開他對部下訓話時虎吼般的嗓子，大大的吼了一腔便完了往下該怎樣說呢 ???……這倒把偉人作難了！

然而，畢竟是偉人聰明，還沒有沉默到五分鐘，他把嗓子放低又續說了下去：

——工友們！請你們千萬別要誤解，我們的黨，我們的政府都是擁護你們的利益的，你們應該誠意的接受我們的指揮，千萬別要聽信反動派的妖

言，鼓動起你們，來和資本家搗亂！你們要知道：中國是只有大貧小貧，絕對沒有什麼階級對立的，你們可憐，中國的資本家又那點在享福！所以，勞資之間，是只應該合作，不應該鬥爭，只應該造產，不應該×產的，你們聽到沒有？

喂！喂！喂！……

人濤中湧湧出來的，只是一片嗤斥的粗音，他不睬，仍然起勁的往下說：

——你們要知道：你們這次的罷工，顯然是受了反動派的愚弄，這不是我隨便賜給你們的罪名，你們試想想你們的十二條要求中，有那幾條沒有反動的嫌疑！？……

喂！喂！喂！放你媽的狗臭屁！

憤罵他的聲音狂噪起來了，他彷彿沒有聽見，依然拍着胸口，捏着拳頭，跳脚跳手的大聲的說：

——你們要要求加薪，這不是分明要資方關廠破產嗎？！你們要要求組織俱樂部，這不是變相的組織赤色工會嗎？！資方去年才加了薪，爲什麼今年又要加？我們委派人來替你們組織工會，爲什

麼你們又要拒絕？這不是分明有反動派從中搗亂麼？我要警告你們；你們如果還不復工，聽信反動派的指使，那我們就要……

——放屁，我們要的是我們自己的工會，我們爲的是我們自己生活的改良，我們聽什麼人的指使啊！放你媽的狗屁！……

——打！打死資本家的走狗！打！打！打！……

他的話還沒有說完，只聽到人濤中這樣掀起了一陣驚人的巨浪，天崩地裂般的驚得他不住的打抖，他彷彿看見了成千成百血紅的眼睛釘着他，一霎時，那血紅的眼睛又像變成了一片熊熊的火，向他狂擁上來了好幾十個人。

——老子要打歪你的嗅嘴呀！

驕的一聲，一個餓虎般的蓬垢的工人，劈頭就是一拳，看他那切齒憤罵的神情，彷彿這一拳就要把他打成肉醬！

偉人來不及躲避，彷彿耳邊滾來了一個警雷，頰骨被牠打來歪在一邊，一嘴噙着滿口的鮮血，他身子向後一揚幾乎倒在地下去了。

保鏢的才想拔出他的手槍來，誰知他的槍才一動就被擁上來的工人拍落在地！

——打！打！打！打死……派來的反動派！打死資本家的走狗！打！打！打！

山崩地裂驚人的巨浪，又在人濤中澎湃起來了！

包圍着廣坪的一面的武裝警察，持着上着明晃晃的刺刀的長槍，惡狠狠的向着工人羣衆直衝過來。

被工人們打得半昏的江志尼，一瞥見警察手中的長槍，胆氣突然豪壯起來了！羞憤的情緒鼓動着他，他不顧生死的撥開圍打着他的人羣，跳起腳發出來了一聲毒辣的怪吼：

——反動派些得暴動了啊！你們還不開槍嗎，開槍！開槍！快快開槍！

砰砰砰一排槍聲響了！……

然而被饑寒驅迫着的工友們仍不退却，“打倒反革命派“打倒資本家走狗”的呼聲，更加豪壯更加威猛的挾着排山倒海之勢狂叫起來，這時，血戰

肉搏的鬥爭，尖銳到了極度！

砰砰砰的一排槍聲又響了！……

鮮血淋淋的十幾個尸身橫倒在血泊中，徒手的羣衆，終於被打散了！工人們求生存的正常的鬥爭，結果慘敗在無情的槍彈下！

江志尼，雖然被槍昏在地下，雖然身上這狐皮袍被撕碎成粉渣，然而，偉人，不！這位未完成的偉人的“三大政策”畢竟實行了。

從迷糊中睡醒了起來的江志尼，神志比剛才要清醒得多了。

他回想起昨天的事，心裏總說不出是羞是喜，爲什麼呢？因爲如果說是羞的話，那他下令開槍打那死許多人難道不算勝利麼？但是，如果一定要說是不羞的話，那自己臉上打歪了這塊頰骨又怎麼可算可喜的事呢！他想來想去，自來就肯下武斷的人，這時有一些茫然了。

他的頭偏去望着躺在身後陪床上的妻，心裏猛然記起了一樁有些作難的風流事。

中國式的偉人或半偉人，照例是有一個兩個

以至於X個的愛人的，志尼雖非就是偉人，然而從偉人的完成的過程上看，只少他要算半個，當然，他也就不能破例。但他的愛人是沒有向他的妻公開的，萬一今天他的愛人走來看他，吃起醋來，可怎麼辦呢？

這把多智多謀的他難着了。

他正在這樣作難的時候，他忽然聽到一陣停在醫院門外的汽車聲，他聽的明白，這汽車的聲音就是他的愛人常坐那部汽車的聲音呀！這事情可怎樣辦呢？他着慌極了！

他正在這樣着慌的時候，一陣細碎的高跟鞋聲一步一步的響近他的醫室前來了，這可怎麼辦呢？這不是她是什麼？女鞋聲而外的男鞋聲一定是引她來的他的同事啊！這拿來怎麼辦呢？他的創痕劇痛，心兒也狂跳起來了！

高跟鞋聲一步一步的逼進，呀然一聲竟把他病室的門掀開了！

起初，他瞥見那走進來的女人的下半身，他還不敢斷定，再大着胆兒朝上看，他那顆狂跳的心才

忽然放下去。

原來走進來的是趙經理和他那時髦的趙夫人。

趙經理夫婦問寒問冷和他們客氣一陣後，坐了一刻鐘便含笑的告別走了。志尼用手去摸他的身上，竟嚇來出了半身冷汗，他自己心裏，真覺得十分好笑。

——你看這東西好嗎？趙先生因為聽說你的皮袍撕碎了，特地送你的。

他夫人拿着一件皮裘搖過他床前攤開來給他看。

他放眼看去，他不僅愛那白得發亮的光澤，更愛那寫着“長白山千年白狐”的白綢條上那一橫而外的四個肥圈圈——\$10,000。

——哈，這是千年白狐製成的呀！好極！好極！從心裏甜到他的臉上，他欣欣然的笑了。他的夫人自然更高興到了不得。

這回，他雖然狗也似的搥了一陣毒打，然而，從今後，他的“三大政策”更有堅決執行之必要了

——他想。

1932 2 10 出版

1 — 2000 册

不准翻印

實價大洋七角

上海蓬萊鴻跡社印行

